

鹿児島県史料集
(37)

島津世家

刊行のことば

鹿児島県史料集第三十七集として、ここに「島津世家」を刊行いたします。

本書は初代島津忠久（鎌倉初頭）から十八代島津家久（江戸初期）に至る島津家家伝を集成したものです。県史料集の刊行は、史料の保存を図るとともに、地方史研究の利用に供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ます。

今回は、県立錦江湾高等学校教諭の畠中彬氏によって編集・校閲・校訂が進められ、刊行の運びとなったものです。お忙しい中、長期間にわたる先生のお骨折りに対し、心からお礼申し上げます。

平成十年三月

鹿児島県立図書館長

伊集院 久 信

凡 例

一、本史料集は、鹿児島県立図書館所蔵の「島津世家」二〇巻（三冊）を底本とした。全冊、明治二三（一八八〇）年の写本である。

二、編著者は、島津家家臣、御記録奉行の郡山遜志である。彼は明和六（一七六六）年に、島津家二五代重豪の命により、「島津世家」を紀伝体によって撰進した。内容は初代島津忠久（得仏公・鎌倉初頭）から一八代島津家久（慈眼公・江戸初期）に至る薩摩・大隅・日向三ヶ国の歴史である。これを基礎に編年体に変更したものが、山本伝蔵正誼の刊行した「島津国史」である。

三、本史料は写本であるため、写本の文字体を忠実に再現することはせず、旧字・略字・俗字・異字は、できるだけ常用漢字に訂正した。カナ・かな・ルビなどは、そのまま採用した。

四、原文を読みやすくするために、適宜読点・並列点を付け、二行文はポイントをおとした。

五、本文書の前稿執筆、校正は畠中彬が担当した。

島津世家 卷之一

島津世家 卷之一

得仙公 諱忠久、島津氏之大祖也、幼名三郎、後歷任左兵衛尉、公鎌倉

右幕府賴朝公 清和帝之苗裔孫也、帝第一子貞親親王生、六孫王經基、經基長武

仲、清仲生賴信、賴信生賴義、賴義生義家、亦皆相尋為鎮守府將軍、義家生為義、為義生左馬頭義朝、幕府乃義朝之第三子也、以近衛帝久安三年丁卯四月八日生、京師母熱出大宮司藤原季範女、永曆元年庚辰三月流伊豆國燈小島、治承四年庚子八月起兵、降附源氏、及定都於相模鎌倉、壽永二年木曾義仲亦率兵、入京師、平家奉安德帝、出奔摂津城守一谷、元曆元年幕府使其弟範賴、義經將兵討義仲、義仲敗死近江栗津、範賴、義經遂進攻一谷城、陷平家、又奉帝走讃岐八島、元曆二年春又進追八島大敗、平家軍追至長門壇浦、又敗之、帝沒海遂滅平家族、幕府自始率兵、至于茲凡六年、而得志於天下、

長庶子也、幕府初微謫居伊豆北条通、比企判官能員之妹丹後局、

而局遂有妊、夫人平政子 北条遠江守平時政女、妬忌害之、治承三年乙亥歲、局

避害、西國行到攝州住吉、天已暮、腹痛甚勢欲產也、傍求宿主人無

肯許者於是不得已而、踞石于社垣之傍以生 此石号島津誕生石、當時神職等以為神也而四

邊端鐘每朝掃除、而至于今人以敬重之、時大雨降、夜亦甚晦過、孤火照暗人以為神 島津氏以

雨為祥者、夫本于此、而此夜孤火照暗者、傍在稻荷社明神為加宜福云、因初以來所以崇奉稻荷神者、亦職之由也、及天明適近衛相

公 基通、詣住吉社、聞社垣兒啼、怪而遣人視之、遂枚育載歸京師、

既而事聞幕府、於是使人賜 或曰、右幕府者義朝ノ第三子故、幼名三郎、仍遂名公名三郎 公不知是否、

乃使局嫁民部大輔惟宗 廣言以八文字氏焉、醍醐帝第五子、惟宗親王之裔也、承平六年賜惟宗姓、廣言之父曰日向守基

言、至廣言領日向守基善和歌見十載集等之書、按市采氏譜曰廣言晚年從公來薩摩幸市采院、而其來薩摩之後、復無子故、養左衛門尉國分友之之男左衛門尉友成爲

子、子孫遂以市采為氏生二方兵衛尉忠季 公後以其異父、弟使忠季領、若狹國守護代故、

後島津上皇承久之亂、忠季屬北条泰時、忠經從京草、父子皆戰死宇治、公亦從局、育廣言之家故、冒惟宗姓、

元曆二年 此年改元文治、有幕府之命、至鎌倉公時七歲六月十五日、幕

府蜜 密者避天子政子之妬忌也、召 公於鶴岡八幡宮、而初加元服、名称忠久、

任左兵衛少尉 先國史論曰、幕府治世之始雖、故曰之老有功之士、無肯駐任官者、如北条時政者、幕府之外舅、而且有功、然當時但稱四郎、和用

義盛者為侍所別當、然稱小太郎、島山重忠當時之名士、而稱次郎其如平三景時之類不可枚舉、而僅七歲職任左兵衛少尉、自非幕府長子何以至于此哉、

島山莊司次郎重忠為加冠 按秩父氏之譜、其先出桓武帝、帝生葛原親王、親王生高見王、高見王生高望王、始賜平姓、高望王生

村岡良文、良文生忠賴、生秩父將恒、將恒生武基、武基生武綱、武綱生重綱、重綱生重弘、重弘生島山莊司重能即重忠之父也、兄重光發卒于季光幼故、重忠立攝家事、

元久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条時政信讓殺重忠父子於武藏二俣河、乃賜 長七寸、無銘、有七所公以鳩作短刀 之飾、皆以四分一銅彫

刻群、鳩故曰、鳩作且下命定以重忠之女、宜妻 伊勢志摩之國為平家之党多也、公之約、而遂重忠輔

佐、公此日乃賜 伊勢勢國須可御莊波出御尉地頭職公伊勢國須可御莊波出御尉地頭職

熊野山僧徒等惡相國清盛之暴虐、治承五年春來侵陵伊勢海浜之村落、平家之衆怒之出戰數失利、死傷者甚多衆徒、乃進兵放火燒二見浦、進至於船江平家之族出列守關

信兼經伊勢次等將兵擊之、遂射殺衆徒之渠魁僧戒光衆徒等、乃還兵引去、遂歸熊野、

春永三年七月平家之党襲伊賀大内冠者惟義、惟義逆擊敗之格殺九十余人自此、而後伊勢平氏之党漸衰、同年八月十日源義經召信兼之子左衛門尉兼衡次郎信衡三郎兼時

於京師殺之、明日又詔廢信兼之官、而後信兼等之封邑悉為幕府之有故、今改為公之邑、明年 文治正月八日又賜信濃塩田莊地頭職、此年之春 公八

歲賜島津御莊、日向大隅薩摩三國之地頭職 西海九國以筑前肥前豐前為三國、以筑後豐後、為後三

國、以日向大隅薩摩為三國、尋復任三國守護職、秋八月二日 公始就國都薩摩

山門院木牟礼城 今出水有木牟礼城墟、而總管三國、仍以島津氏焉 先國史平田純正曰臣某恭蒙

可繙錄家之譜之命、故繙誦 公家右譜文書及諸家之譜系無一事之差謬也、而今按公家之右譜為 公、以建久七年八月一日十有八歲、而乃就國又按阿多氏較島氏

川田氏錄田氏石家氏高江氏吉峯氏有馬氏等之譜、皆為以文治元年或文治二年八月二日就國純正繙誦文治元年之春、平家之門族於盡滅于西海、而後 幕府始兼統諸國

守護地頭矣、於是先以公為三國地頭也、然則當以文治年、時為是乎、而今之正統承因及元祿十三年大玄公所獻之譜略亦皆為以文治、年八月一日公某居山門院也改

今從 初幕府折二、龍、而一從一橫為十家文以賜 公為器服之

章識旗者、地白而黑書十字、幕者地黑 白書、而十字且賜大十

文字大刀 長二尺八寸八分無銘赤銅波波幾以
銀鑲十字刀長大異常故稱大文字 及愛染明王座像 是謂五指量像
五指量者白頭

蓮台下、其長二寸許、兩手合掌、而愛之也、嘗聞往古之言弘法大師奉
以谷渡之藤曼連理之處為之、帝平居尊崇之、帝後賜之大師、大師信之、真雅僧正、
貞雅又与之在原業平、業平嘗有与真雅師弟之盟故護之、
云、而後軼信以至幕府特敬重之、今制所崇尊賜之、 八幡大菩薩、白旗 文
上人之

所書、 銀釜等若干器物世々相伝以器重之 公之生時有奇徵以為稻

荷大明神冥助也、於是国事之始、先建稻荷之寺于山門院 今見在府城
東北半里許

未詳、何 以島津氏社、文治五年 幕府將討伊達次郎泰衡 向伊予守
源義經依與

泰衡、文治四年十月勅泰衡等討之、泰衡襲衣川館、義經自殺、乃獻義經頭于鎌倉、
然以泰衡初与叛逆之人、雖及事之急不得已而討之、尚有餘罪、故討之、

徵島津御莊之兵、且召公來謁国中固有強家、或不從 公之令事聞于

鎌倉故、幕府使北条時政贈書 公記不享之徒致之、鎌倉 公已發

兵、而亦自至鎌倉、拜謁 幕府、幕府時白將討泰衡、以畠山重忠為

先鋒、軍士等請使 幕府之子為先陳將然万寿君 万寿太子賴
家卿之幼名 今茲僅

八歲、夫人政子以其幼不忍遣之、於是重忠 時重忠之妻
政子之妹也 說政子曰

幕府通丹後局、而所生之子、今見在於惟宗公言之所、蓋舉此人以代

万寿君乎、政子喜曰、吾亦聞有此人、未知其人請速見之、然密妾之

子、何面觀之乎、卿其圖之時、公十有一歲、重忠使之着、左折右綫

烏帽子 此注烏帽子之工人至
于今之謂島津折、 綫直垂之、背縫以為標号、諸候之子弟等

同列、而座于堂上、政子隔簾見之、遂与重忠俱拳于幕府、幕府以其

幼不肯許之、重忠頻請不措、乃聽之遂以 公為先鋒之將、使重忠輔

翼之、於是 公率三国之兵、都督前軍 東鑑說此事
故也不知、 七月十九日、幕

府自將向陸奥泰衡、豫築墨壁於阿津賀志山 伊達
郡 引逢隅河流、以為

要害使異母兄西木戸太郎国衡將二万人守之、且多城要害之所、分兵

守之、泰衡亦自將兵陳于国分原鞭橋、八月八日 幕府進兵攻阿津賀

志山、国衡使金剛別当秀綱率数千騎出、逆之畠山重忠、小山朝光、

加藤次景、廉工藤行光、工藤祐光等擊走之、乃進兵攻阿津賀志山諸

壘、小山朝光率宇都宮朝綱之家臣紀權守波賀次郎、大友某等数人夜

密自藤田駛踰土湯嶽鳥取越、出国衡之營、後之山乘其、不備急攻之

城中、大乱衆兵遁潰、唯金剛別当之子下須房太郎秀方止城中刀戰逐、

為工藤行光見獲秀方、時僅十三歲、衆或称之、和田義盛從及国衡、

於大関山国衡還馬欲射義盛、義盛先射当三国衡之牆 カイヤニ 東鑑
一作譚 国衡退

避、義盛欲再射之時、重忠亦率衆、軍来国衡大怖逃奔、誤陷田間灣

泥之中数鞭之、而馬不能進、重忠之門客大串次郎獲之、泰衡聞阿津

賀志之城陷、乃棄營逃走、幕府愈益進兵、次多賀国府聞泰衡保王

造郡、於是八月十五日又進兵、於玉造途、而親筆書以賜之、重忠告

之、以明日軍当次陳原、且此口從軍之士或標掠村落、侵陵神祠仏寺、

而唯我先軍之士無或敢犯者此固由、重忠之佐公使行事之紀律齊整也、

是以書中或褒之或誠之 公為前軍之將故、遂取此
責、以伝于後世今藏在官、 八月二十五日至玉

造郡園多加波々城、泰衡既遁城中惟、從臣咸束手来降、泰衡欲竄夷

行至肥内郡贊桐、有其臣河田次郎者、遽變心圍泰衡遂弑之、献首於

幕府、幕府惡其不臣、乃斬河田次郎、以狗軍、既而十月二十四日

幕府自伐陸奥、公亦從還鎌倉、乃賜若狹国守護職、後使異父弟兵

衛尉惟宗忠季為守護代、忠季往居若狹故稱之若狹島津、東鑑正治以

來有若狹兵衛尉者、即是人也、建久五年 公使本田次郎貞親按本出氏譜、

貞親本田次郎親恒之子、幕府 以公之幼使 建鎮国山威庵寺臨濟宗五山派、師東福寺之末寺、

貞親、從 公來撫三國之、政子孫今在府下、
於山門院、建久中 幕府賜膝丸太刀是多田滿仲以來世々相傳所以爲重刀也、長二尺七寸所、筑後三池郡光世之作、

亦赤銅波々幾以銀鍍十字名小十文字、其謂小者以比前所賜大十文字太刀、則其短小也、
於 公此以來世々相傳以爲

重器、正治元年己未正月十三日鎌倉 右幕府薨、治世二十年寿五十

三、太子賴家卿襲位太子以寿永元年八月十一日生、於鎌倉母北条遠江守時政女、從二位平政子、於是十八歲襲位、平政子

薙髮為尼号如実、建仁三年 將軍賴家卿疾於是、以關西三十八國地

頭職禪弟千幡君即美朝卿于時十歲以關東二十八國地頭職及總守護職、禪長

子一幡君于時六歲比企能員以其一幡君之外祖父不欲與關西地頭於千

幡君、竊謀襲千幡君及北条氏、乃使其女若狹局賴家卿之妾即一幡君之母也、密請

討、北条時政於 幕府且入議謀如実禪尼窺聞謀、乃告之時政、時政

輒給能員召之、私室伏兵殺之、能員之一族皆掘小御所一幡君所居之宅名、禪

尼乃遣衆、軍圍小御所、殺一幡君滅能員之一族党類、既而以 公亦

能員之出乃連座罷薩摩大隅日向三國守護職、然以 公在遠遠之國、

而始不与能員之謀、尋復賜三國守護職、將軍賴家卿聞一幡君及能員

等弑殺之事、大悲憤与和口義盛仁田四郎忠常密謀討北条氏、後又密

書機事使堀藤次親家賜義盛、義盛恐其事之不就、而快之將及其身也、

乃以書視時政、時政遂殺親家及忠常、將軍憂懼甚、乃薙髮見老、

於是実朝亦平政子之所生、立襲位、既而禪尼又終放 前將軍於伊豆修善寺、

元久元年甲子 新將軍実朝与時政謀使益殺 前將軍於修善寺浴室之

中、建永元年丙寅十月 將軍以 前將軍之子善哉君為己之子、建曆

元年辛未九月善哉君薙髮而為僧号公曉、三年癸未憂和出義盛為乱、

時 公在鎌倉而与 幕府之諸將討義盛、与有功 將軍賞之、賜甲斐

波加利新莊、公曉知 故將軍之遇弑者実將軍及時政之所為、而心忿

恨之、承久元年己卯正月二十七日 將軍夜詣鶴岡八幡及深更乃出宮、

公曉伏石階之側、窺 將軍之過輒拔劍擊 將軍及文章博士仲章殺之、

持 將軍之首走出、左右咸不知、其為誰又遂襲盜之所、或曰別当阿

闍梨向自言報父之讎也、乃往圍攻公曉之雪下本坊敗之、旁索而終不

見公曉、衆皆忙然、而公曉却竄備中阿闍梨之家、阿闍梨為羞、公曉之乳母子、

至于此時、公曉猶手不放 將軍之首云、既而公曉使弥源太衛公曉之乳母子、

謂兵衛尉三浦義村曰將軍之官今已闕矣、吾則源家之適宗子也、卿其

凶之義村鵠對曰、諾君其來匿臣之家、徐謀之耳臣、先使兵迎君、乃

使長尾定景往殺之途、承久三年辛巳五月、賜信濃太田莊地頭職、六

月近衛相公約 公、以為己之子於是改惟宗姓、而冒藤原姓或曰公之初生于住吉也、

有近衛相公聘育之恩故、建久七年八月、自鎌倉歸之日、過京師謁相公、

乃約以為己之子、而賜藤原姓、二說不同、未知何是然平田純正嘗以承久二年為是也、

且譜略亦曰、承久三年六月、近衛殿以 公為 契条故、去惟宗姓而冒藤原姓也、今從之、
以桐及牡丹為衣服之識文者、

亦実因之、七月又賜越前国守護職、公後以二男忠綱、以為越前守護

代 公之三子、長即 道弘公也、次曰周防守忠綱、次曰掃部助忠直、忠綱在鎌倉歷

仕賴經、賴朝、宗尊三將軍、号越前島津、忠綱生忠行、忠行生行景、行景生忠

政、忠政無子、行景之弟忠幹繼忠政之後、忠幹生忠藤、忠藤生忠兼、忠兼生忠親、

忠親亦無子、弟範忠繼其後、範忠生忠信、忠信生忠秀、忠秀生忠光、忠光生忠勝、

忠勝生忠持、忠持生忠長、忠長以天文三年甲午八月二十六日戰死、播磨朝日山、自此以來遂絕、其後二百有餘歲、而至元文二年丁巳三月十八日、有邦公下命使淨國公之子周防忠紀統廢絕之後、先是永金一作榮金、阿闍梨相地於滿家院厚地山今郡山之地、

建立精舍、号平等王院、且設三十六僧坊、立金剛之法幢、演秘密之乘教、其莊麗亦穿比丹後局一見之、又聞阿闍梨之法論、而心深信之、以為吾百歲之、後願葬於茲、且以阿闍梨為導師、局乃以天年終、於是挽輜車葬於厚地山竟成、其初志建保中又建社、安故右幕府之神像、安局及阿闍梨之彫像於其左右、以給祭之、号花尾權現、且鑄許多宝鏡以藏之、以為島津氏百世庇護之神、而後固封之、今不得擅開内殿云、而今正統譜模写神像及宝鏡、以備觀覽故、今載視左方、

左



中



右



十一面
觀音
那伽像



經一尺八寸
佛長六寸
坐一尺一寸
華嚴經卷一
一十一面觀音

阿彌陀
佛



經一尺八寸
佛長六寸
坐一尺一寸
華嚴經卷一
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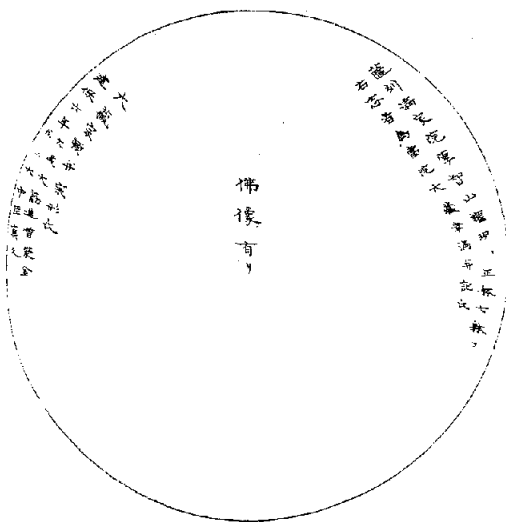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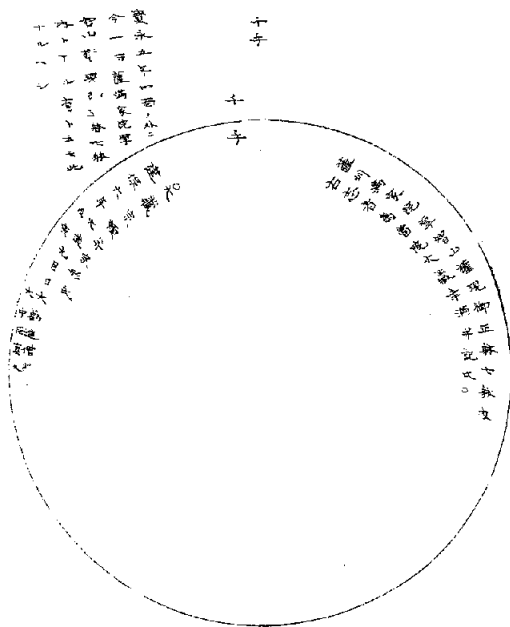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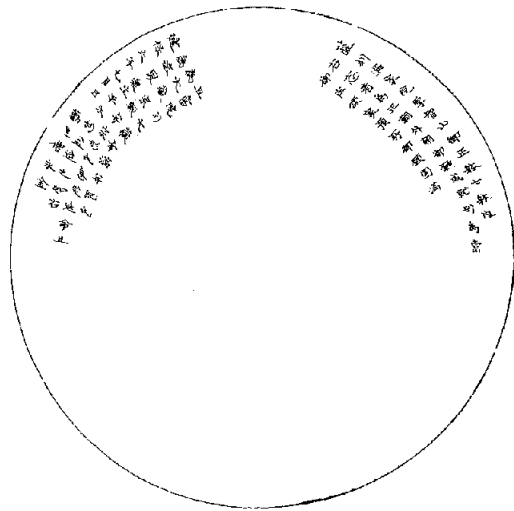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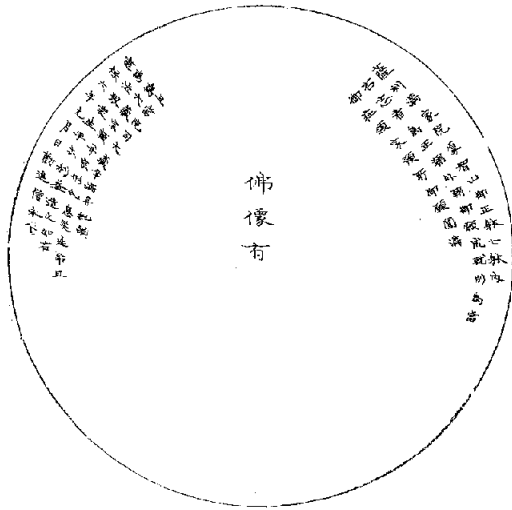
阿彌陀
佛



經一尺八寸
佛長六寸
坐一尺一寸
華嚴經卷一
阿彌陀佛



經一尺八寸
佛長六寸
坐一尺一寸
華嚴經卷一
阿彌陀佛



左 阿彌陀



徑五寸八分
佛長二寸五分
座一寸
觀音五

中 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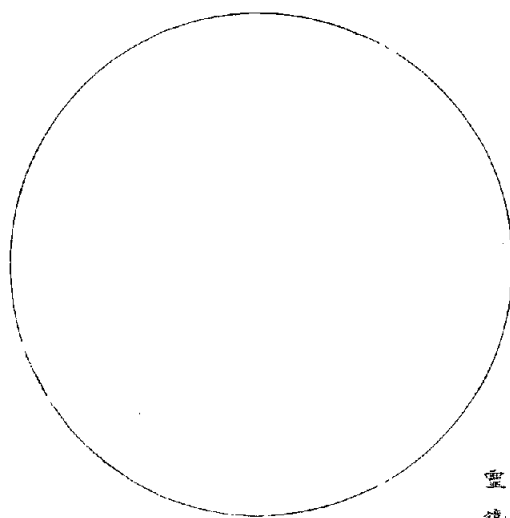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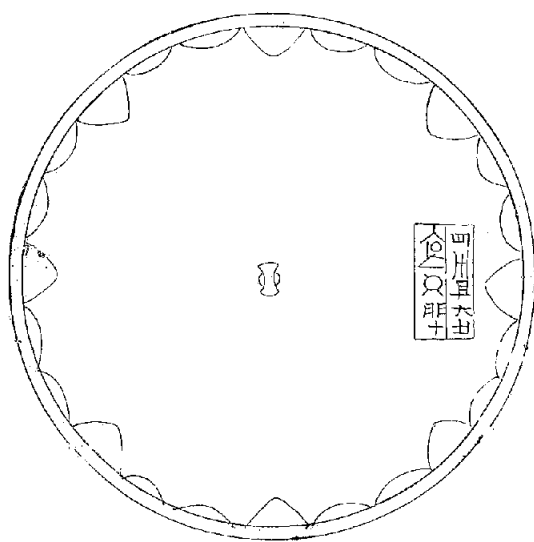
徑一尺
佛長七寸二分

右 大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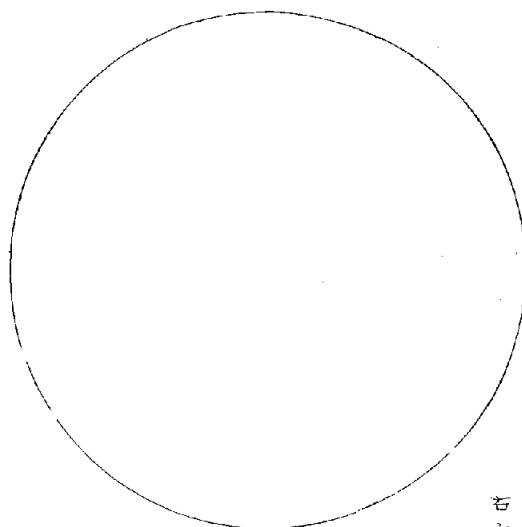


徑七寸
佛長一寸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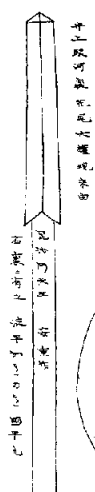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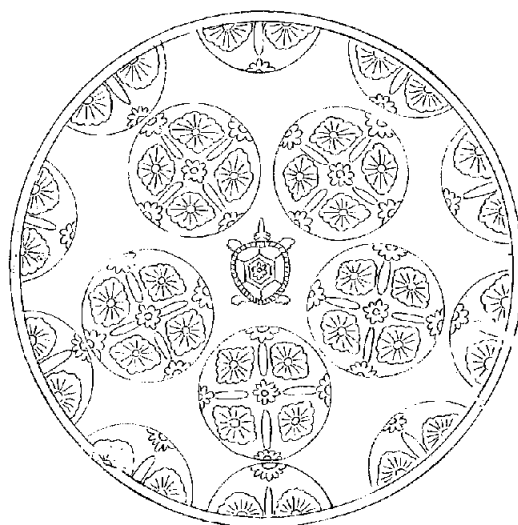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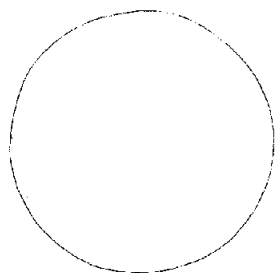


靈鏡



石重

靈鏡



此鏡今無之予道寧五午甲子九月惟月十八日既望年乙丑春參詣初軒社海鏡無此
 規跡來同若無真如而和而日何時給夫予不知云々竟望

嘉祿三年丁亥六月十八日、公薨於鎌倉、壽四十九、公本有脚氣疾、今復病赤痢云、号得仏道阿弥陀仏浄光明寺殿、先国史有言曰、公平居戰々慄々、夙夜匪懈、乃文乃武、乃左右之、唯恐辱父祖之德業報公不二帥下、以躬忠信敦厚庶民率服、

道仏公 諱忠時、初名忠義、称三郎兵衛尉、左兵衛尉、左衛門尉、修理亮、大隅守

公 得仏公適長子、夫人畠山氏所生 畠山重忠第六女、 以建仁二年壬戌歲生

嘉祿三年先公薨于鎌倉、於是 公二十六歲、嗣封先是 後鳥羽上皇疾鎌倉專權欲抑武臣、以強 正室、又以事怒北条義時欲拳兵誅之、

徵京師及畿内軍士、先攻北条氏之党、在京者敗之、承久二年辛巳夏、北条泰時將大軍入京、京兵距之、於宇治川柵水底引索鎌倉騎兵並渡水勢、急而溺死者八百計人、佐々木信綱馬上以刀、絕水底索 公、

時從泰時之軍亦俱進絕索 公時所佩之刀名綱切、治工兼水、長一尺七寸八分、 遂得渡会、大

軍競渡共擊京兵大破之、 公獲敵七人 東鑑曰七人之内一人者僧、八二人者生獲之、 八月北

条義時授 公越前生部莊及久安保重富地頭職、閏十月又授伊賀長田

鄉地頭職、以賞功四年壬午二月將軍賴經 承久元年將軍實朝為公曉被弑、如實禪尼使北条義時謂鎌倉

將軍於京師故、光明寺關白左大臣藤原道家第 將軍於京師故、光明寺關白左大臣藤原道家第 御鎌倉南庭有大追物射、

公亦与之 東鑑曰駿河前司義村加檢見島津三郎左衛門尉忠義申次之、 貞応二年癸丑六月六日授近江

興福寺莊地頭職、三年九月七日又授讚岐無保地頭職、仁治二年

壬寅二月二十二日授和田鄉地頭職以代越前生部莊、寛元二年甲辰

將軍賴經禪位子賴嗣、若狹前司三浦泰村 義村之子、 与北条時賴有隙、

宝元丁未夏密徵兵欲滅北条氏、時賴聞之伐泰村、而滅三浦之族、初

公之女嫁泰村之弟四郎式部大夫家村生三子、皆幼於是家村等戰死、

而母子皆薨髮為僧尼 公之女為尼名寛忍、 將軍賴嗣闇弱而倦政事、鎌倉之權

漸輕、諸侯蔑視 將軍、於星建長三年春北条時賴重時等相俱定謀使

人、請中務卿親王為將軍、歸賴嗣於京師、文永三年 將軍宗尊親王

罷歸京師、子惟康親王僅三歲、而嗣將軍位、九年壬申四月十日 公

薨、壽七十一、号道仏仁阿弥陀仏浄光明寺殿、

道忍公 諱久經、初名久時称修理亮、下野守

公嘉祿元年乙酉歲生、夫人伊達氏所生 伊達判官入道念性之妹也先公薨之後難髮、称忍西、 公有

兄曰式部少輔山田忠繼、以非適夫人之子不繼、文永九年 先公薨公

嗣位、 公嘗使其弟大炊助阿蘇谷久時守護代、当 公朝京師之日兼

其隙而欲奪三國守護事、未就 公已歸自京師、乃罷久時之守護代、

初元皇帝屢遣使我 日本、不納元、乃使鳳刈經略、使忻都伐 日本、

忻都將兵数万來攻对馬、無功而還、建治二年元使到長門室津浦、直

到鎌倉捕而斬之、前年 元年 公既奉 將軍惟康之命、城筑前宮崎守

之、以備元寇、三年春元又使杜世忠來聘、亦不報、且執於鎌倉殺之、

於是元怒、日本無礼而屢殺使人、乃命阿刺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

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万、來伐日

本、時高麗王時來朝、元願益兵併擊之、加賻行省右丞相俱往、阿刺

罕卒于軍、元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四年七月已航海至肥

前平戶島通錄作平壺島、移軍於五龍山、我兵屯五龍山下、距之、遇颶風

敗舟、文虎等各挾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余万于島、糧舟敗沒、衆

多飢餓、乃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婦計、公及筑紫、諸

將菊地松浦等率衆、乘虛襲之殺之殆尽、其生獲者斬之博多一作八角島

方繼于間、莫・青吳・万・五三人婦之、使語元皇帝日本之

疆、北条時宗使宇都宮貞綱將中国之兵、援筑紫軍擊、元寇往抵于

備後、則聞元兵敗、然貞綱不肯、班兵而直到筑紫、益聚精兵以備元

寇故、公亦停守管崎者数年、文治二年得仏公就國之始、鎌倉僧宣

阿從俱共來為立一寺居之、号松峯山無量院淨光明寺相模藤沢山清淨光寺末寺、一遍以前時衆

宗也、及公之時建治三年九月、一遍上人會過我薩摩國、公聽其

說、而深信之、弘安七年甲申四月、以適當先公十三回故、更興作

増広旧制、此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公寿六十而薨于筑前宮崎宮、号道忍

義阿弥陀淨光明寺殿、

道義公諱忠宗、称三郎左衛門尉下野守上総介

公建長三年辛亥歲生、先公娶相馬氏小次郎左衛門尉胤綱第三女、先公薨後孀髮称妙智、生公、

弘安四年、元航海來寇筑前平壺、我兵擊之、元皇帝怒益造戰艦、

練軍以欲此、死者報怨於是、將軍令九州之諸將、備異域之寇故、公

既襲封、而益發兵、守宮崎宮八年、阿答海等欲伐、日本吏部尚書劉

宣者、上書深言、遠征之不便、元皇帝喜納之詔、罷東征故、元寇不

復到、正応二年九月將軍惟康親王罷歸京師三歲而薨位十六歲而罷、十月北条

貞時請、

後深草帝第二皇子久明親王時十六歲、於京師為鎌倉將軍、延慶元年七

月、久明親王亦罷歸京師、子守邦親王七歲嗣位、公有弟曰伊作忠

長、亦弘安以來与公共勤勞宮崎役二十余年忠長伊作氏之祖也事見梅岳公之下、公

善和歌見新後撰等書、正中二年乙丑十一月十二日、公薨、寿七十五、

号道義仲阿弥陀淨光明寺殿、

道鑑公伝

正慶二年、北条高時自治承四年右幕府創業之始、北条氏世執權至于此凡百五十四年滅矣、軍敗自殺、五

月公及小貳人道妙惠大友具簡奉王命、師兵七千余攻九州探題北条英

時、於博多我將大隅守伊作宗久率兵、先衆当敵親受矢石、奮戰格殺

数人、身亦蒙創、既而城陷、英時自殺、我從軍指宿郡司忠篤、指宿

忠繼三郎兵衛尉、隱岐行久二階堂氏之祖、白浜三郎道季洪谷氏之祖、伊作

田又三郎、加治木彦五郎亦与有切、三年即延元元年、正月、尊氏率大郡

入京、師帝避難於叡山、義貞、義助、正成、下山与尊氏戰、公亦属

尊氏之軍、大戰加茂河原神樂岡二条、大宮西七条之間、尊氏軍敗走、

撰津兵庫乘大友之船赴九州、從軍離散、及至筑前多々良浜、其兵過

五百人、小式妙惠使子賴尚率三百騎往援尊氏、掃部助菊池武俊聞小式之屬、尊氏之麾下率兵來攻、小式之內山城拔之、妙惠勢尽自殺、武俊進兵与尊氏、直義戰於多々良浜、公及仁木義長、細川顯氏、高師重、大高重成、南宗繼、上杉重能、畠山国清、大友宣我、白石八木岡、饗庭等殊死大戰、武俊敗走肥後、我從軍鎌田筑前守清正男、右衛門太夫清春等死之、於是尊氏之威名大震、九州二島悉從麾下、夏尊氏師大軍入京師、義貞、正成拒之、攝津湊河正成戰敗自殺、義貞亦敗走京師、

先是肝属八郎兼重搦大隅肝属郡加瀬出城、建武三年三月、公奉尊氏之命帰藩、国使島津六郎資久後安芸守称、七郎資忠後称尾張守、大隅助三郎忠国伊集院氏雜髮称通忍、師兵往擊之、称寝郡司建部清成、

按小松氏譜、平惟盛生六代高濤、為文覚之弟子、居高雄生次郎

清重、北条時政進之、為人偶称寝南候院地頭職、而當時兵馬之權帰源氏故、舅氏建部清房之姓、清重生清忠、清忠生清綱、

清綱生清親、清親生清治、清治生清保、清保生清成、後至天正

称寝重長乃復平姓云、

等亦奉尊氏之命、合兵攻加瀬田城、至四年之春屢戰大敗、兼重之軍、中条左右衛門入道祐心、多田彦六、太田又太郎、北原又三郎、建部清種、野上田伊予房、郡山弥五郎頼平、脇本三郎左衛門尉義清、大出太郎次郎等有功、自此以來薩摩賊兵大起、足利直義使公子宗久君

公之長子、大隅左京進伊作久長之長子与公長子、還自京師、与公戮力討之、曆

応元年南朝延元三年六月、薩摩南方又稱南郡即謂阿多、川辺、知寛、頼雄、揖宿、溪山、給黎郡、賊兵与洪

谷氏、合兵侵我碓山城平佐天辰有碓山城之墟、賊兵不利、解圍退兵、時南方有

鎬矢之音、來於八幡山響入賊徒之中軍、我軍以為神之所裕也、遂悉

出城、奪擊大敗之、或以為公時居碓山城、未知是非敗兵、又搦伊十

院一宇治城臣按是善伊集院忠国等叛、及市来城、三年八月、公將兵擊破之、肝

付兼重、中村彈正秀純等又連和、鹿兒島催馬樂矢上左衛門五郎高純

而未搦東福寺城故、公遂進兵攻之、至四年四月廿六日、援東福寺城、

廿八日陷尾頸小城、閏四月朔日 攻催馬樂城敗矢上高純之軍、八月、

擊助三郎忠国於伊集院平城、又戰阿多及加世田別府事、尤不詳故今略之、不書、五年八月、

公將兵伐谷山郡司平忠高軍於波平、忠高使第祐玄陣中落絶其餉、遣

右衛門兵衛尉和泉忠直和泉忠直之子聞キアルツ公事於谷山、將兵自出水

来援公、時祐玄已塞道於是、忠直留士卒於青屋松原、單騎望祐玄之

陣大呼曰、我是和泉忠直也、吾嘗聞祐玄之驍勇今單騎而來者欲与校

雌雄也、汝無懼死、其敢敬与我闘乎、祐玄聞之、輒單騎走出、陣門

馬上相搏、忠直遂伏、祐玄護其首、時從卒亦自青屋至大敗、祐玄之

軍直進至於波平之陣、而公度谷山城堅而不可遽勝故、姑班軍康永二

年九月、再圍矢上高純之催馬樂城、日夜攻之、至十一月七日夜終拔

之、觀応二年九月、菊池武光侵筑前、公豫使公子氏久君、將兵往援

探題之軍、公子属探題一色左京大夫直氏之弟右馬頭一色範光之軍、

戰金隈、探題軍不利、公子亦敗、問道歸國、

延文四年、武光將騎步兵五千余攻日向穆佐城々主畠山治部大輔國長一作民部、戰敗遠竄深山中、當是時公与太友氏時、小式賴尚等、合謀

分兵塞武光之歸路、武光連破圍歸肥後、五年秋、武光奉將軍官率兵擊大宰府、小式賴尚師大軍、前杜渡ラッパ屯味坂莊ミ、公与松浦草壁等屬賴尚之軍、武光陣高良山柳坂水繩山、八月十六日、武光撰精兵三

百人令夜襲小式之營後、大兵出於其前、陣中騷擾、不弁主客、相擊死者甚多、及黎明、武光益進兵擊我軍於是、公及小式、松浦、草壁、山賀、洪谷等率二万余兵、左右亂發射之、武光之兵少退、我進戰、

時官傷三所、口野左少弁、坊城三位、洞院權入納言、北山三位中將、北畠源中納言、春日大納言、土御門右少弁及新田氏族世良田、岩松、

田中、桃井、堀口、江田、山名等悉死之、武光怒自執兵、先衆接戰凡十七合、身亦被創於是、賴尚等軍敗而引上故亦退歸、肥後於是公

亦収兵歸國以上正統譜為延文四年、五年之事、諸書多為二年之事、亦未知孰是、宝万嶽保之武光雖得克、以官蒙創、且死者甚多、

定山公

諱師久、初名生駒丸、上總三郎左衛門尉、大夫判官從五位下、上總介

宗久君附

生松丸、三郎左衛門尉大夫判官

先是兵衛佐足利直冬為中國探題尊氏嘗通越前局生直冬、直義、惡師直師泰之專權、欲殺之故、先以直冬為西州探題以為己之外援也、居備後輒、直義欲殺高師直、師泰、師直、師泰謀判圍將

軍邸、既而解之和為君臣如旧、於是師直竊使杉原又四郎襲直冬、直

冬出奔肥後、大宰小式賴尚以女妻之、而直冬勢漸振、九國之士志之者多、是以直冬遂有特立之志、我薩摩之士市來太郎左衛門尉氏家、

東鄉藏人道義在、國司次郎入道道超、池山彦四郎入道、寄田李助、伊作田兵部丞、牛屎左近將監高元測邊氏之祖、羽月彦次郎、山野孫次

郎二人皆牛屎の族、篠原九郎大夫、和泉下司諸太郎兵衛尉政保、上村三郎

入道、井口弥太郎、杉三郎入道、知色三郎入道等悉起応之、畠山修理亮直顯亦与直冬、連和而侵日向穆佐將軍之批赤橋氏湯沐之邑、及新納院、近江守時

久之新納時久敗走、於鹿兒島齡岳公發兵防之、和泉下司名主等將謀襲木牟礼城道義公在木牟礼城、公聞之曰、夫兵者先則能制人、我將先也、

即率兵攻尾崎城和泉之堀、知色彦三郎入道行覺固守防之、自六月十日

ヨリ至十二日晝夜攻之竟拔之、我兵入尾崎城守之、而行覺与牛屎院高元、及肥後、葦北之賊兵合謀求攻尾崎城、城中兵寡然、公自出城

迎戰会洪谷氏之兵、及川内邑長等來援、公殊死大戰行覺等敗走、文和四年春正月、直冬將大軍入京師、足利將軍奉光嚴帝走近江、於是

薩摩賊兵市來氏家、東鄉直義、牛屎高元、和泉下司政保、在國司道超其族次郎道久等尽起与菊池武光通謀、將攻公之知色城及木牟礼城、

会聞京師之戰、直冬敗走遂近退、四月廿六日、政保等潛軍、乘夜入木牟礼城、我兵防戰擊殺賊二人、其余賊兵見城中有備、乃懼引去、

九月南朝大將三条侍從及市來氏家、鯨島某、知覽某、左当某等侵我櫛木野今作串木野、城、公往擊之屢戰走之、十月、和泉莊名主牛屎高

元・在国司入道等來攻知色城、公及叔尾張守資忠迎戰、皆被創、守護代・酒匂兵衛四郎及酒匂左衛門四郎・愛甲弥四郎・土田五郎・阿曾谷三郎右衛門尉・堀源五郎死之、其余被創、百余人固守請救于京師、且曰若不得命將棄國奔於京師、而將軍復書曰、知色城之戰、公自被堅執銳奮擊縱橫身被數創麾下之士、亦力戰致死忠勇無比、我將往伐鎮西方、今其方略、尤以為嚴卿其姑可全城塞無懈、諸防禦、我不日將至矣、而以京師未靜將軍終不來、

公嘗築高江峯城使式部三郎太郎・山田忠房式部大輔山田忠房之裔也等守之、彈正少弼入來院重門、「重門者入來院定心六世之孫也」、率兵來攻、

城兵固守禦之、重門、自入城渾攀涯岸、先登一城中矢石交發大石、中重門之兜頭碎腦破、遂斃渾中然山北東鄉入來院祁答院高城城謂之山北鶴田鄉在祁答院之內之軍不肯退、殊死競登城、遂陷山田忠房及酒匂氏之族、凡勇銳之士數十人咸死之、

応永二年八月、伊久率兵擊高城陣橫峯、公使怨翁人謂伊久曰、我軍欲拳兵援卿伐洪谷氏、意跋涉以赴敵於遠、則軍勞無功、請移陣於山田高牧、向一種脇・前田・市比野、若援此三城、彼之羽翼先除焉、而后乘勢直進入三人來、則其勞不及今之半、而功可成矣、伊久從之、三年正月十一日、攻樋脇城々兵於遁、十三日、陷前田城、与伊久將兵八千往攻清敷城入來院氏之城地、以報洪谷氏之寇、碓山城之役、城中糧乏不能防戰、城兵遁潰、此後國中稍靜、初久哲与怨翁公善公養久哲

之子第三子、又三郎久照初名生黑丸、為子、称北殿、後終有障源久照亡掃山北、鶴田氏叛久哲属意於公、久哲怒數攻鶴田氏、公師日向・大隅衆三千五百人授鶴田氏、陣トレス鴉巢神密二山、日發輕兵相接戰死傷甚多、久哲終失利退去、公亦憂兵糧不統、乃班軍、

齡岳公諱氏久、称又三郎、三郎左衛門尉修理亮・越後守・陸奥守

歴応四年辛巳四月、公從道鑑公之軍、攻東福寺城及尾頸之砦拔之、肝付兼重等遁走、閏四月朔日、進兵逼矢上高純之催馬樂城、日夜攻之、至十六日降之、事見三國擾亂記、而今正統諸書閏四月十六日退治、而謂之高純者不知何拠也、然康永五年細攻催馬樂城拔之、則疑當高純勢認、而降我未幾、而又叛也、然則以擾亂記所書、乃近是矣、道鑑公乃与賜鹿兒島於公、以居東福寺城於是、迂山門院諱方大明神止社於城傍今在右城東北半里許、又迂正八幡宮今左右城東北十五町許之御宝建之、号若宮八幡宮、公患山上之城地褊狹、無可當作宮室、乃築墻屋於城下以居之、

観応二年九月、菊池武光侵筑前金隈鎮西探題左京太夫一色直氏、其弟右馬頭頼範出与武光戰、公代道鑑公將兵属探題、当一方敵疆而我兵死傷甚多、本田左衛門次郎入道々意・伊集院彦五郎入道迎齋、中条太郎・池上四郎兵衛尉等皆死之、公亦自奮戰身被二創左肩右手、此役也、伊地知彈正季隨亦從在公之軍見、公危急而於是力戰救、公出圍脱玄、乃自呼曰、我斯島津又三郎氏久也、遂戰死乱軍之中、以報道鑑公之德故、敵不為遠近乃得、脱危難而間道歸、

文和元年壬辰七月、修理亮畠山直顯率兵、來寇大隅稅所介・加治木

彦次郎・称寢郡司修理所弥太郎等悉応之、公自將兵往防也、屢戰失

利、口向大隅賊兵蜂起塞公之歸路、於是公不得已而、班軍屢敗賊之

圍、而帰鹿兒島治部大輔畠山国長属南朝、米逼居我封内、侵掠郡邑、

肝付兼重・遠江守楡井頼仲信濃源氏之裔又勃興日向・大隅間、三人互相

劫掠故、兼重・頼仲終不相善數戰、勝負未決、国長乘此隙、逼鹿兒

島東福寺城南郡阿多・川辺・知覧・額山北東郷・入来院・溪山帖佐

加治木之賊兵悉応之、国長統衆、軍陣野本原羅在鹿兒島郡於是公日出

輕兵戰此戰正統譜及聖榮自記、三同撰亂記等之書、皆不記勝敗、疑当国長之軍不利、而引去也山田弥九郎有家、

「其先出羽守正濟、鎮守府將軍平貞盛之子、伊勢守維衡之次子也、

正濟生正家、正家生資盛、資家生敦盛、敦盛生有盛、有盛生有国、

有国生有経、一谷・屋島・壇浦等戰有経從中納言平知盛之軍、

有「戰功」、知盛戰敗自殺、有経等自殺以殉死、有経生式部大輔有貴、

有貴始來本藩、事得仏公、公賜之日置、居山田園以為氏、有貴生国

恒、国恒生国治、国治生有備、有備生有豊、有家即有豊之子也」、

与国長之麾下、勇士多田七郎單身力戰、勝負未決而陣、皆惜二人之

驍勇相進、戰以救二人引去云、有家曰予向研七郎之兜上之標墜之取

以為徵於是、又反至戰場拾得之、而帰自懸之、太刀之末高上之、以

矜其勇、肝付八郎兼重居於三俣院高城故、當時有三俣殿之稱山東穆

佐、亦兼有時居之、兼重之弟五郎九郎居於大始良内城、而浜出氏、

横山氏・宍目氏・大始良氏皆居大始良之下邑浜田以下皆大始良下邑、各

大始良邑、四人各長其邑、意於公居横山城、五郎九郎聞之大怒、來攻

横山城拔之、衆皆逃去、浜田氏力戰死之、宍目氏潛伏竹林中待五郎

九郎之帰、而五郎九郎不知之、乃脱兜帽繫駿緩々帰、宍目氏觀其過

突、然徒簞中擊殺之、草卒之際五郎九郎之從卒皆不知其所、措宍目

氏復走入竹林中、竟行脱難、初楡井頼仲擲日向志布志、聞五郎九郎

之死、往襲大始良取之、遂殉肝付之辺、邑勢漸張、乃移肝付大釈寺

迎之、志布志更号大慈寺、頼仲剛戾虐民衆心離背畠山国長窺聞之率

兵入志布志拔松尾城、頼仲出城走、国長合兵塞路、頼仲知其無生路、

乃至大慈寺自殺於宝池庵、公欲擊莊内之地、然其地聯求摩相良氏

皆我敵也、北郷野々三谷亦為相良氏被略今茲、延文四年己亥十月五

日、發兵向莊内与相良北原戰於国合地名、我軍敗績、左馬助佐多忠

直佐多忠光之子佐多彦四郎忠光第四子・佐多三郎四郎忠光第五子死之、初佐

多氏有宝刀号爪切丸、此日三郎四郎帶之故、遂為敵人見獲、忠直五

世之孫下野守忠山之時、已經百有余年、而有桂山、比丘者文明五年

四月持來爪切丸授忠山、且語之曰、昔日国合之役得此刀者、甚愛重

之藏我家、其後家屢有災殃以為此刀為祟也、仍納之神社、土人多見

神社之、有異畏無敢、詣社者故、衆相議論、不如返其子孫以除妖之

為勝也、是以今遠持來、幸逢君得還請君受之、忠山大悅遂藏之傳之、

子孫且桂山比丘終身今知覽之地有桂山塚云、公乃自往「手取城」、

請^二救於岩川氏^一不聽、又往蓬原城請救於求仁鄉亦不聽故、不得已而間道遁歸、「公至百引得鄉導踰市成飯牟札山、至二川浦其數里之間、以紙囊馬銜防人云、聞既至二川、乃還導」於是怨岩川氏・求仁鄉氏之、不救急唯再興兵往擊蓬原城拔之、又攻手取城陷之、畠山國長之將^室野本藤次^{一作}秀安城帖佐萩原峯守之、公發兵圍之、於是公與國長行成相共退兵、國長加治木土器園居之、公撰精兵夜襲土器園拔之、國長敗走、於山北始良四邑長婦意於我者、不一日請公潛軍來取大始良、於是公將兵船海往襲大始良城陷之、攻末次城大戰市場^{地名}敵軍敗走、於是略地東降西侯始良移都於大始良、加賀守山田忠經・「道仙公長子式部少輔・山田忠經生大隅守忠興、忠興生土用熊丸、土用熊丸早世無子、弟孫五郎宗久嗣其後、忠經即宗久之子也」、信濃守本田重親^{本田貞親之孫、從常為帷幄之、謀臣新納実久、近江守時久之子、}在志布志松尾城十五歲、請公初加元服、任修理亮^{後改越後守、}賜求仁院等數邑、畠山國長自薩摩山北來寇志布志、実久迎戰於石谷、実久敗走還松尾城固守防之、公聞之曰將兵往援之、國長恐退兵櫛間^{或作櫛間}我兵追擊之、國長不能支走山東請援於伊東氏不聽故、遠遁豐後公又移都於志布志內城、与実久之松尾城為犄角、貞治^{丁未}將軍義詮薨、元子義滿嗣位、先是文和元年四月廿五日、足利將軍實尾張守北鄉資忠之金隈戰功、賜日向北鄉三百町^{一為文和四年十二月廿二日之事考、謹述就是、}築都城^{後遂為地名、}居之、安芸守樺山資久亦受封於莊內、樺山邑園各以其

所居氏焉、至其子美濃守樺山音久・讚岐守北鄉義久皆襲封在莊內、肥後相良氏^{支日}日向伊東連和來侵莊內、谷山・南方・市采・渋谷・菱刈・牛屎、真幸・肝付・根占・飢肥・土持等悉応之、以逼都城・真幸・北鄉・野々美谷等之名、是既為相良氏所略義久・音久固守城拒之、公聞之、応安六年正月、自將兵發志布志往援義久等陣^二末吉天之峯^一時屬公之、徒唯加治木氏・肝付氏^{肝付之兄弟、}財部氏三將、乃募伊集院・伊作・鹿兒島・大隅・下大隅・大始良之兵卜日以、三月朔日為吉、當此時道鑑公・定山公有山北、渋谷氏之難不得來援世子又三郎君僅十一歲、從公之軍、公慮其衆寡不敵、而或不能勝、乃使世子歸志布志、世子曰、臣雖若在於他、聞大人之危急、即當速趨至也、況今幸得侍膝下、而臨危焉、得苟免而歸哉、假令雖全身有成後之功、不孝之罪豈可逃乎、終不能從命也、公變色曰、汝之所謂雖似有理、是即武人勇士之所志耳、保國者之慮則不在於此、今汝歸者是社稷之圖也、而欲逞匹夫之志何以得為孝也、於是世子不得已歸志布志、左右無不感激而潸淚、本田重親者太子之伝也、最不堪感傷、乃謂其弟二郎氏親曰、此行也、予必不生觀汝、宜全身命佐世子使有濟也、世子幼而所其言者如此、則異日其為將帥之器必矣、汝其宜尽忠也、二月廿八日、公移軍於末吉平^{ハツヘ}長谷、三月朔日、財部步騎來加其兵、都八百余、使新納実久將月一揆^{權言一軍一隊所謂白蓋方言也、如大平記所謂白旗一揆之類是也、}本比重親將杉一揆^{月杉者蓋施旗之識是也、}公自將精兵二百余人、北原^{一作}彦七郎執中軍

之旗進曰、今日如何進旗、重親曰、馳出敵之後、北京即乘馬揚旗顧衆曰、公等從此旗而進、無_レ後而貽_レ謬矣、衆皆從進、北鄉義久聞公之戰期謂、公之不憚勞苦、而遠至者誰之為也、自逸而勞人非吾志、此日遂出戰其兵僅七十余人、衆寡不敵、義久被數創、其弟弥四郎基忠・七郎忠宣死之、新左衛門尉平田宗親・工藤藏人等力戰有功、公將騎步二百余進於中軍、月杉二軍備其左右、敵軍充荻原、候變、我兵八百人雖力不敵、公敢不懼之、直入大軍之中大戰、敵軍不能抗縱橫亂走、初大隅守伊集院久氏有女許嫁於渋谷右馬助_{祁答、右馬助院氏}使人告久氏曰、某今將与相良氏俱擊都城、其期既逼欲先期來見舅氏不知如何、久氏對曰、我公在辺境暴露草野、勞苦戰陣者今既數月、吾脩不日將趨走麾下、舅甥之面接在檢首級於軍門之際耳、何必生前相見哉、右馬助聞其言之壯、嗟嘆不息、既而右馬助戰死於荻原、久氏果得見其首於營中、口言終使其女執婦道薙髮為尼、住円通庵_{在伊集院}晝夜念仏經以終身、三日敵軍將退去、於荻原我兵競進追之、屢接戰、比及晚敵還兵大戰、我軍失利、本田重親・北原彦七郎・六目藤藏・肥後氏兄弟死之、本田氏親亦被七創、其余死傷者不寡、敵亦散亂退_レ兵於下財部、我麾下士有石井某者、朔日之戰被大創故、不_レ与此日之戰、及衆歸石井問傍人曰、今日勝敗如何、左右對曰、我軍不利、肥後氏兄弟亦死矣、石井聞之歎曰、肥後氏与我譬如鳥之有兩翼而翔也、今偏翼既絕矣、假令我独生復何為耶、即日以手破其創以死、加

治木氏亦被數創、伏戰場未絕、敵不知之剥其刀鎧、捨之、衆骸之中軍間而我兵扶歸、得免於死、公有名馬号_{スミタライ}墨足_{一作}黑_一飯_二石京亮山田久興_一乘之、朔日之戰久興已被創雖然此日自奮赴荻原下馬力戰、又被數創、反求馬不得、故勞苦而僅得還、次日、久興之廝養率馬來歸謝曰、昨日我軍敗、縱橫為敵見隔、不得已而捨馬於亂軍中、与諸率兵走財部、而及深更馬尋至臣之所故、喜率來幸宣臣之罪、久興聞之、以為尋常之馬、乃還於公、以語其異、公曰、馬之所以稱者在於其德而不在力矣、信名馬也、遂賜久興以賞其勇功、公及小式・大友同為九州三警固、而道鑑公以來天下大乱、我三国亦多故々不記奉職屢至博多、応安年中、伊豫守今川貞世_{雅鑒号丁俊、為鎮西探題米居博多、數贈書以責公之怠慢、促其警衛故、撰精兵往会貞世於博多、貞世悅數延引頗尽歎、貞世亦訪公之寓居、公饗之甚厚、筑後守小式冬資時有式南朝之声、故貞世數召不到故、使公賜書以召冬資、公雖疑其或有異意、然姑從其請、作書贈之、冬資得公之書遂來謁貞世、貞世設宴饗之、酒酣山内左衛門尉_{貞世之臣}執冬資伏之、左衛門尉今川氏兼_{貞世之子}拔劍刺而殺之、既而貞世使告公曰、我今為九州探題來行政、而小式或式於南朝不奉其職、故今正其罪、諸君速來会我々語其詳、公聞之、即促駕往謁探題、左右皆諫曰、貞世今始來極作暴虐、彼固惡小式大友及我疆大抱藏禍心以招我々、豈可履小式之覆轍哉、諸君莫往、公曰然也、然今不往、則当似于怯、縱往見彼々如予阿乎、若}

有備于戈弓矢者、彼以我為懼、於是衆唯佩劍往至探題之門、停騎入
独本田氏親・伊地知民部少輔從貞世兄弟迎之、公進即席盃酒三行、
貞世曰、我今為九州探題來行政、而動輒賊兵蜂起、九州終不平者、
皆因小式之式於南朝也、今日誅之、公聞之、乃出婦寓居、欲与小式
之族人等謀擊貞世、群臣相議深諫止之、竊定謀歸藩國、与菊池・小
式等合志不復受探題之令、公以為今我死去此探題若以我為亡友、則
恐當得罪於幕府不如明陳吾志、乃作書以贈貞世曰、某向屢蒙大命趨
走不憚勞苦者、在志尽忠乎所事也、而今小式冬資不審其罪狀、既已
被戮、某本与小式・大友為九州三警固今無故、及罪於同僚、則顧於
我心豈得無所憾哉、且某初不覺探題之之詭謀、發書切催冬資之上道、
冬資深信於某之言遂至焉、而不問其罪之是非、立而殺之、惟冬資臨
死深怨某之變詐、思之末嘗不大息以痛恨之也、其殘僚友以從剛戾之
人者、則某之所以為深恥也、故今解纜以歸藩國、敢明告之、諸君無
為怪矣、稅所氏通志於求麻良氏、導八曾於郡、侵掠边境、郡邑多庇
之、唯正八幡之社人等帰意於公、公乃構陣於義濃守拒之、敵兵稍
退去、後三年而攻稅所氏之姬木城拔之、使本田氏親父子守之、遂陷
清水城、進戰湯之峯獲稅所氏長子、我將氏親白戰被創、求麻和泉山
北遣兵援稅所氏、稅所氏來攻姬木城、敵兵既至石原口、時氏親之創
未愈、我城中之將卒、唯本田重親親當作重治即氏親之子也、先是重親既死
莖原、而若矣為重親也、則此役也、当在
莖原戰之、碓山金吾三郎左衛門尉久安也、即定
山公之子、而久香之弟也、伊集院長門守・小田

氏・北村氏・上井氏・篠原氏・小島氏以下四十人遂出奮戰、敵兵敗
走、獲和泉・上村氏・求麻友田氏・碓山久安振太刀、与敵闘大石
戰、揚刀擊敵、力之余中大石、石崩折見者無不驚異、至于今称其
石為金吾石、洪谷氏族陷高江峯城、定山公之股肱多死之、以故碓山
城勢漸微也、当此之時、山北洪谷一族・兩院謂愛刈
牛屎・求麻相良氏率大軍
來圍碓山城、定山公告急於志布志、公乃將兵至伊集院、徵南方之士
未至、公移陣於薩摩山、筑前守市來忠家惟宗公言之妻子左
衛門尉友成之裔、謀叛、出
兵塞山路故、南方之兵不能至、公兵寡糧乏進退既究、定山公聞之、
使人告公曰、我既為大兵所圍、且夕且喪、足下之從軍未至、忠家作
乱塞後、惟國家滅亡有此時乎、然予竊謂、今昭忠家以利、則彼或妄
意闢路、彼之此舉本利心耳、於今圖之不如以利誘之、公從之、忠家
曰、我無他之所望冀娶君之女、使吾子孫貴顯於西州、則是我願也、
幸得許可、將速趨麾下以尽忠也、公輒聽之故、忠家改志來從我軍、
南方之兵亦尋至、於是我勢威大振、洪谷・相良之輩大懼乘夜遁去、
公遂往碓山城、謁定山公、尽歛而還、遂以其女妻忠家、後生三子、
洪谷氏居山北抄略边境、帰意於今川貞世、唯鶴田氏通意於我、故公
自將兵往擊山北、菱刈・牛屎二院之兵來襲我營、敵兵強猛、我軍失
利而洪谷氏又發兵急迫我、公自執兵抗之、式部彦七・本田弥七援公
退去、二人力戰死之、公踰山走、洪谷氏兵乘勢迫之、公又還兵奮擊
自斬大村某、故敵懼引去、於是公亦收兵南俗稱之曰、公
山之引合戰、元弘建武以

来天下大乱、我三国亦分裂、而及公之時一日未静、公与定山公戮力、討伐凶虐之徒、国家渐治、公好御馬、極其術之奥、嘗着方術之書一卷十有八条、名在轡集云言御馬之要在轡也、今見有十九条、蓋公後加一条也歟皆發技術之蘊、至德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有犬追物射公射中十四、嘉慶元年丁卯閏五月四日、薨於鹿兒島、寿六十、号齡岳玄久即心院殿、

恕翁公 諱元久、称又三郎陸奥守

公以貞治二年癸卯歲生於太始良、夫人伊集院氏長門守忠國女之所生也、

初右衛門兵衛尉和泉忠直道鑑公之弟、下野守忠氏之子也、初名忠賴、在京師事、足利將軍貞

和五年八月、高師直・師泰作乱、圍將軍之東洞院邸既已危急也、時

忠直与叔父新納時氏、皆在於外相謀、作饗盛之器以負之、及携兵器

踰牆、而入獻之、將軍以見其不負、將軍咸其忠誠泣數行下左右侍御

僕從無不泣者、既而將軍与師直兄弟和為君臣如故、道鑑公伐谷山郡

司平忠高軍於波平、忠高使弟祐玄將兵陣牛落塞其後故、公之軍大窘、

忠直聞之、將兵來停兵于青屋松原、軍騎進招出祐玄戰、遂獲其首以

獻公、後適帰、征西將軍宮居豐後終身、忠直生能登守氏儀、氏儀亦

卒於豊後、氏儀生式部大輔久親初称又四郎、先公嘗謂曰、忠直倍懿親、

而寄身於他邦者、雖非無罪、而彼之始有功、亦有所不可還也、其終

使無後於我國、則是予之尤所以不忍也、尔必立其後、於是公召、

婦久親界之、求仁鄉深川邑百町之地、居ヲシメ「求仁院志布志」以就ス「先公之志」、長門守伊集院忠國之子為僧名真梁称石屋和尚、修禪學遍歷諸州、

業成而還、嘉慶元年為立一寺於伊集院城外居レ之稱「妙円寺」、公

移都三於鹿兒島清水城自先公之時、都志布志、新築清水城移之也、上総介伊久与子播摩守

守久有隙、伊久時居川辺城、守久帥兵來於山北逼平山川辺城地名、相持

未戰、公深責乱尋倫之罪使守久班軍、伊久知守久之不肖、我家日傾

島津氏之統終婦公之子孫、乃使人告公曰、得仏公以来所伝小十文字

太刀及鑑今見在於我所也、請禪之、公固辭之、伊久強之不舎、乃使

阿蘇谷周防介奉太刀石塚大和守奉鑑致之公、於是公亦使山田右京亮

受太刀、伊地知民部少輔受鑑、授受皆於川辺城外之田間聖親自記以為授受皆於田間者取其清潔也、

而公之報札亦取厚矣、自是後、伊久勢漸孤、而又伊集院

氏來襲擊、伊久之麾下士有二津坊津泊津之間者、悉殺之、故伊久遂去

川辺徒碇山城、乃又徙守久於山門院、播摩守今川貞兼範氏之二子、將兵

寇莊内攻梶山城和田正覚与高木氏共守之、日隅之間多応貞兼、明德五年此年改応永、

春、北郷義久父子將兵來救公、亦將大軍來陣末吉、以為声援、二月

十七日、義久大戰梶山城下、北郷又二郎忠通久秀之母弟、戰死、三月七

日再与今川氏戰、梶山守將土佐守和田正覚之軍戰敗乱走故、我兵大

苦、北郷藤二郎久秀義久之適子、伊地知又七郎吉戰死之、敵兵少退、此

夜義久襲野々美谷城拔之、相良氏之麾下銳士相良氏亦襲野々美谷以扶貞兼、多滅、

一援野々美谷城、賊者為七月之事、未知孰是也、公則自岩川來使樺山音久守野々美谷城、貞兼

見公之大軍、皆至知其終不能克退去兵於山東、故公亦收兵西、頃年

公聞真梁之仙說、心深悅之、於是永元年建玉龍山福昌寺於鹿兒島

今在府城北半里許、此地本長谷場六郎久純之宅地也云

居之礼待特厚矣、北鄉知久初薙髮為僧、而

知久之二兄謂久秀忠通、共戰死梶山役、故公使知久長髮養為己子、且為

加元服、以賜名知久賜之鴉戶丸刀統北鄉氏、「永十七年、知久從

公在京師、將軍義持訪公之寓居、召見知久、拜中務少輔、真幸北原

氏党相良氏以敵於我也、非一日而相良氏之弟祐賴在德滿城在真幸院加久藤

与北原周防守二人爭事懷志相搏交刺而死、自此二氏遂不相善互相侵

陵、故周防守之子右馬頭久兼猝變、志請救於公、公即發兵擊相良氏、

相良氏棄城敗走、遂以真幸為北原氏之封邑、永三年、今川了俊罷

歸京師、尋放遠江、初上總介伊久使本田忠親告公曰、我先君在碓山

城為洪谷氏簪者數也、此吾所以深讎怨世、故欲擊之、以快我憤也、

公亦与我固志以兵援我者何幸乎、如之公對曰、夫洪谷氏者我數世之

讐也、唯命惟不聽哉、然方今今川貞兼逼莊内、国中之凶徒多庇之、

是以予不口將往征之、若舍之而往於山北、則莊内終為他人之有冀、

先定莊内而後直將趨君之命、不敢不急大命乃不得已也、故伊久留未

發、今茲永二年乙亥八月、伊久終將兵西擊高城在高城郡水引出刈城之

禾、公則使新納氏・和泉氏諭伊久姑班軍東移陣於高牧峯高牧在薩摩郡山田

俟三年、而攻樋脇・前田・市比野三城三邑皆入来院於是公亦將拳三

國之兵、而攻入来院清敷城、而大友氏贈書曰、右兵衛佐洪川滿賴以

四月十九日來、為鎮西探題、將軍為下書使九國諸侯及県邑長奉探題

之命、故四年春、公之弟久豊君即義天公也代、公山城守忠朝伊久之子

守久之弟也、忠朝生三郎兵衛尉忠氏、忠氏生山城守忠成、忠成始以

相馬為氏、忠成生山城守久統、久統生彦三郎祐忠、祐忠蚤死無子、

豐前守護宇佐美濃守祐泰大永之始被沒、大内義興遜長門、弟四子越

前坊久伯業役小角之流、巡行諸州、適來于飯野、久統与之語、大悅

養以為嗣、以其女妻之、久伯之時、事北鄉氏子孫遂為家臣、代

伊久一會探題於肥前新山、久豊君忠朝寓居田平寺、夏四月二十口

夜、探題來訪寓居、二人出迎之引請上座饗之、探題盡歡而還、至冬

十月、使二人歸国、永四年丁丑四月、公与伊久一會擊入来院清

敷城、公及伊久彈正少弼伊集院賴久陣二壘上、信濃守本田忠親將

杉一揆、陣於滿手野、播磨守守久、大隅守伊作久義陣二木場原及黑

瀬、越後守新納実久將二月一揆、陣於壽昌寺峯、日夜攻之、城中

糧乏不能守、衆遁潰、探題滿賴來二肥後一見二頼催公來謁、故公又

使新納実久代我、以往謁探題、洪谷氏・夢刈氏・牛屎氏・和泉

氏者不肯庇我命、直自往朝探題、実久惡其僭、每有探題之拿諸將、

常白班四氏者之上位、他日探題將拿諸將饗之、洪谷氏私相議曰、実

久以代元久其席常在我上位、而蔑視我輩者亦不甚傲也、明日之拿我

必不列実久之下、初有舞妓白拍子之居一見邑、実久偶与之會、而恩

賓頗尽慰懇、時舞妓陪洪谷氏之席聞之、乃以事告実久、実久聞之厚

謝舞妓、明日夙朝探題之所、相良氏亦尋至、盃酒迭行斯須而、渋谷一族亦至、柏原某^{渋谷氏}、卒然出席之中央、直至実久之前揖之、実久進席自上向下座答之、滿座皆愕然、相良氏起改席、引渋谷氏皆就探題之下座、自就於実久下席、実久揖讓再三、而後敢反席、実久之一傲一恭以各有當、衆皆稱之、探題又為犬追物射、実久亦与焉、実久多力、藝目甚大童子探矢者戲曰、烏津氏之黑傘也、及実久之婦請留其藝目以示後人、谷山郡司入道仏心叛初、先公伐山北召仏心、守東福寺既歸、而還仏心後遂有叛逆之声、然以其前忠而宥之、而至公之時、慮以其地接鹿兒島竟為後患、乃拳兵擊之、遂取谷山百八十町・喜入四十町、揖宿四十町・額娃四十町以額娃賜之南殿^{義天公時稱南殿}、初公与伊久情好甚厚、以伊久之第三子為公之養子、各又三郎久照稱北殿、山田式部・酒匂亦二郎・上井神五郎・山田弥次郎自山北從來奉事北殿、而公漸与伊久有隙、故衆皆危之、時人亦憎北殿之暴諺曰、北風之烈以不可堪也、蓋以其稱北殿故云、尔公又遣還夫人於山北、「正統譜謂還簾中於山北、而不記其夫人為誰也、然以文勢考之、疑当伊久之妹或其女也、而按伊久之譜、不見其復有妹及女也、彼或有闕文乎、今不可知、故姑記以俟知者耳、」是以久照不能安於鹿兒島出奔山北、信濃守本田重親為執事見之、歎曰、先君臨終諒之告公曰、唯以親睦山北不失親々之義、其言猶在耳、而一旦棄遺之、重以為寇戒者於我甚所不樂也、我以事一亂朝邪、乃致事而行矣、応永八年辛丑

四月二十三日、公將兵伐來陣於鎮守山、伊久來援市來氏、其兵已越山、筑前守市來忠家使直山新左衛門・有川彈正入道告伊久之執事酒匂氏曰、鹿兒島之軍有將登総陣尾之声、如果然、則予將^下致^上敵於我目前、決安危於一挙、而竟不^二果來攻^一者、予聞^三此來鶴田氏之有^二異意^一、謂此欲^下使鶴田氏之挙^上暇^二於山北^一、而後^レ内外襲^中、^上祁答院也、請君速還山北、却与大村氏等戮力而図鶴田氏、則彼之謀必敗矣、市來則非所復憂也、君果若我言使我子太郎家親從君之軍、伊久聞之大愧、遂班軍、市來家親与其臣中村左京亮・田口左近將監來、從伊久之軍、伊久遂歸山北、鶴田氏果逼意於公、欲陷祁答院事既覺、伊久大怒、將兵陣於萩乎、与大村・清色・東郷・高城數氏戮力攻鶴田城、故公以此年九月五日、移軍於熊越、其從兵都三千五百余^{鹿兒島谷山伊集院及日}、^{隴二州}伊久屯兵於諏訪之辺、長子守久・二子忠朝各將兵過萩乎、岩腋・渡川陣熊越麓、十日公分兵二千騎入鶴田古城保之、二十日又古城之兵千余出陣於鶏巢^{トヒノス}、讀岐守相良自頼率二百許人來過萩乎之陣、亦渡川陣鶏巢之西北、援伊久之軍、二十一日古城之兵五百人又出陣神壽山、於是屢出輕兵相挑、死傷甚多、大村出羽守謂伊久曰、方今敵勢甚盛、衆咸日望^レ決雌雄於一戦、々期既逼、請今夜出一軍、竊築陣於善福寺、塞敵之數陣之間、彼難首尾相救、我當得利、不知君之意、如何伊久從之、乃使東郷氏・入来院氏及副田淡路守往陣善福寺、十月、相模美長自求摩來与牛屎某將精兵三百騎、踰紫尾山屯簾

迫古陣、援伊久之勢、二十五日、八郎三郎新納久頭実久之
二子、米公之

陣議事及其遺敵發兵要之、久頭直進奮戰、公輒縱兵從久頭之後、久

頭之下士中野九郎以下數人死之、伊集院兵部大輔亦力戰、而死之、

伊久之軍獨洪谷氏之下死傷最多、然敵兵不敢退漸進逼我營、我軍

亦却進入伊久之壁互亂戰、及日既昏乃歸我營、於是伊久稍退陣、公

亦憂死傷甚多、諸將或爭功覬賞、且糧食不繼、乃以吉田某・蒲生某

之謀与伊久行成請假山田之采邑、谷山郡山田鄉以授吉田氏以和田村

三十町授蒲生氏使鶴田氏獻鶴田於伊久移居菱刈、而公亦收兵過菱刈

歸鹿兒島、而後授谷山中村邑六町及今綱浦於山田氏、以代山田鄉本

田忠親憎公与伊久有違言、出居日向衙門、聞公事鶴田乘此隙、而謀

叛奉北殿為將徇諸邑收、衆自櫛間直入志布志追宝滿寺、新納実久出

犬馬場齡岳之時建大
馬場於志布志、衆咸間川縱矢、実久令衆直渡川大戰、死傷者

不知其數、忠親乃引去此戰有野辺薩摩九郎之下士熊田原氏兄弟、

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皆致死、其才性貞良容色亦出于衆以、故

衆皆惜之、乃為彫刻兄弟者、形像代宝滿寺門前一王、先是使阿多加

賀守宰於山東加江田本城、川南之士咸屬之、又使長門守伊集院久俊

長門守忠國第九
子称今給黎氏、宰於山東穆佐池尻、白糸細江等之地、久俊者即公之

舅也、山東之地綿伊東・土持、動輒為敵所侵陵、故久之久俊固辭其

職、夫山東者受敵之地、而最艱其人矣、故公周謀之群臣、古舊老臣

咸率南殿、公乃從之、南殿亦固辭、而公不聽於是、南殿遂代久俊宰

諸山東、南殿之母佐多忠光之女也、故佐多氏之一族多從之、伊賀守

樺山惟音号池
尻氏、末弘氏兄弟・本田氏族・伊地知氏族其餘精銳之士

多從往、而殿既移居於穆佐高城、而池尻白糸細江等之城各分兵守之、

於是山東咸望風從靡、而殿之勢威且益盛、是以伊東祐安請和親、以

其女妻之由、是与伊東氏情好日厚、公聞而大怒之、遂与南殿不相善、

以故山東之事無大小南殿躬裁決而不復旨聽、公命南殿之臣後藤某守

細江城迹イカサ、川南其子竊通阿多加賀守欲屬公、公乃使福永紀伊介率兵

入固守細江城、南殿聞而怒之、乃撰精兵急襲擊之、城遂陷、後藤氏

之一族死者三十余人、紀伊介亦死之此戰也、南殿之麾下本田小太郎

綾縫殿介力戰死之、応永十一年夏、足利將軍義満使出雲守朝山師

綱・小次郎重綱來与伊久和成師綱等路經、豐後修理大夫大友親世亦

令土佐入道吉弘某与上使朝山
氏俱至、公迎之志布志、而受命公開朝

山氏之深達和歌之道、請於大慈寺有連歌會、遂往薩摩郡伝命於伊久、

而歸京師、重綱独止探題之軍、後戰死於筑後溝口云、先是大隅守伊

作久義有怨加世田別府某、応永四年丁丑十二月、久義率兵渡川謂間
之瀨

川、陣於鵜之塚在加世田
益山邑、築營壘、未成別府氏率精兵來侵之、然久

義固守不出、別府氏亦不為急攻、然而徒閱年伊久餽、公書曰、久義

与別府氏構兵、夫邦内有構兵者、君於人者不知止之々道國家之乱、

亦將由此而基也、君其思之、乃令新納実久往和二氏、田布施之二階

堂氏久義之姉之夫也、又二階堂氏之女嫁別府氏、此役也、久義兵寡

請援於二階堂氏不聽、是以久義深怨之、遂與二階堂氏有隙、至十二年乙酉冬、久義乃請公、欲擊二階堂氏、公亦惡二階堂氏之強大、遂聽之、於是公亦將兵往援久義、擊田布施、漸進兵以圍二階堂氏、阿多某、別府某來救之、公分兵拒之、故二氏不能進而城中受圍數月、至十三年二月、糧食既盡、乃請降、公聽之、於是二階堂氏遂行依市來氏、以山城守上總忠朝娶二階堂氏之女、其居迹市來而市來氏亦其外姬也、故田布施遂為公之有乃撰精銳之士、多移田布施、且營造宮室、以時往居之、初公開志布志之士五代平之友有容色納之、生女召來之田布施、以育女、乃其漸長嫁之四郎左衛門尉伊作勝久、而後復募田布施之地、援之、勝久、別府氏終不能為敵、乃請降鯨島氏、亦勢漸孤卒降我、故南方之地悉平、而山東未服、雖然川北宮崎田島木脇、川南土持梶岡富財部皆歸意、故公自將兵伐山東、過宮崎田島、渡穗北之大川、陣峯邑、伊東祐安及南殿定謀分兵、綾本城・深歲・飯田・久津良・池尻・白糸・細江各守要害之所拒之、故公歲餘不能進、於是南殿使人請成且使長子虎寿丸即大岳公也、來謁、故公之心稍解遂取軍西、十四年丁亥五月四日、上總介伊久卒山城守忠朝伊久之子、居平佐城不從我命、故公將兵往擊之、城遂陷、獲碓山兵部太輔・長野備前守・勝部撰津介・市來又左衛門尉・中門五郎九郎・石塚讚岐守以下數人之首、將軍義持屢下書責公之不忠、於幕府召於是、此年使彈正少弼伊集院瀨久先至京師修為邸宅居舍、左衛門佐赤松光範使賴久入上謁、將軍既而京師之邸宅土木之

功既已成、公之行粧亦已備、然恐南殿之在於山東、勢甚盛、其或乘虛而襲鹿兒島遲延、未果於是我族臣新納近江守・佐多人道・北鄉入道・樺山入道・山田入道玄威・執事平田入道玄親・上井入道・本田元親等獻盟書曰、使臣等留守本藩、雖若或有南殿窺虛為變臣等宜守死致忠無有忒請公無疑矣、於是公乃發鹿兒島赴京師、道經日向至油津、南殿以為公遠朝京師必有深疑吾之心、吾不今往見、公以見無忒公之惑終不解矣、吾將往見公也、遂行而謁公於油津、獻公餞物若干以資公遠游之費、故公之漸安遂航海至和泉境浦事聞京師、故伊集院賴久來謁、赤松光範及子淡路守備村使人來賀、既而公至京師此行也、大小之事咸賴赤松氏之指導、乃撰日入謁將軍、長野某大寺某騎從賀獻錢二百万及異域貨財幣品、他日將軍訪公之邸、公饗之且獻太刀々胡篋及錢百万帛百卷麝香臍百盛以金紫花之盆、將軍自酌杯酒以賜公、且自執室刀以黃金飾之、以賜之、家臣十人出拜謁將軍、各獻太刀一口錢十万、皆任官、樺山教宗拜安芸守、北鄉知久拜中務少輔、阿多時成拜加賀守、肝付兼元拜河內守、飫肥某拜伊豆守、平田重宗拜右馬助、加治木忠平拜能登守、蒲生清寬拜美濃守、于時管領自酌杯酒以賜十人者、有畠山將監詮春者戲我近侍之臣曰、今日所獻之麝香其尚當在櫃中請竊賜之、吾脩皆所以俱欲也、公聞之乃盛之以器、而使侍臣等持之、置於將軍之下座、於是詮春先進取之、其余爭取一時尽之、將軍甚興之、公又使積弓矢於御前、將軍問左右曰、是何故也、公謂

梶山氏曰此弓矢即某嘗所以備不虞予防盜賊也、今而至於京師、海路遼遠亦不為無慮也、故特持來耳、雖不腆之微物或幸有領納之人惟臣之願也、於是詮春進撰取弓一、其余爭取之立而尽焉、公豫召觀世太夫有散樂、而後將軍乃出公賜太刀長廿七尺余及錢物觀世太夫、公又因赤松氏請賜告將軍許之、於是將發京師過伊勢、詣大神宮、將軍伝聞之、乃令伊勢守護土岐入道与安公之所、至使關閑無復上報、故畿内之民伝聞公之所至、道路無壅礙、請相從者甚多、既至伊勢拜大神宮、還出和泉境浦、諸侯又遣使賀之、時有一官女之、自京師來者謂執事臣曰、凡我日本守護於一國者、有朝京師、則必納其實稅於大内、是則古之制也、而今何得紊旧制、以不輸貢乎、執事阿多時成猶豫未能有所答、平田重宗尚少自傍對之曰、島津氏之先是朝於將軍者、不啻一二、而未嘗有納貢稅於大内者、此亦我國法也、然則今豈可猝舍我國家之旧法哉、卒不納貢、赤松氏聞之曰、於其國有所伝受而無征投者不宜、改旧法以從新儀矣、重宗之言是也、故衆咸美重宗之通率、此年九月公歸自京師、至日向南殿又來於山東賀之由、是公之心終解而兄弟之間無復有異意、以公之在京師乘此隙、渋谷氏悉為乱拋清數上總介久世及叔父忠朝共党、渋谷氏扼旋山城、十八年公將兵往伐山北陣於鋒尾、南殿亦將山東兵來從軍相持、未戰時公猝疾歸鹿兒島、從軍之諸將尚不為退、乃率山西南部大隅之兵三千人進、陣於稻荷原浮橋樋縁川之境、渋谷氏聞之分兵、保中郷墨守之、於是北郷知久

將兵五百人陣於諏訪松山、曰出輕兵挑戰、伊集院之兵五百許人屯松瀬口俟敵之出、然敵兵固守不出戰、諸將相議欲繼火燒京泊、聚二坊泊・別府加世田郷有別府邑、市来浦等之大船數十艘於京泊、並三楯於舷、防敵矢石乘晦朔之間潮盛一週川直進陷敵諸墨群、議既定而尚未發、而聞公之疾大漸、而衆皆無戰心、而南殿与本多忠親忠親時事南殿為執時進擊安了謀而先収兵歸山東、故諸將遂歸鹿兒島、応永十八年辛卯八月六日、公薨、壽四十九、号玄忠恕翁福昌寺殿、公生子守邦称仲翁和尙、深信仏說、師事真梁遂陷為縉徒、文安年中終於能登總持寺有女八人、其一人为伊作勝久之妻見上文、其余亦陷為尼、

右卷之八也、

義天公諱久豊次郎三郎修理亮陸奥守

公恕翁公之弟也、以永和元年乙卯歲生於鹿兒島、佐多氏之所生、三郎左衛門尉忠光女恕翁公伐谷山仏心、挙谷山・喜入・掛宿・頼娃取之、以頼娃為公之封邑、称南殿疑以公之居南方之地故有南殿之称、公又奉命幸於山東、故移三穆佐高城一池、池尻白糸細江等之邑皆属於是、公之勢日強大、故伊東氏大和守伊東祐安、請和親、以其女妻夫、伊東氏与我為敵者不一日也、而今公受君命、而遽与之為婚、是以兄弟之間遂不相善恕翁、公將薩摩大隅之兵築陣於山東、出輕兵攻我者久之公使人告以与伊東氏為舅甥之故不敢以負本宗之國、以請成且使虎寿丸君即大岳公也、往謁恕

本田信濃守元親^{以上}、執事、稅所某・敷根某・廻某等從軍、乃議戰艦航海

至市成館、山田氏先是、恒吉氏・宮里氏・百引氏・高岡氏・西村氏等相議、進兵於鹿屋城伐賊大戦、山田孫四郎死之、其余死傷者甚多、賊兵亦多亡、賊又聞公之大軍已至百引高隈之間、大懼收兵引去、其過大始良、城中之兵二百人悉出橫擊賊、大敗之、斬藥丸式部也^ナ奈法師已下有名之士數人、獻首級於市成、公聞肝付氏之軍敗、有名之臣多亡、以嘗將軍義持所賜先君之刀、及谷山五箇別府五町五段之地、賜之山田人道、遂經略高隈・鹿屋・大始良・下大隅等之地、帰鹿兒島、山西薩隅之間、往々有叛者、故將士不得休息、老弱羸於輻輳、故山東守備不暇及焉、於是伊東氏窺其隙、率兵來攻山東曾井、先是公女嫁曾井氏、曾井氏告急請求救、故公使安芸守樺山教宗・中務少輔北郷知久・和田氏高・木氏師穆佐高城白糸細江加江田之衆往援之、諸將同至源藤村、末成陣、伊東氏急來擊之、教宗・知久自執才苦戰、我軍死傷者不知其數、高木左馬助亦帥族人家臣奮戰咸致死、和田氏之一族、家臣尽死、独僅以身免、佐多兵部大輔之下衆咸死、而身亦被數創、倒伏戰場、穆佐・高城之衆會來救、公聞山東之戰、我軍失利、將士隕命者多、遂自將薩隅二国之軍、往援之、既至三俣院、憐高木氏死事、自就其宅甲之、召見妻子以其次子為養子、名二郎三郎、賜鹿兒島郡永吉以為封邑、進至山東、入穆佐・高城、伊東氏撰精兵、乘夜襲穆佐西城、城將陷、末弘甲斐守・佐多若狹守、佐多讚

岐守・佐多美濃守・佐藤氏・瀬口氏・笠口氏・椎原氏等力戰退之、

然伊東氏不為肯遠退、而其兵益加、當是時薩隅之間内乱未止、故我兵不能久於外、於是公与教宗・知久等定謀退兵末吉^{大隅}、尋帰鹿

兒島、自是後川北・川南等之地咸為伊東氏之有、土持冠者好对^{一作}

古昔日向之士也、岡富^{一作}、財部等之其支鹿也、皆居川北・川南

之間、故為伊東氏見却、舍其邑遠遁去、二十年癸巳十二月、公將伐

菱刈、發兵往次吉田^{鹿兒島郡}、伊集院頼久聞之、此月七日、乘夜潛軍入

清水城、北原弥二郎・北原太郎三郎及三郎九郎・佐多忠豊^{号伊佐數}、

天辰式部二郎・伊地知新左衛門尉等防戰死之、又有遠矢某、不幸失

祿究困、而所着於其身、唯弊衣、無劍戟之可以防敵、適拾得竹竿上

丈餘、距敵、夜暗不弁其色、以為舞劍戟、懼不敢近、而衆兵乱入、

縱火城中、竟知其竹竿、衆前殺之、明日朝告鹿兒島城卒為頼久陷於

吉田、公聞之驚曰、吾命已究于茲矣乎、至今豈尚惜身命哉、我与一

族家臣就死于墳墓之地、則是我固願也、遂班軍南、吉田清正・蒲生

清寛諫曰、国君当以社稷為重矣、今不計敵之疆弱、徒欲逞匹夫之怒、

則恐非人君之度也、甚為君不取、雖今蒲生之卒半在吉田、然尚未足

当伊集院之衆、請吉田・蒲生之騎步、俟其悉至、而后進兵、猶未為

晚也、君姑待之、公曰、今三国尽乱、而禍已及肅寧之内、是我致命

之日也、我將單騎而至鹿兒島、幸得入城中、即自殺、以從^下国君

死^二於社稷之義^上、公等保生全身、以謀後榮、我心既決、無復言矣、

遂駕馬出、蒲生清寬及其子三郎太郎忠清、「忠清後為公執事」若狹守清正皆騎從、從兵唯二十三騎、合公左右侍御者、僅不過五十人、揚旗於官腋、会有戲子裏鞠狹竹篠而至者、先鋒之兵、問曰汝其自何來、答曰、自鹿兒島、且云、伊集院之師為亂、入鹿兒島、放火本城、北原三郎太郎取兵五六十人、保東福寺古壘守之、渡邊運船於下大隅、促援兵、故賴久退軍原良、其兵殆一百許人也乎、公聞之、益進兵漸近於鹿兒島、川田氏川田氏疑當伊豫守義井一作右衛門尉今不可考比志島氏亦不可考率兵來加、公見二人謂曰、公等及今不棄我、忠誠之深何以報之、雖然為公等謀、不如自今棄我而屬賴久之麾下以圖後榮、言未終、川田氏憤激拔刀、刺地誓曰、今我欲捨身致忠、明神在上、君何為疑我如此乎、比志島氏亦曰、某等聞鹿兒島之亂、趨走而至者、欲為國家致死以顯於後世也、君勿多為疑、公聞之大悅、相與進兵下松尾坂、伯耆守佐多親久「道義公弟第三子、三郎左衛門尉忠光初賜鹿兒島郡伊敷以居之、後徒封邑佐多、因以為氏、嘗從足利將軍尊氏之軍、有功、賜薩摩知覽院、忠光生左馬助忠直、延文四年忠直從齡岳公日向南鄉國合之役、力戰死之、忠直生豐後守氏義、親久即氏義之子也」、川上氏一族、及美作守大寺元幸恕翁公以來執事長野氏・北原氏率衆、出東福寺古壘來迎、公見之益悅、遂詣諏訪神社、乃入清水本城、陣焦土之中、他日、之東福寺城遠臨「海上」、廻下大隅之兵三百余人、乘小船數十艘、爭先來援我軍、彈正少弼入來院重長亦使其弟伊豫守一作淡路守・副田

某來會討賊、故我兵勢日益盛、此月十三日、往擊賴久・伊賀之丞小山田範清比志島氏・川田某・前田又四郎又四郎亦比志島氏・副田某等進至四郎之阪、擊谷山兵賴久之麾下、走之、漸進小野邑、斬賴久之將土佐守町田直久町田清久之第三子・日置肥前守・其弟孫太郎按伊集院講、無此二人、或有闕之・奈良八郎二郎與賴久之麾下之士太田三郎四郎、單騎向戰率兵、捨于戊相博、伏八郎二郎將殺之、八郎二郎之兄四郎左衛門尉走來、斬三郎四郎、八郎二郎幸免死、又進以短兵相接、會益山入道之從後馳來、八郎二郎顧而執之、將挽「墜馬下」、益山之從兵來救、遂斬八郎二郎、而我軍益進、擊賴久之中軍、賴久敗走原良營、故我兵乘勝、遂圍原良營、賴久之兵悉死在左右者、唯老弱、或僧侶耳、且半被創、故賴久謀窮力竭、將自殺、先因吉田清正、蒲生清寬請成、公不聽、二人固請、故公不得已、而聽之、且曰、雖賴久無道之罪甚矣、無所宥死、然我今所以得忽雪辱於五日之間者、實鄉等二人之力也、然則不可不聽其請也、雖然彼併大邑以有之、動輒違國命、其宣令割地以致之、二人即住告賴久、遣兵送歸伊集院、初野田入道々意事賴久為宰、既老致事、而閑居伊集院、聞賴久之此舉、往深諫之、賴久之子弟族人皆謂老耄之言、不足用也、故賴久卒不聽於黃髮之言、以致此舉矣、道意亦自後終不有復言、川辺松尾城守將酒匂紀伊守、叛大太郎、通意於公、公使伊地知對馬守寄出帶刀長等率兵、往守松尾城、川辺諸將保內城及壘上、高壘浚渠、固守以距之、長門守今給黎

久俊賴久之弟聞之、即日自知覺上木場來、益築壘壁備變、且使人請

援於別府山田阿多田布施伊作、皆發兵來援之、伊集院賴久亦率三百余人來、築營塞於松尾城之四面圍之、故公先發鹿兒島谷山等之兵、

今往救之、我軍陣弦屋山平川、吉田若狹守・蒲生美濃入道・佐多久

親・本田氏・稅所氏・栗野氏・菱刈氏之軍相尋至陣山中、又四郎和

泉直冬・其弟又五郎忠次・中務少輔北鄉知久・安芸守樺山敬宗・近

江守新納忠臣・飫肥氏・櫛間氏・肝付氏・左馬助祢寢清平・右馬助

平田重宗公執事、鹿屋周防助兼忠、亦公執事、等亦咸航海來、故我軍充

滿、漸進兵、近川辺城、日出輕兵、桃戰、松尾諸將潛出人使告我陣

曰、城中糧乏、且為敵見絕水路、衆飢渴甚矣、且夕將死、願諸將來

救我困苦、衆或有親戚子弟在城中者聞之、自不堪悲泣、將疾往死之、

諸將謂使者曰、吾儕既至于茲、豈徒曠日持久哉、方今欲決安危於一

拳耳、必不出三日、然敵皆扼要害之地、是以不得遽進城塞耳、城中

若有敗敵之方略、再求示於我、我必不失機會、使者勞苦、歸城中、

告伊地知對馬守等、故城中之使者再來曰、城門之前、敵咸構營壘、

最以為堅固、必難於敗焉、唯薙野原者、其地広遠、則備於我者或疎

也、請諸將進兵於広野、近敵之陣皆、破其營柵、敵悉聚防、至其期、

我亦將悉出城破其壘壁挾擊之以決勝於一戰、遂約日而歸、及期諸將

分兵為二軍、樺山教宗・和泉直久・佐多久親・山田某・吉田清正・

蒲生清寬・栗之某・菱刈某・牛屎某等將之、往陣二薙野原、伊集

院賴久下壘上、掘二渠於內城、浚引「流伐」大木為柵、以待我、

九月十一日、我兵已進川上、敵亦出城、隔川發箭、我軍師渡川擊之、

敵兵敗走入城、我兵乘勢爭登、賴久見之、率兵出營、橫擊我軍、自

執矛奮戰我軍敗績、隈江右京亮・上井筑前守・屋簡代四郎左衛門尉・

平良等以上咸新納忠臣之臣、死之、近江守新納忠臣見之、自執長刀力戰、敵

兵競進、以刀擊忠臣之兜、兜碎裂殆將斃、安樂豐前守・川野土佐守

遙見忠臣之危急、即來力戰救歸、右馬助平田重宗・其族人平田勘解

由左衛門・及田鍋某・津曲某等皆為敵見獲、重宗尚不肯退、直衝敗

敵軍、遂入松尾城、賴久益進兵追擊我軍、於是和泉直久其弟忠次・

蒲生清寬・田代肥前守・祢寢左馬助清平・其弟竹崎能登守清息・山

本孫五郎・伊地知將監・猿渡氏・栗野氏・菱刈氏咸力戰死之、山本

出羽守・大寺某・長野左京亮等被創、其余死傷者不知其數、平田重

宗者、雖得入松尾城、城中飢渴益甚、於是吉田清正等定謀請成於賴

久、賴久不許、清正曰、子向薙原羅、既將自殺、而予与蒲生清寬固

請我君、以使子免於死矣、子今遺之乎、其何以不聽我也、賴久曰、

此行也、予既得勝於一戰、有名之士、我大半殺之矣、乘此勢入鹿兒

島、良如破竹拳三國取之、誠有掌握之內必不過三日、然子之救我亦

不可不報、我將聽於子也、子其告爾之、君使卑、我以鹿兒島及谷山

給黎三邑、吉田清正告之鹿兒島、公曰、夫谷山与給黎今使卑之、鹿

兒島者今見吾所居也、我先畀賴久谷山給黎、而後俟三諸軍、皆歸而

遠避「辺邑」、以禪「鹿兒島」、故賴久遂受「二邑」、乃分南方之兵守之、而後解松尾之圍、收兵、至谷山侯公之致鹿兒島、若狹守等与松尾衆俱歸鹿兒島謁公、公謝衆方、欲与鹿兒島於賴久、諸將退而相議曰、今也、不幸而我軍大失利、和泉氏兄弟・蒲生清寛・祿寝氏等則咸我君之股肱耳目之臣也、而徒為賊兵致死、豈非吾儕之愧哉、且非使我君、唯失谷山給黎、而又將使致其所居之本城於逆臣遺、此大恥、而何以為立於此那、是吾儕当致死之日也、請速向谷山、決死於一戰、縱雖有公之不聽、不可止、其首謀者四十六人、騎步三千余人皆一志、將發往語、吉田清正聞之、大悅曰、我一族家臣多沒、且蒲生美濃守亦竟致死、吾遺憾^{オモハシ}漱骨髓、而雪恥於旬日之間、於我心豈無快乎、不若速發而出其不虞也、乃以事聞公、公不聽竟將以鹿兒島授賴久、然衆皆不從公命、欲一戰以致死、於是公亦幡然改志謂、衆曰、吾向不幸有疾不能、自与川辺之役多表股肱忠勇之臣於我心、豈得無憾哉、而今衆皆欲為我致命、吾將自將以報怨於一戰、乃詣諏訪神社、揚旗於神前、伊地知對馬守・酒匂某・北原某將前軍漸進兵、至谷山本城、賴久固守不出、公既至谷山慮賴久之、或出兵絕、我餉道乃分兵築營於樺山守之、而後自帥大軍陣本城之傍、即日發兵攻本城、衆皆就城壘登、賴久不能距之、因吉田清正請降清正曰、我向請君宥子之死、而未幾、而子復作乱反復不常者、吾自今不能以為子謀、子誠欲降、我君宜自請、我君非所以我知也、故賴久不得已、而因執事之臣、請

見有罪、執事等以事聞公、公曰、川辺之役我將士多為賴久亡矣、今我將屠城以比死者雪辱、何以為許焉、執事等皆曰、賴久向將死於原羅、而宥其罪以令無死、而遺恩背義、賴久為寇於我、今又既究於此、是雖天實表賴久之日也、然彼亦國家之貴戚、而衆亦仆賴之昔、諸葛亮之降孟獲也、七擒七縱而後得其心服、雖賴久之罪不輕、彼夷服我、則不亦以國家無益也、願君聽其請、故公不得已、而聽之由、是後賴久卒歸我麾下以修君臣之礼、伊作氏与阿多某有隙、漸構兵、伊作氏請援公、公許之遂發兵、市来氏亦來加、顯娃・揖宿・知覽・川辺・別府・鮫島數氏者、皆忘之、阿多氏陣於田布施貝柄崎、伊作氏進^二兵於貝柄崎尾頸頭^一、阿多氏出戰、大敗伊作氏之軍、山城守上総忠朝居山田永利城^{薩摩}、市来氏与忠朝不相善、二十五年戊戌十二月、市来氏及渋谷氏俱往陣大石平、明年正月十一日進兵於山田、忠朝出擊^二清敷彈正忠之軍^一、敗之、殺其兵數十人、故渋谷氏請援於公、諸大夫皆議曰、以私之小忿肆作乱於國中、不奉公命、而臨其戰不利、輒請援、是無君臣上下也、君無聽公從之彈正忠、又使人請曰、某等雖向以私怨、構兵、則有不免得罪於公室者、然忠朝亦守久之党也、然則使某等得報私怨亦為國家除患也、若有聽我請、則今而實長臣服於公室無復或武矣、公遂許之、而群臣皆不欲、以為齡岳公・恕翁公之時屢有事、於山北踰山涉險勞、師旅終無尺寸之功、今公之此舉亦未知其可否也、而竊殆之、然公卒不聞群臣之言、乃使讀岐守佐多久

信將兵往攻永利城、不克於是、二十六年己亥八月二十九日、公自將衆軍往圍永利城、日夜攻之、雖然城固而守亦善禦之、故數日不能拔之、而球摩・真幸之兵來援忠朝、犬太郎亦聞永利城被兵、乃自川辺而陣山田辺邑、將擊我軍之後、於是公分兵、備球摩・真幸及犬太郎之兵、自將一軍圍永利城、日出輕兵挑戰、久之城中糧盡乏力究請成、公許之、使忠朝避永利城、退歸隈之城、遂賜永利清數彈正、頃年薩隅二州漸靜、故欲擊山東之伊東氏、乃使世子又三郎君^{大岳}公、往、至日向油津降附山東村落、公初以加江田城、賜土持氏以居之、土持某與清水氏一族俱守之、其所以備伊東氏者甚嚴、世子在加江田略邊境、然衆多不附、故姑班師攝宿之城、賊兵蜂起進、守將奈良氏兄弟以城叛標略郡邑、公自將兵擊之、伊集院賴久亦從公之軍、進圍攝宿城、日攻之、酒匂主計先衆登為敵被殺、而城中受圍、數日糧乏力竭、乃棄城、而遁奈良氏走、於賴娃其弟漸懼來調謝罪、故公宥之、使之移居鹿兒島、二十七日、攻賴娃降之、有小牧某者、賴娃氏之一族也、先是在山東事公屢有功、故以賴娃為小牧氏之邑、後小牧氏有異志、故復攻滅之、遂取其邑、公又攻知覽、今給黎久俊城將陷、而久俊者乃賴久之叔父也、故賴久頻請彼宥罪、諸大夫亦為賴久為請、故公聽之、南方之地既平、唯川辺未服、故欲反兵擊、川辺犬太郎又至知覽上之木場、下命使山田氏・鯨島氏去其居自館之、而以三知覽者、昔日佐多氏旧邑、乃賜佐多親久上木場二十町、守上之木場城、以三

山田氏「副」之、又賜久俊長里一邑居之、後鯨島移居鹿兒島、阿多飛彈守亦來降、以佐多氏之姻、別分上木場之地居、賜知覽氏小野十八町「山田之地有小野」、遂至二津^{坊津}泊津之地、安撫之、別府氏尚少、乃召其家臣田中周防守・宮原兵庫助、而乏表^レ無^レ挾^二異意^一、且養佐多氏之女^{疑當伯耆守親久之妹、或其女也}、以為己之子、而妻別府氏、山城守忠朝隈之城作乱、二十八年辛丑八月、使世子又三郎君將兵往擊隈之城、忠朝出兵、迎戰世子急擊大敗之、遂圍之、忠朝勢竭降我、薙髮改名道聖與其男彦三郎俱移居鹿兒島和泉崎、公之服南方也、伊集院賴久之力、實為多、然恐多日、有讒者阻之、或復生異心與賴久執事吉俊某謀之、納賴久之女為妃以石谷^{イシタニ}三十町、為夫人之湯沐邑、夫人後生男、名有久、任出羽守即大島氏之祖也、自賴久之焚、鹿兒島以來未嘗作宮室、故以志布志內城姑為又三郎君之居、且為納新納忠臣之女、以為世子之妃、判官守久在山門院、動輒作乱、其子犬太郎亦在肥前高久、其地接近山門院、二十九年、薩隅尽服、乃使世子又三郎君擊山門院、大隅守伊作勝久・近江守忠臣中務少輔・北鄉知久・安芸守樺山教宗等各將兵從世子之軍、往陣山門院、公亦自將一軍在伊集院、以為聲援、而守久之麾下唯高尾野屬之、衆大懼莫有鬪心、乃請救、於肥後不聽、故守久出奔、肥後未幾而沒於肥後、遠江守伊作十忠與一族家臣等合謀、襲伊作城、殺其兄久義^{勝久之父}、忠勇之士不從、十忠者皆奉勝久之男、安鶴丸保伊作城固守之、十忠攻之不克、乃請追

勝久於公、公向有怨於勝久、故許之、勝久時在山門院之陣、聞此變大驚曰、我命其究于茲矣乎、与徒死於此、以空式名不如速歸伊作以致死、乃將婦新納忠臣、北鄉知久・樺山教宗等哀之、請三世子之救

勝久、世子即聞公、公曰、使夫勝久速獻伊作城、寄身於他邦、則

我可宥其子安鶴丸使為勝久之後、不然、我將滅伊作之族、世子乃告

忠臣等使留其死、姑奔他邦、故勝久託其妻子於市來氏、以出奔、唯

孫五郎山田久依從之、於是伊作之地亦遂為公之有、賜山門院相良某

居之、故旧老臣竊疑之、以為昔得公建国之始都、山門院建威心寺、

放馬於瀨崎野、多產良馬、以為子孫數世之利也、道鑑公之時、又移

信濃之本社諏方大明神建之、今新得之、復遂輕以畀相良氏者、恐非

祖先之意也、公之此舉失之、伊作十忠請以勝久之伊作之地、為私邑、

公不許、而賜知覽上之木場疑時移佐多氏於知覽本城、未久而

卒、先国史曰、十忠追宗、違懿親實富貴傷尊倫、衆惡之得沒於地者幸也、初惣翁公薨、初犬千代丸稱有、

公命將嗣守護職、時公自山東來退、初犬千代丸遂領三国之守護職、

擬議之際、衆心未定、於是國家又大乱、賊兵競起、尔来十数年之間、

未嘗一日靜、而公梳風浴雨撥亂反正如、伊集院賴久雖亂賊之渠魁、

遂改志歸、我屢獻忠功至于茲、國家復大寧、賴久本以伊集院清色

隈城使弟伊豫守大田久勝守之、高江宮里為私邑、故其勢甚盛、然誤為反國之賊、

多失其地、且石谷伊集院之地有石谷邑、亦竟歸公室、故執事吉俊其疏賴久之

先已及其忠功請復故地、故公賜川辺一鄉道時賴久薨長称道忠、故曰移居川

辺、使初犬千代居伊集院、三十一年先同史謂恐當為三十年之事、公將薩隅山西之

兵伐伊東氏、至飢肥油之津、飢肥佐渡守野辺某等來会、真幸氏・三

俣氏・須木氏・肥田木氏・柚木崎氏・紙屋氏亦尋至公、乃使執事右

馬助・平田重宗・鹿屋玄兼・伊地知久安・大寺美作守統衆、軍使奈

良某率善射者為先鋒、撰日解纜、發油之津過鵜戸崎、詣鵜戸宮、此

日過宮之浦泊次日、至小内海時、聞伊東安芸守在加江田本城、且分

兵守峠之城、公乃撰要害之地築陣營、將進攻峠之城、敵兵聞之大懼、

乘夜棄城遁走、我軍入峠之城、遂進兵赴加江田城、登曾祢山望之、

敵阻川布陣、以俟我兵半渡、故我軍不肯渡川、乃下山多毀民屋、築

曾祢山塹之、以為久留之謀、敵亦不來鬪、引歸加江田城、於是公進

兵放火、於加江田城下悉燒民室、而城中固守莫一人之出、我軍亦不

為急攻、唯相持俟變、然而漸踰年、於是諸將相議曰、今我大軍久於

外、而費勞持甚矣、不若姑分兵交代、而守本營以俟時之至也、衆皆

同之、故又三郎君先一軍及遠地、步騎多歸之、既而公亦進圍加江田

城、安芸守固守禦之、且撰善射者射之、我兵死傷不少、公又令衆多

毀民屋、建井樓乘之、臨城於目下射之、依之城中大窘、安芸守告急

於伊東本城、伊東氏發兵二千騎令來救、其兵已至隈野川原、鹿屋玄

兼・伊地知久安望視之曰、敵兵新至其勢難抗思、彼欲直渡川擊我也、

且城中之士亦悉銳兵也、我宜悉退入壁固守以禦也、公曰、不然也、

今視敵之輕兵、近來者特躁卒也、惟欲試我軍之多寡強弱、是却彼畏

我也、及此時我遲渡川急擊之、則勝必矣、遂使佐多久親、撰精兵堅

備當加江田之兵、其餘悉渡川、敵兵且戰且退、公縱兵從之、及暮乃

收軍於是、加江田城益失力、且兵糧已盡、乃請降公、許之使悉退

去、而後入加江田城、故川北川南亦悉從靡、於是公使奈良氏為山東

守、將居加江田、而後收兵還至志布志、山東之役赤江川以西、民人

離散殆盡奈良氏、撫纓流民、漸還聚之、奈良氏以為山東之地、每我

薩隅大兵之至、唯有七浦一条路之、在常憂往來之、頗不容易、故南

築川路地名姑居之、以為往來便宜之地、且為加江田本城之藩屏、

菊池重朝使立田某來聘來館、志布志人聖祐之宅「此時公尚在志布志」

新納忠臣為館待、公一日召見立田於寶滿寺、中光時寺饗之、遂延客

乘舟下安樂川、使弱冠之人數、人拏器捕魚鯿之所得鱸鱠之類獻之、

客舟中且數十人、游泳川流搏水遊戲、既而登水辺小棲、望山海景勝、

如野田弥市・市來少輔・新納又二郎・新納四郎三郎・岩本四郎・平

田福壽・平田四郎・屋簡代虎鬼等之小童列座行酒、酒酣、而相伴出

至海浜、新納忠臣使人放犬數十於平沙小童等、皆騎射之、客大興之、

及昏俱入立田氏之館、終夜開懷清談、至曉公乃出後、又為設犬追物

射、客咸感謝、而歸國、大友氏亦遣寺僧二人來與伊東氏、行成二僧

已至加江田、時又三郎君在加江田城、召見二僧、承命由、此山東稍

靜、公以三國稍平、於是與故旧老臣等方議、朝京師于將軍而猝遭疾

竟、以三十二年乙巳正月二十一日薨、壽五十一、号義天存忠庵主惠

澄院殿、

烏津世家卷之十

大岳公

諱忠國、初名貴久称又三郎歷任修理大夫陸奥守

公以心永十癸未五月二日生於山東穆佐高城、大夫人伊東氏

大和守祐安女、

所生也、三十二年正月、先公薨、公嗣位、此年八月將軍義持下書、

賜公三國守護、初公之為世子也、先公欲擊伊東氏、使公先適日向油

津降附山東諸邑、此時薩隅之間尚未靜、是以衆多不附、故無功、

後又使擊隈城、公擊大敗之卒、降上總忠朝既還受先公之命、移志布

志娶新納忠臣之女以為夫人、先公擊山東、攻加江田城降之、遂以加

江田為本城、以防伊東氏、故公亦代守加江田城、三十年丙午二月二

十八日、有大追物射、公射五十五匹、其餘皆不能若、永享八年九月、

公賜入來院出羽守重茂羽島六町、永享之末將軍義教之弟嵯峨大覺寺

大僧正尊宥謀叛事、覺尊宥恐得罪潛、出京師奔日向居櫛間永德寺、

將軍聞之乃下命、使公討之、嘉吉元年辛酉三月公使新納近江守忠統・

肝付三郎兼忠・本田信濃守重恒

恒或作紀

・樺山美濃守孝久・北鄉讚

岐守持久往伐尊宥、此月十三日、諸將至櫛間、尊宥戰屈自殺、山田

出羽守忠尚獲其首「山田式部少輔忠繼道仙公之長子也、以非適夫人

之子不繼、賜溪山郡山田上別府等地頭職、居山田、仍以山田氏焉、

忠繼生大隅守忠真・忠真生土用犬丸、土用犬丸早生無子、其弟孫五

郎宗久嗣土用犬丸之後、宗久生加賀守忠經、忠經生出羽守久興、久

興生忠尚、後薙髮号松榮、嘗著書記其所自見聞以名日記」尊有之從

臣有別垂、讚岐房有善者時出在外、聞尊有之難即趨還視、尊有既死、

乃嘆曰切齒向我軍念咒、自把獨鉗刺破其額以死、於是獻尊有之首於

京師、將軍賞之、賜太刀治十一口、腹卷鑑製少一領、馬一匹賜琉球國

者亦在干此時云、且賞五人將、各賜太刀一口「賜于新納忠統太刀長光、于北

鄉持久太刀国行、于肝付兼忠亦太刀国行、于本田重恒正恒、于樺山

孝久太刀国宗、独賞不及山田忠尚者、盖其官微也」、公之時用度奢

侈重賦厚歛、衆心離倍、永享年中、賊兵蜂起、各拠城邑、号謂国一

揆、公懼讓与三国守護於其弟薩摩守用久、自出鹿兒島移日向未吉、

居無幾、而悔之還攻鹿兒島、追用久、用久奔谷山、保城守之、爾來

兄弟爭邦者十余年、国家又大乱、公嘗在日向三保院、与和田郷右衛

門尉正友合謀、攻滅高木長門守父子、世子又三郎君諱立久即節山公、從公之

軍、有功遷入大隅国、又与税所介謀追守護代本田信濃守重經、遂

赴谷山、攻用久、用久兵寡大窘新納忠臣深哀公之強暴、而兄弟為仇

滅三天理「傷斃」倫、是則美国家滅亡之兆也、屢獻忠誠以和兄弟、於

是文安五年戊戌十月終、与用久行成、自此後一揆之賊往々獻其城邑、

來降国家復漸安、公亦怨熙久之不己援、於是宝徳二年庚午二月、

公自將兵往伐伊集院大隅守熙久熙久之子、熙久戰失利出奔肥後、初公

長女嫁熙久、及国一揆起、熙久保伊集院自守不援公、熙久讚石谷出

羽守高久町田忠光十一世之孫、食於石谷、故以石谷氏焉、於公後卒誘召高久高久至自石谷、

公乃伏兵殺之、高久之子左京亮頼本哀父之非命、頻訟公之冤、故熙

久有此災、公多追、故旧貞良之老臣如和泉入道光珍疑当和泉之与庶也、然今不可考、

奪其采邑、以賜新進嬖幸之臣、故衆心大不服、母子憂之、与叔父用

久等數諫公、公終不聽、世子曰、臣聞躬積不善者、則災殃流於後世、

今大人所為之報其及臣之身乎、公不對、自此後漸疎世子、宝徳三年

辛未九月八日、有犬追物、四年壬申五月再有犬追物、後又數有之不

尽記、文明二年庚寅正月二十日、公薨於別府、寿六十八、号大岳玄

誉深固院殿「初公薨也、葬加世田杉本寺一乘院、頼濟為導師、頼濟

題其石棺曰、淨蓮院殿東磯大居士明年節山公、為公建深固院、改号

深固院殿大岳玄誉大禪定門、至円室公之時尊崇、公為小城権現建社

於今之府城東北半里許、且賜書安養院曰、真勝院殿大岳誉公居士、

其諡号不一也、今記以備參云、

島津世家卷十一

節山公諱立久、称安房丸、又三郎歷任修理亮、陸奥守

公以永享四年壬子十一月五日生、大夫人新納氏近江守忠臣女、之所生、公

有兄曰、相模守友久伊作氏之所生、以非適夫人之子不嗣、寛正三年三月、

賜入来院重豊觀童永利山田三邑今三邑、合作山田郷、文明二年正月、先公薨、

而公嗣位、五年二月、召入来院千代五郎於鹿兒島、加元服称又五郎

重聰「洪谷太郎光重第五子曾司五郎定心來居、於父洪谷太郎光重食

邑、入来院清色城称入来院、或清色定心生三郎明重、明重生平次公重、公重生新平次重基、重基無子、弟美濃守重勝嗣、重勝生彈正小弼重門、重門攻定山公、高江峯城死之、子彈正少弼重頼嗣、重頼生重長、亦称彈正少弼重長生出羽守重茂、重茂生彈正少弼重豊、重聴即重豊之子也、重聴亦称寢正少弼「先公嘗在日向三俣院、与和田郷右衛門尉正友合謀擊、高木長門守父子殺之、公亦有功、寛正三年、市来院叛初、嘉吉元年、市来筑前守久家与高木長門守男孫三郎等叛「大岳公」、從「薩摩守用久」、後公攻「滅高木氏」、用久亦降、故久家悔過改非、乞降大岳公幸許之、而今又忘恩、背義以作乱、故公怒擊之、久家不能禦棄城、而走市来院遂平、公乃建法城山龍雲寺於市来院使心岩和尚居之、七年正月十七日、有犬追物射、二月、公在日向櫛間伊東六郎来朝、為設犬追物射、使六郎觀之、文明六年甲午四月朔日、公薨、寿四十三、号節山玄忠龍雲寺殿、

島津世家卷之十二

円室公 諱忠昌、初名武久、称又三郎歷任修理亮、陸奥守

公以寛正四年癸未五月三日生、大夫人梶原氏所生也、「先国史曰、古称謂梶原三郎太郎当純女也、而梶原氏之子孫今見在谷山宇宿案、其譜当純作弘純未知孰是」文明六年甲午正月十一日始加元服、称又三郎武久、時公十有二歲、此年四月、有犬追物射、公射犬十一其余、

如式部太輔久逸「節山公之母弟也、伊作犬安丸蚤死無子、久逸妻犬安丸之妹、嗣其後」、又次郎頼久「節山公母弟若狹守忠弘之子、喜入氏之祖也」皆不若、十一年十二月晦日、下詔任公陸奥守、明年獻太刀 治工 国光 一口、錢十方於將軍 義政 以謝之、將軍亦賜公太刀一口、十五年、稅所新介率兵、攻修理亮忠廉之帖佐城 義天公第三子曰、越後守季久居帖佐瓜生野、忠廉即季久之子也 忠廉迎擊之大敗之、新介獻已之城邑、曾於郡以降忠廉、初大岳公使新納近江守忠統居日向飫肥守山東封境、公之叔父式部太輔久逸「後任河内守」嗣伊作氏之後、移居日向櫛間、与忠統有隙、潜通伊東氏謀滅忠統、忠統聞之、使其族人治部少輔書久「忠統之從弟」及隈江伊勢守告、公請久逸之居於他邑、公聞之、乃使久逸移其旧邑伊作、久逸不肯、却築城浚池、以備於我、公又使執事平田美濃守兼宗・村田肥前守經安 一作定 諭久逸和協乎、忠統亦不聽、公又使福昌寺天祐和尚「大岳公之季子久逸之弟也、福昌寺十一世住持」、往具是非利害深誠諭久逸、而亦終不聽、既而久逸發兵將擊忠統、是以公不得已、而乃使北郷讚岐守敬久・樺山安房守長久・称寢氏「疑当為称寢忠清也、先是加冠于忠清、而今不可考」肝付越前守兼固「肝付氏伴姓大友氏之裔也、往古来居本藩、得公始受三国之守護、以来世々抛肝付郡、不肯奉公命、与我為仇者數世、至越前守兼元惠其二兄国兼・兼連之無道、始臣服於公室兼固即兼光之子也」平田兼宗・村田經安等帥兵三千余人往救忠統、文明十六年十月、至櫛間陣

於熊田原及郡本、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于櫛間、既及犬馬場、久逸迎戰、我師敗績、長井采女・曲田甚太郎等死之、二十七日疑當以一作十七日者為是

久逸出輕兵於熊田原郡本之間、我兩營之兵出擊之、斬久逸麾下之士

三原次郎太郎・蒲地右京亮・木原藤七、敵將退去、於是久逸怒、自

執兵馳入肝付兼固之中、軍縱橫奮戰、敵兵競進、兼固之一軍大失利、

西牟田三河守男助五郎・藥丸三郎左衛門・和泉新右衛門尉・八木小

二郎・河越彦右衛門等以上兼固麾下之士多死之、我軍退入壁固守之、而

聞伊東氏之援兵、亦至營大懼、且薩隅之間伝聞者無不危焉、故我將

相議、姑退兵於莊內、二十八日、伊東少進祐国率數千騎來、陣於

鵜戸及安国寺、新納忠統率兵、出迎祐国之軍於富之嶺、戰不利、忠

統之叔父因幡守忠匡及山出淡路守・長野備前守・竹崎伊賀守等死之、

忠統退兵、於飫肥祐国乘勢、遂入飫肥、忠統棄新山城退守飫肥本城、

於是祐国進兵、以富之嶺新山為本營將俟久逸之兵、至而並進以攻本

城、十二月二日「一作四日」久逸攻南鄉城拔之、城兵・早崎氏・堀

口氏・山田氏苦戰死之、其余安樂因幡介以下視城陷、悉出降久逸、

久逸・久進逼逆逆或作追各城、守將和泉隱岐守久氏善禦之、故久逸不

能陷之、是以飫肥莊內之間道路幸無壅礙、於是北鄉敬久・樺山長久・

藏人幸久修理亮忠廉之弟伊集院上野守久元・伊集院右馬助・村田經安等

相議、來救忠統先入逆各城祐国、久逸屢攻之不克、當此時公疾三年、

而猶未愈、是以薩隅之間、衆不能安、祁答院氏・北原氏・入来院氏・

吉田氏・菱刈氏咸懷二心不復、朝享于我十一月、北原長門守立兼及

菱刈入道々秀赴帖佐平山、謀相与拳兵滅守護於修理亮忠廉、忠廉不

聽、後復長門守等、悉引其党与來強忠廉、忠廉竟不応、於是其党与

皆欲属久逸、以先滅飫肥、忠廉聞之以為、若此則近江守之災不遠、

不若吾先偽許彼輩以緩擊飫肥之舉、乃使人告倍守護於長門守等、故

叛逆之徒、誘之各歸于其私邑、伯耆守豊久「義大公第五子、即義岡

氏之祖也、賜薩摩平泉以居之」私率其部下之兵三百許人、往救忠統

急、十二月二十日、既飫肥軍鎌之藏、敵侮其兵寡、二十二日、直進

逼鎌之藏陣、其兵二千余人、豊久及出羽守忠福「義大公第四子出

羽守有久之子、即大島氏之祖也」出迎之、豊久兵寡力不敵、自執戈

苦戰、遂為敵殺、末弘十郎三郎・入田氏・野坂氏皆死之、出羽守久

遠・和泉隱岐守久氏「久氏者逆谷城守將也、未會豊久於鎌之藏也」

其余多蒙創、遂棄鎌之藏之陣引去、敵亦死傷甚多、明日遂班軍、有

修理亮忠廉欲党北原以下逆徒攻鹿兒島城之聲、於是相模守忠幸・薩

摩守成久為鹿兒島日夜築城郭、故庶民大懼東西乱走、是以至十七年

正月十日、公乃移夫人大友氏於伊集院、此口自亦移居、城中以備不

虞、十二日、叛逆之徒復往帖佐、欲勸說忠廉倍、守護与伊作氏連和、

而先滅新納氏、忠廉謝曰、我父題橋「越後守季久之諡号」以来、与

新納忠統等堅定約誓欲忠於守護、約如兄弟、故見忠統之急、猶我身

親遭難、今吾速往飫肥与櫛間、欲謀和議、而及「我身」而安忍「遽」

倍^二守護而捨^中忠統^上邪、終不聽焉、而忠廉將赴飫肥成和諧之謀、
此時入來院氏・東鄉氏・吉田氏亦欲與忠廉往、忠廉恐^レ妨^二已之
謀^一、強止^レ之、三子者請不^レ止、故明日遂與三子者及加治木右衛門
佐滿久「即忠廉之弟、為加治木三郎実平之養子者」本田又二郎等俱
發帖佐平山至曾於郡、留止三日、十七日乃至莊内都城、北原長門守・
菱刈孫三郎忠氏亦從^二忠廉^一、至^二曾於郡^一、約^レ來^二會都之城^一、先歸其
家、衆既至都之城、二十人變^レ約不^レ至、直往^二鹿兒島屬公之麾下^一、
而忠廉乃欲^レ先往^二飫肥^一與^二櫛間^一謀^二和諧^一、二十二日、既發都之城
將往志布志道、歷末吉新納越前守忠明「即忠統之弟、而実嗣忠統之
後」要路拒忠廉、故忠廉等徒反都之城、於是忠廉等大憤欲報恨、新
納氏留滯於都之城者數日、卒不果、故忠廉遂有叛逆之声、是以帖佐・
鹿兒島士人等相視而如仇讎、二月朔日、祁答院氏自稱朝鹿兒島與東
鄉氏・高城氏潛合謀急來襲我水引城、城兵迎戰、東鄉之士・萩野孫
三郎・日出岳彦三郎・原田太郎三郎死之、然敵不肯退爭進圍攻、城
中兵寡不能禦、損城薙千台宮内、又此日入來院又五郎重聰亦來攻我
碓山城、城中兵寡請降重聰解圍少退兵、七日、城兵獻城引去「水引・
碓山二城不^レ伝^二守將^一、蓋微者也」忠廉從莊内帰平山、此日發兵來
襲滿家院川^{川田}田城、城守將川田飛彈守立昌「志田三郎先生源
義憲之裔、上總法橋重賢第三子右衛門尉盛幸、滿家院川田因以河田
為氏、盛佐生右衛門太郎佐清、佐清生伊豫守義尹、義尹生掃部助義

立、義立生助太郎祐義、祐義生義祐、義祐生三郎義清、立昌乃義清
之弟、義清死嗣子義親幼也、故立昌奪適白宰河田城」、及鹿兒島士
固守禦之、村田經安率市來・伊集院之兵八百人、軍郡山上原救川田
城、忠廉乃解川田之圍、與吉田尾張守泰清・其子治部大輔孝清・正
八幡宮留守氏・桑幡氏率二百許人、急來襲經安、經安敗走、町田六
郎左衛門尉盛久・厚地半左衛門尉・鰐坂左衛門二郎・寺田平七・木
下彦太郎等死之、忠廉不復攻川田城、而直越^二入來山^一、攻^二祁答院
蘭牟田城^一拔^レ之、殺斑目右京助・養毛五郎右衛門以下十三人^{皆有名之士、}
其城兵死之六十余人^{作三十五人}、既而忠廉自祁答院帰帖佐、復往菱
刈會道秀入道「菱刈民部太夫氏重雍髮号道秀、夫菱刈氏大織冠鎌足
之裔也、後白河帝賜菱刈院於進士判官重妙、建久四年冬、奉右幕府
之命來居菱刈院、以菱刈氏焉、重妙生左兵衛佐重実、重実生彦太郎
宗重、宗重生孫三郎隆春戰死於大口無子其弟又太郎隆平嗣隆春之後、
隆平生彦太郎重信、重信生彦太郎篤重、篤重生但馬守重遠、重遠生
三河守元隆、道秀即元隆之子也」及道秀之男孫三郎忠氏於國見^{在求摩・}
牛原之^{牛原之}為^レ傾^二守護^一之謀^上薩摩守成久・北郷敏久・樺山長久聞之相
議曰、如此則三國之乱無止時、國家之喪不在遠矣、不若先為和平之
謀、乃使人請告相良為統議和平之謀、為統許諾之^{本ノノ、中ノ}、故成久即帰山水、
四月十日之肥後水俣一會為統專為^二和諧之謀^一、此月十四日、鹿兒島
兵擊吉田戰于飯山^{吉田}之^之、斬吉田士中村藤左衛門尉・山崎掃部助・小

山二郎五郎等數人我麾下之士中俣九郎左衛門尉・中俣十郎・宮原四郎左衛門尉等死之、吉田兵寡、力不能敵、而遂逃去、十五日、薩摩守成久与相良為統俱往「牛屎院」、使人說「忠廉」和「平守護」、忠廉曰、吾与「約之人」、謀而後將「報」可否、而返使、故明日為統自往菱刈強勸「忠廉」、相共歸「牛屎院」一見成久、五月朔日、共至「鹿兒島」、加治木忠敏・入来院重聰・東郷右馬允重理・吉田孝清・菱刈孫三郎忠氏・羽月氏・山野氏等亦咸從忠廉朝鹿兒島、公聞之明日遂使顯姓兵部少輔兼心勞之三日召見數乎、於是和諧卒成、六日相良為統等各歸本邑、今茲閏三月、伊東祐国与式部太輔久逸、又進兵於山東軍飢肥北原長門守立兼、復叛「守護」從「伊東氏之軍」、新納忠續固守不出、而數日之間伊東氏之軍中糧匱、衆頗苦、公聞之、將伐伊東氏、然時正五月、霖雨久不止、白木保之山路有川數十、水滿不可渡、且薩隅之間連年有兵乱、上下之困弊甚故亦不能遽出師、五月十七日、雨漸霽乃使薩摩守成久・修理亮忠廉為先鋒至都之城御郡邑聚兵、公數年之間病未愈、故使人至京師乞醫於將軍義尚將軍使竹田法印昭慶未治公之疾、閏三月十九日、昭慶至鹿兒島視公疾、進藥數口之間得漸愈時、伊東祐国与伊作久逸合謀未攻、飯肥故公先使成久・忠廉往救之、公亦將自將薩隅之兵往救飯肥、以六月十二日為發兵、期昭慶聞之因近侍之臣告、公日聞新納氏之難、公欲自興疾往以援、可謂仁下然貴體未安時、正盛夏炎天之暑、実如炎而自臨陣頭、暴露風雨濕

暑之中、勞精神於軍務、則公之疾立加而不可「復振」、且薩摩守修理亮已將衆軍向之、今又自往如之何盍、自愛重緩圖之乎、公曰法印之言実当理無可問、然者然欲療疾、全身者亦欲臨義輕命、顯名於後世耳、今久逸倍懿親、々黨仇讎侵我封境、如之何攻微恙之故、不往而誅之邪、法印曰某今受天命未治貴體、不以私至而公之生死、關係吾手也、而今公之此舉、但討家臣之倍者耳、命二人之將已伐之固其所也、若君自臨戰陣大勞心身疾之漸、立而可候、可瘥而不能瘥醫之耻也、若或不從吾之言、則請自此歸、公曰夫伊東氏我數世之讎也、且久逸黨仇讎為不道、而夫近江守則実社稷之臣也、今坐不救忠臣、而誅不道則何以為護邪、且醫療亦不可捨所、願者法印若不憚勞、而隨我於戰陣、則彼此兩全之道乎、法印果聽手、吾言何幸乎、加之法印竟許諾之、於是下月六月十二日為吉此日、公發鹿兒島十三日至本吉、薩摩守成久・修理亮忠廉・北郷讚岐守敏久、自都之城未會遂定謀向飯肥、北郷敏久將前軍樺山長久二郎太郎知教、「長久之從祖叔父」、加治木滿久・出羽守忠福・佐多宮内少輔・伊集院三郎右衛門尉・肝付越前守兼固・權寢左近大夫・種子島武藏守忠時、「肥後守信基者平相国清盛之曾孫也、元曆年中平家悉亡、于時信基尚幼、母扈遁邊境、後依北條時政養為己子、賜大隅種子島未居、因為氏焉、信基生太郎左衛門尉信式、信式生太郎右衛門尉信眞、信眞生中務左衛門尉眞時、眞時生時基、亦称中務左衛門尉、時基生左近將監時充、時

充生對馬守賴時、賴時生左近將監清時、清時生播磨守時長、時長無嗣子、其弟左近將監幡時嗣^三時長之後、幡時生左近將監時氏、忠時即時氏之子也、此役忠時有功、故公賜諱忠字云、村田經安等屬焉、其兵二千余人、往踰白木俣陣、逆谷中山權現尾^七十八日、薩摩守成久男三郎太郎忠興・大田中務太輔昌久・其弟新三郎忠福、昌久・忠福皆成久之從兄弟、修理亮忠廉^{忠廉之弟}・兵部少輔安久^{忠廉之弟}、亦率二千八百余人、至權現尾、此日北原氏之輕兵未放火於霧島、山下氏屋島津源左衛門尉「義岡氏之祖伯耆守豐久之子忠廉之從兄弟」出己之麾下兵於志和地要而擊之、真幸^{北原氏之邑}之兵敗走獻取獲之首級、於末古二十一日我軍進移、陣於蔭田^二「飲肥之地」、遠敵本營纔六町、瞰敵陣式部太輔久逸・新納駿河守是久「新納忠統之弟」、伊東祐国・北原立兼皆屯楠原、伊東二郎五郎陣大龍寺、伊東二郎太郎・長倉修理亮・野村勘解由左衛門尉・佐土原六郎三郎兩陣田間^二、伊東二郎之一陣跨岡壘、其兵都合四千余人、皆或堀地引流、構樓結柵待我軍之至、薩摩守成久男忠興・大田昌久・其弟忠福・佐多宮内少輔兼久第五子・伊集院左馬助「伊集院熙久第三子・次郎右衛門尉辰久・生讀岐守忠倚・忠倚生左馬助忠隣、左馬助者疑當此人也」、石谷助太郎「町田氏之祖、今不可考也」、山田太郎左衛門尉氏忠・末広大和守・蒲生刑部少輔宣清「美濃守忠清之子」、桑波田右馬助・鳥取播磨介政茂「于時政茂爲公之執事」、野田又六・大寺九郎以下一千五百余人、

向久逸之陣、北鄉敏久・樺山長久二郎太郎知教、肝付兼固祢寢左近大夫・村田經安・伊地知周防介重貞「重貞亦公之執事」、飲肥伊豆守等率二千余人、向二郎五郎之大竜寺、陣修理亮忠廉・出羽守忠福右衛門佐・滿久兵部少輔安久・伊集院三郎右衛門尉・山田淡路守秀久「山田聖榮第二子」、宮里内膳佑・入未院下野守・吉田孝清・平田美濃守兼宗「即重宗之孫氏宗之子公之執事」、鹿屋周防介兼明・越中守兼健「鹿屋氏之子孫今在志布志」、肝付兼固・大寺圖書屬恒吉門太郎等率一千三百余人、向田間、兩陣新納越前守・新納七郎左衛門尉・新納安藝守・和泉久氏等五百余人向伊東二郎之壘上陣、諸軍並進逼敵陣、薩摩守成久使人告忠廉曰、敵寨咸得要地、壘壁固、難遽近矣、如之何乎則可也、忠廉即使伊集院三郎右衛門尉、對之日間飲肥城中饑匱衆、皆究困今日若不敗敵、則飲肥城危請增新納越前守之兵、先敗壘上陣成久聞之、乃使伊集院左馬助率輕銳之兵往援越前守等擊壘上陣、而我先軍既毀久逸之宮壘、數百人亂入壁中、成久亦率兵從其後、久逸及新納是久迎戰大敗之、猿渡筑前守・猿渡刑部少輔・本田又二郎兼親・飯牟礼又九郎光義「町田氏支庶也」、山内藤八・富田彌六・川畑小太郎已下數十人死之、我兵騷亂退走、成久父子・大田昌久・佐多刑部少輔・河上義久・鳥取政茂・伊地知越前守等合衆返兵奮戰、斬^二新納是久^一、本行新納是久以下此時敵方、鎌田尾張守政年、「政年者大織冠鎌足之裔、首尾右馬權頭助道第二子、權頭通清始稱

鎌田、通清生左兵衛尉政家、政家生藏人大夫光政、光政生修理亮政佐、政佐從得佛公、始末居本藩、政佐生刑部太輔政影、政影生左馬頭清通、清通生尾張守清憲、清憲生八郎左衛門清堯、清堯生筑前守清正、清正生右衛門大夫清春父子、從道鑑公之軍死、筑前多々羅濱、清春生三郎左衛門尉春政、春政生筑前守將古、將古生四郎左衛門尉清成、清成二郎左衛門尉政經、政年政經之子也、事見鎌田氏之譜、而不見有伊豆守今文明記、及正統作伊豆守者、蓋傳寫之誤也」、其弟奎助政常「尾張守入道寬栖之曾祖父也」、野村二郎五郎等數十人、然久逸尚令衆防戰、故我軍中三郎太郎忠興「成久之嗣子」、鳥取政茂「執事」身蒙人創、故成久少退兵、當此時北鄉敏久・樺山長久・村田經安率兵未橫擊、久逸北鄉二郎五郎先衆奮戰斬敵、銳士一人墜之馬下親年懼亂走、久逸之一軍竟不得還楠原本陣、退入田間陣固防之、兵部少輔安久・阿多刑部少輔公久「町田五郎清久第三子号阿多飛彈守久清、久清生忠清、忠清死弟經久嗣、其後公久即經久之子也」、北鄉助太郎・知覽治部左衛門尉・梁瀬加賀守・鹿屋周防介以下既入楠原陣門、敵亦善禦之、我軍中龜五郎四郎・長濱掃部助爲敵被獲故、我軍懼退走、修理亮忠廉・出羽守忠福右衛門佐滿久伊集院三郎右衛門尉・入末院重聰・吉田孝清・日置美作守忠鑑等率、兵悉未聚、終敗楠原本陣、斬大將伊東少進祐國、及北原立兼・長倉修理進已下一族家臣數十人、其余悉逃奔、入末院重聰・吉田孝清・北原

源次郎・羽島周防介・北村宮内少輔等直進、与新納越前守・伊集院左馬助等戮力、攻伊東二郎之壘上陣、斬首數十、式部太輔久逸多失家臣、自亦被數創、且聞祐國等悉敗死、乃逃走南鄉忠廉之麾下、餅原駿河介善通飢肥地理故、使之率兵往登、富嶺遮留敵走者樺山長久追敵、至富嶺下自以短兵相接、格殺敵數人、飢肥城中之士亦發兵援長久之勢、而南鄉治部左衛門尉久徑「伊集院氏之支庶」、洲江小二郎一作太郎、等被傷退入城中、伊東又二郎者兵三百、許人屯大竜寺麓、川上修理亮忠廉・伊集院三郎右衛門尉・肝付美作守「兼固之從祖叔父」、出羽守忠福等馳之、又二郎嘗与近江守忠統通意、以故使人乞降、然我兵直競進擊之斬、其家臣等數十人、又二郎亦身蒙大創遠遁走、唯壘上一軍強拒、我故末弘尾張守・大寺彦左衛門尉等、爲敵被殺、我兵將退伊集院左馬助・新納越前守忠明之軍、未戰敵戰罷敗走、大將伊東二郎亦身蒙大創遠引去、而後衆軍並進、敵寨悉陷獲首一百三十余、死者八百人一作六百、明日二十二日退軍於逆谷、二十五日又移陣於櫛間熊田原、二十九日公自末吉至櫛間、久逸勢竭請降一族家臣亦多勸和議、公謂雖久逸之無道之罪、不容於誅、然彼則國家親戚、而我族人家臣亦多爲請、故今赦其罪自今、而其宜改其不臣之志、而致忠於國家矣、成久等聞之大悅、乃告久逸於是七月二日、久逸未謁公謝罪、明日遂獻櫛間城邑、公乃移久逸於鹿兒島、後復賜旧邑伊作、四日公班軍於末吉、八日歸鹿兒島、始公代山東也、祁答院氏

數招不至聞、公戰捷乃懼使人謝曰、某先不從山東之役者、雖不得無罪、然不敢負於公室也、公之寬仁幸得見有罪、則請改既往之過、誓無有貳公對曰、鄉每侮公室、不肯朝享、於我飫肥之戰、亦不敢爲從、竊自占川內郡邑、以爲叛逆之謀者、固衆之所知也、然今欲悔過改非圖後之忠、吾非不宥其罪也、其自未庵兒島、則俟我命祁答院氏、聞之益懼而乃自未請罪、公怒不見之、故大懼而乘夜逃歸、公益怒於是此年八月至谷山、召薩摩守成久・修理亮忠廉、謀伐祁答院氏、九月忠廉及村田經安、先踰山至於入未、而與下野守東鄉右馬允重理合謀、以八日爲吉率兵屯山寄牧嶺、十二日相模守友久大岳公長子、以不嗣即公伯父也、非適夫人之子、男三郎左衛門尉忠幸及薩摩守成久、率兵未奪成久、忠廉此夜赴大村留止馬比尾、俟帖佐騎步之至、二郎三郎忠賴、「忠廉之子」、率隅州十卒已到太村最之口、然風雨甚而不能至馬比尾、至十三日未奪、此日成久・忠廉遂逼太村城、十四日城中出兵二百許人將擊我軍迎擊走之、十五日我軍三十余人往放火燒黒木中津川民屋、祁答院氏率八百許人、未將擊我軍、日置美作守忠鑑率兵、白横川未放火長野、祁答院氏迫之、忠鑑返兵大戰祁答院氏、退去二十一日、諸將相議退兵於人未大村、衆出從之、忠廉等堅備引去、故敵不戰歸、明日往御山田「東鄉之地有山田邑今別爲一鄉」聚兵嚴明遂入祁答院、隔川戰我輕兵、渡川奮擊祁答院氏敗走、鶴田氏步騎三百余人出軍紫尾山山名大願寺、東鄉・帖佐之士擊大敗之、追至河上發矢射殺敵數十

人、被創者不知其數二十、四日成久・忠廉等終還軍、十八年十月十日公以飫肥櫛間賜修理亮忠廉、長享元年丁未二月公疾已、愈竹田法印照慶歸京師、延德年中屢有犬追物射、公或時在飫肥櫛間、亦設犬追物以爲樂、明應四年將軍「義澄」使一色兵部大夫未聘、公見一色於大隅曾於郡、四月豐後守忠朝襲取串良、六月加治木大和守謀叛入帖佐、七月朔日婦加治木、明日我軍攻加治木城、五年二月復攻加治木城陷之、大和守敗走阿多、此年建興國寺、使泰雲和尚居之、大隅肝付氏據高山本城、不奉公命屢侵掠境土、永正三年八月公自將兵往伐之新納近江守忠武謀叛、率志布志兵未攻我軍、後公受兵於前後數失利、故遂班軍公自享國、以未國家多故一日不能安、而頃年漸將婦無爲、若夫新納氏者、可謂累世旧勲之臣也、而一旦爲仇敵凡事如此、則何時而得國家之寧靜邪、於是公憤嘆不息心身終、不能安無、聊之際以爲與徒生而受辱、於人寧死而爲島津氏之賊以保護子孫報恨於賊、於泉下群臣皆察其意、屢諫爭而止之、五年二月十五日夜、吟咏西行之花下春死之和歌、遂引部自截壽四十六号、源鑑圓室與國寺殿、奈良原助八追殉死、

島津世家卷之十三

蘭窓公 諱忠治稱安房丸、又三

公圓室公適長子也、以延德元年己酉正月十七日生、大夫人太友氏

大友豊前守政親女之所生也「夫人嫁先君也、堀九郎者爲夫人勝臣末仕公、

子孫卒爲本藩臣」、文龜三年公十有五歲、加元服稱又三郎忠治、永正五年二月十五日先公薨、公嗣位此年三月、琉球國王使天王寺僧未聘、公亦遣安國寺僧雪庭且、贈書以答之、將軍義教之第、大覺寺尊有謀叛事竟奔日向櫛間永德寺、嘉吉元年三月、大岳公受命使新納忠統・肝付兼忠等討之獻首於京師、雖尊有之罪實有不可逃者、然又以「其尊貴之人、而至公之時、乃爲建大興寺置、本主以真言僧賴政爲寺主、而令祭之、永正十一年秋有大追物射、冬又數有大追物射、十二年乙亥八月二十五日公薨、壽二十七、号津友蘭窓津友寺殿、

島津世家卷之十四

興岳公

諱忠隆称百房丸、又六郎

公圓室公第二子、蘭窓公母弟也、明應六年丁巳八月十四日生、永正十二年八月蘭窓公早世、無嗣故公得襲封、時公十九歲、明年四月琉球國王使謝那大屋子及天王寺未聘、此年備前運島或曰蓮作蓮爲是、三宅和泉守率戰艦二艘未泊坊津、欲從東北風往襲、琉球取之、公以事聞京師、於將軍「義澄」乃發兵討而殺之、此年琉球國王又使西殿及建善寺未聘、十三年屢有大追物射、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公攻吉田城、十四日吉田若狹守位清「孝清之子」、降往依薩摩守忠興、此年連歌師宗碩未本藩、公召学和歌終傳古今集之藎、十五年五月十一日、遊

行上人「遊行二十三世」、未本藩淨光明寺、至十九日暴終焉、六月歸其從者、十六年公疾痘疹以四月四日薨、壽二十三、号隆、「本或作龍下同」、盛興岳隆盛院殿、

島津世家卷之十五

大翁公

諱義忠、初名忠兼、勝久称、心房丸又八郎八郎左衛門尉、歷修理大夫隆興守

公圓室公第三子也、亦大友氏所生初顯娃兵部少輔兼友、「義天公養肝付河内守兼元第二子爲已、子賜顯娃揖宿山川居、顯娃因以氏焉、称顯娃美作守兼政、兼政生次郎三郎兼郷、兼郷生山城守兼心、兼心無子肝付河内守兼久第三子、山城守兼洪嗣「兼心後」、兼友則兼洪之子也」、養公爲子、然公之二兄蘭窓公與岳公相繼薨、於是永正十六年公去顯娃氏遂襲封、守「護於三國」公爲人、宜頑不羈不喜「古道」政刑失道、故此年三國賊兵大起、伊集院尾張守謀叛據曾於郡城、十二月八日新納近江守忠武「新納忠統之孫」、發兵援尾張守、十七年使僧桂樹院玄章来、任「公修理大夫」、八月公發兵圍、曾於郡尾張守及忠武降公、未有嗣子、公初納八郎左衛門尉実久之姉、以爲夫人実久負貴戚之勢、兇已之分欲以爲公嗣子、公惡其不孫以斥之、是以実久深憤之遂有不臣之志、公懼爲變、於是大永六年秋召梅岳公、於鹿兒島撰政賜、南郷及日置冬帖佐邊川筑前守叛黨、実久築本城・新城、実久使島津善左衛門尉迫水氏之祖、安久援之、公与梅岳公往伐之、

公与安久戰於總禪寺口^{城門}、斬安久^{岩永壽翁}、及又七郎已下數人、

本城及新城皆陷、城中老少男子驚走自相踐踏、而陷溝池之中死者五百余人、既而使下野守昌久爲帖佐地頭七年四月、公召梅岳公長子虎

壽丸君、養爲己子禪、守護職自退老於伊作、乃薙髮下野守昌久以帖

佐叛、加治木城守將伊地知周防介重貞男、新左衛門尉重兼亦与昌久

通意、六月梅岳公往伐之、遂拔二城、斬昌久及重貞、重兼、実久

聞^三梅岳公在^二帖佐加治木之間^一、竊使^下川上上野守忠克^{ウナカス}誘^レ公還^二鹿

兒島、復即^ヲ守護位^一、又自率大軍自出水末、陷梅岳公之伊集院城及

日置城、梅岳公既歸而聞變乃走田布施、大中公亦潛、出鹿兒島歸田

布施、実久遂入鹿兒島、公復歸鹿兒島、此月二十五日公發兵擊、蒲

生越前守茂清我軍敗績、公賜伊作於実久、七月梅岳公陷伊作城、享

祿元年公改名勝久^{初名}、初圓室公使出羽守忠明守大口城、壓求摩

相良氏、相良發兵未攻大口城、忠明迎擊敗之、圓室公賞忠明功、賜

大口城下地三百五十町、享祿年中夢刈相模守重嘉与相良氏合謀、未

陷大口城忠明自殺、自此夢刈氏之勢威漸大、公既歸位政教不明賞罰

失道遠、故旧貞良之臣親讒、佞私曲之徒荒淫無度、其所事不過博奕

器玩声妓游宴、如末弘伯耆守、本田次郎左衛門尉、竹内某、小倉某、

碓山某等皆公之幸臣、剥民奉上、無朝野不怨望者、於是貴戚鄉川上

大和守昌久懼邦家傾覆、乃与同志之臣十有五人、相俱作奏疏困、実

久以諫公公不能用、於是昌久与同志之士相議、天文三年十月二十五

日、殺末弘伯耆守於谷山皇德寺、公聞末弘之死、懼其或於己乃奔祢

寢忠志之士、咸至祢寢功、請公反鹿兒島而不許、至四年四月竊還鹿

兒島、召諫臣之首謀川上昌久、於大興寺偈之以自截、乃發兵攻昌久

之居城川上、昌久之妻懷三歲兒犬滿丸^{ウナカス}後名久隅任上野守薙髮稱

慰^ホ敗^{マシ}、環城厲衆禦之、故鹿兒島衆不^レ能陷^レ城引歸、初実久視公闇

昧柔弱、欲窺隙奪守護、及其殺昌久、衆心益倍、故実久終顯謀叛之

色、於是初從昌久容諫者亦皆懼殃之及其身、悉叛公黨実久^{ウナカス}趨^レ其^ヲ叛逆、

此年十月実久召己之黨谷山地頭伊地知右衛門兵衛尉重勝^{重貞}、會於

鹿兒島、重勝率川辺・鹿籠・山田・市来・伊集院・吉田之衆、未放

火燒村落、余烟七日不斷、公潛遁航海至帖佐、寄身於洪谷・夢刈・

蒲生三氏、明年夏適真幸居般若寺、依北原氏乃又適都城北鄉氏、公

母者大友豐前守政親女也、故終出奔豐後居沖濱、以依大友氏、元龜

四年癸酉「即天正元年」十月十五日薨於沖濱、壽七十一、号大翁妙

蓮、公納祢寢式部太輔重就女、天文四年乙未七月五日、生修理大夫

忠良「称益房丸又三郎、歷任三郎左衛門尉・修理大夫薙髮称休庵^斎」、

於鹿兒島于時鹿兒島大亂、故此年十月十日、公遜帖佐夫人約忠良、

於祢寢中奔祢寢初伊東大和守尹祐女嫁、我蘭窓公即大膳大夫義祐姉

也、故後七年托忠良於義祐義祐賜之二邑、以居廣原及其十有五歲、

大翁公未爲加元服、称又三郎忠良、天正年中義祐戰敗、遠遁忠良乃

居美々、濱浦之間、後歸居大隅高山、元和四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

享年八十四卒於高山「号雪叟常好大禪伯」、忠良有三子、伊東氏之

福永月甫之女所生也、長日良久称益房丸又三郎、以永祿五年壬戌十

二月十九日生於廣原、天正二年十有三歲元服、廣原八幡宮称又三郎

良久、六年貫明公伐日向屯都於郡平等寺、良久往謁公、公下命使

良久爲時宗僧後、終於曾於郡念佛寺「号其阿弥陀仏」、次日正圓

「以永祿十年」卯歲、亦生於廣原、幼未鹿兒島爲大乘院成秀之弟子、

雜髮称正圓、天正季年豐臣殿下「太閤秀吉」、下命毀我三國神祠、

佛寺、僧徒失其所、貫明公乃下命使正圓長髮、改称藤野久右衛門尉

忠恒「改名忠秀後或秀久」、實藤野氏之祖也、次日又兵衛尉忠辰

「初名忠親称虎壽丸又七郎兵部太輔又兵衛尉雜髮、称如雪齊、永祿

十二年^己三月十二日、亦生於廣原^二兄皆爲繼徒、故爲嗣始以龜

山氏^三、移居大隅高山、卒「寬永十三年^丙子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

八歲、号龍室常雲大禪伯」、子又兵衛久儀「初久行称長鶴又兵衛、

慶長八年癸卯二月朔日生」、嗣卒「寬永九年^己酉八月二十八日六十

七歲、卒号鐵巖玄硬居士」、子久運「称長鶴又吉三郎兵衛、寬永五

年^戊辰二月四日生」、嗣卒「元祿十五年壬午四月十五日卒、号青雲

久天菴主」、李太夫久賢嗣「称虎三郎李太夫、寬文二年壬寅十月十

六日生」、今龜山長太夫久慶之祖父也、

烏津世家卷之十六

梅岳公

雖非嗣立之主、當時中興之功、皆公之力也、故比之正統之君今從之例、公諱忠良称菊三郎、歷任三郎左衛門尉、相模守後雜髮、称日新斎或愚谷軒、

伊作相州二氏附

伊作善久娶新納駿河守是久女、生二女未有男、善久憂其終無嗣、乃

日詣田布施金峯山神祈有子期、以三年期已滿、夜出殿山路遭白衣祝

素人、「一說謂優婆塞之徒、未知何是也」、告善久曰、公當生男其子

又聰明矣言畢而焉、去不復見其所^三以爲^二是山神之所爲^一、次夜新納

氏亦夢仰祝金峯山、漸近前卒變如一團、食飛入我懷既覺如妊者、明

應元年壬子九月二十三日乃生公、公生顚異称菊三郎丸、善久早卒、

公与孤姉二人見育母、新納氏之所相模守運久聞新納氏之美、欲之爲

妻、而使近侍臣屢通懇懇之意、於新納氏新納氏曰、妾以一婦人之身

而、豈可事二夫事哉、古歌不謂手憂伏仁沈毛也、良天川竹乃世仁多

免志無名於世流无、女而二三其心將流汚名天下也、請辭之勿復言、

運久強請而不止、且曰善久之子幼而孤也、吾未有嗣、若從予之求令

以公爲我後、主二家之宗事、合有大邑、亦不可邪、婦人其少留意于

此、假令我雖復有子、誓不易我言、乃作盟書以贈之「一以公爲運久

之子者、爲新納氏之請、亦不知何是也」、於是新納氏以公之幼冲、

而他之無可寄孤漸改其志、終再嫁于運久、後生二女、故伊作・田布

施・阿多・高橋皆爲公之有勢、日益強大公漸長顚、悟異常容貌端麗・

長大多力博學、典籍潛心於修己治人之道承、故相州之後稱三郎左衛門尉、娶島津薩摩守重久女是大中公之母、田室公有三子、長日又三郎忠治「蘭窓公」、次日又六郎忠隆「興岳公」、次日又八郎忠兼「後改名勝久」、兄弟相承以至忠兼是爲大翁公、公爲人昏昧不靈放縱、無道不喜古道所事博奕戲玩声妓遊宴耳聒絕、故旧忠賢愛好新進諂、賞賜無度朝野怨望大翁公夫人、島津八郎左衛門尉実久姉也「後夫人者祢寢式部太輔重就女」、是以実久竊貴戚之勢兇已之分、欲以爲公嗣子故、大翁公不悅之遂与實久有隙、又恐其或爲妾、乃使本田次郎左衛門尉親尚語、公日請未扶我不逮、以安我杜稷、乃遂賜南郷「在日置郡後改称永古」、南郷城主桑波田孫六属公之旗下、後復使下野守昌久「大田氏之祖公之姉嫁之」、賜公日置以委任國政、十一月五日公適日置、明日又遂適伊集院、謁大翁公謝之、七日大翁公歸鹿兒島、公隨駕大翁公之御劍阿多加賀守執之、公之御劍使本多紀伊豆守執之、以示令損政之意、十二日大翁公使国老村田越前守武秀・土持伊豆守政綱・梶原備前守景豐語、公日吾未有子、養卿之男虎壽丸時年十三、以爲我子公固辭之不許、十八日召虎壽丸在田布施、於鹿兒島二十七日加元服、称又三郎貴久即大史公、遂禪守護職、先是帖佐之城主邊川筑前守忠真「道鑑公長子大夫判官川上頼久之孫・大夫判官家久之第三子・因幡守忠村生八郎左衛門尉忠實忠真、即忠實之子」、属実久私築本城及新城、以叛大永六年丙戌十一月三日、実久亦使島津善左

衛門尉安久、「迫永氏之祖実久旗下」、及又七郎率、三百余騎援帖佐大翁公、令公往伐之、十二月七日公攻本城・新城、善左衛門尉安久出迎之、奮戰者凡七八、合竟爲我兵岩永壽齊獲又七郎已下悉戰死、遂拔本城・新城、樺山太郎左衛門尉信久「後称美濃守長久之子」、肝付三郎五郎兼演「後称越前守兼固之子」、從有功、此戰始卯至酉乃終焉、下野守昌久請爲帖佐之地頭許之、大翁公・賞公三郎又以伊集院・谷山賜之、七年二月公多移伊作・田布施之士、居二邑三月大翁公使福昌寺大鷹語、公獻公之伊作地、四月十六日大翁公往老之逐薙髮、公聞之亦薙髮称日新齋、公時三十六歲、帖佐下野守昌久「時削髮称世加」、加治木伊地知周防守重貞「伊地知彈正少弼季隨生藏人季匡、季匡生彦七郎貞親貞親不肖不嗣、季匡之弟民部少輔季弘承、季匡之後承季弘、生縫殿助季豐、季豐生太郎左衛門尉重持、重持生太郎左衛門尉重豐、重豐生左馬助重貞、重貞之父也」、男新左衛門尉重兼叛、六月公率兵往陷加治木、誅伊地知父子、直往帖佐城、於是解纜將婦于鹿兒島、漸至戸柱津衆船往來、不_レ斷公怪問、其故則口実久使川上上野守忠克_ヲ、請大翁公將使還鹿兒島再踐守護之位、十一日実久又自率_二出水・串木野・市未等之兵_一、攻伊集院城、伊集院亦不能保焉、公聞之自謂我素無異意、於公我宜自往謁公有言、乃直往伊作侍臣皆危之、強諫止之於是夜踰湯越嶺直歸田布施、「此時大中公在鹿兒島城、則公聞此變、不當輒捨去也、疑當令公之親臣

告大中公潛遁歸田布施、山田伊豫・木脇大炊助等數人者蓋其人也」、
加世田・川辺・鹿籠・山田等軍亦黨實久、此日攻谷山城降之、十二
日伊集院・谷山騎步「公嘗所自伊作・田布施移^二邑者」、遁歸田布
施、十五日夜又三郎君潛遁鹿兒島、歸田布施事見大中公之下、二十
一日大翁公再入鹿兒島、實久請伊作大翁公許之、公以爲伊作我祖久
長以未、數世墳墓之地也、雖姑獻之、公而終爲逆臣之有、非我初志
矣、於是七月二十三日夜、我軍啣枚至伊作城下時、夜將半遂攻伊作
東城陷之、斬守將伊地知將監重貞「或作左近將監」、遂攻西城々々中、
皆市未之士也、固守禦之兵競進、比反黎明振之父祖之宮室及家世所
傳重器盡得之、天文二年知覽・川辺之士庶及南鄉桑波田孫六等悉皆
我屬大翁公、三月二十九日桑波田氏出田公聞之、乃撰精兵悉爲獵師、
往使襲南鄉城取之、斬桑波田式部少輔以下數人乃改南鄉名永吉、八
月十四日大翁公謀復南鄉、有園田五藤兵衛尉、密未告之公聞之、此
夜使又三郎君往守永吉城、鹿兒島・吉田・日置等衆果來攻永吉城、
城兵迎戰、公自率精兵五十人、往橫擊敗之斬樺山右衛門・平田左馬
助等數人、生虜數十人、十二月山田式部少輔有親「弥九郎有家生有
康有康生有尚、有尚生國熙、國熙生四郎左衛門尉有朝、有朝生和泉
守有重、有重生主計助有俊、有親即有俊之子」、請^レ獻^二日置屬^中公
之旗下^上、公許之^レ公^レ有親移居於山田「人或讚之曰、尚有異心、因使
自裁公後知其無罪、乃使子弥九郎有德嗣^レ有親之後、復賜^レ之山田

之地」、二十四日召之伊作、大翁公既爲守護、疎故旧貞良之功臣、
親讒佞私曲之小人、多聚樂工歟、商賈以友之、淫博無度如末弘、伯
耆守等幸臣專權虐民衆大離叛、於茲貴戚之卿、川上大和守昌久「大
夫判官賴久、道鑑公之長子也、其非適夫人之子不嗣、賴久生越前守
親久、親久生上野守家久、家久遭痼疾弟兼久嗣、亦称上野守、兼久
生三郎五郎行久、行久生上野守公久、公久卒無子、左近將監忠塞者
行久之弟也、故忠塞之第二子左衛門尉朝久嗣公久之後、故忠塞之第
二子左衛門尉朝久嗣公久之後、朝久生三郎五郎安久、昌久者即安久
之子也」与同志者十五人、因實久以諫之大翁公不能用、實久視公闇
弱、私結士欲窺隙以奪守護、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昌久等合謀殺幸臣
末弘伯耆守、於谷山皇德寺、大翁公聞之大驚、懼其禍於已即奔称寂、
群臣咸之称寢請公之還其位、而不許、明年四月公潛還鹿兒島、誘昌
久召^二諸大興寺^ヲ殺之、「偏昌久使自殺」、由是其余初從昌久客諫者、
知其無所逃戚黨、實久乃勸實久叛、大翁公時有谷山地頭伊地知右衛
門兵衛尉重勝^{重貞之子}、率加世田・川辺・鹿籠・山田・市未・伊集院・
吉田之衆、入鹿兒島放火焚村落、餘烟七日不斷、大翁公懼潛出至於
田浦、乃乘船到于帖佐、寄身於洪谷・菱刈・蒲生三氏、明年又往真
幸般若寺、依北原氏故鹿兒島遂爲實久之有、實久乃分兵多築壘壁、
以專備公於是三國無所總屬強豪之徒、各據城邑國家復大乱、公聞之
意以爲國家不幸無明君、小人專權上下咸不能^二一日相安^一、及此時

深結忠誠之士雖小人趣向之有^二或異者^一、然姑縱^{トモクサシ}之不^レ爲^レ向^二其罪^一、俟^二其過惡大著^一、而後正^二其罪^一、則順逆之勢明、而我用^レ力少、而其爲^レ功大也、於^レ今圖^レ之不^レ若^二謀出^二于茲^一矣、於是內益明政、刑多結衆心、是以遠近歸意、町田中務少輔久用「町田氏五世五郎、清久第六子、土佐守則久生忠幸、忠幸生六郎左衛門尉盛久、久用即盛久之子也」、時爲実久、守伊集院以侵我境界者有年、他日聞久用往鹿兒島在実久之所、於是天文五年二月七日、公与大中公自將兵千余人、乘夜襲伊集院城収之、遂以伊集院爲居所、九月二十三日夜「一作十三日夜亦不知是非」、伊集院大和守忠朗「伊集院頼久第四子、大和守倍久生忠公、忠公生忠朗、相尋称大和守、忠朗薨髮号孤舟幸侃之祖父也」、將兵往襲大田原墨、取之土橋勘解由左衛門尉、因桑波田孫六左衛門尉及蛟島某、通意於公、十一月二十八口放火長壽寺、未降於我、神殿守兵有有屋田氏・關氏・否等氏等、請公未攻神殿、爲內應、故公此月二十九日往擊之途、而逢雨日又暮夜甚闇、衆大苦焉、會公之傍有狐火照暗分、爲三先衆爲導公以爲信是、我家之佳瑞而稻荷明神之爲加冥加福者也、公一心以敬禮之衆亦大奇異之、悉以礼拜、是以前路無窒礙、遂至神殿墨擊取之、向是大中公賜書於石谷伊賀守梅久「道佛公第七子、常陸守忠經第三子五郎太郎、忠光始以町田爲氏、忠光生五郎光俊、光俊生五郎太郎經俊、經俊生五郎入道道俊、道俊生常陸介実氏、実氏生五郎兵衛尉助久、助久生五

郎清久、清久生五郎忠良、忠良生伊賀守成久、成久生五郎俊久、俊久早死無子、成久之弟出羽守高久嗣、高久食邑於伊集院石谷、故以石谷爲氏、高久生左京亮頼本、頼本生伊賀守梅吉、梅吉生忠榮、至忠榮又改称町田」、男長門守忠榮言、吾曾与卿父子有旧好、冀与卿父子莫相違、夫伊集院石谷者町田氏數世采邑也、此時父子皆在於石谷、実久疑忠榮之有異志、乃使大寺壹岐守率衆往援忠榮、守石谷召梅久及忠榮之男助太郎忠梅、於鹿兒島質之然、忠榮益通意於公、不欲從実久、欲窺問殺壹岐守、壹岐守知其意固備之、於是密告公、十二月七日夙招伊集院精兵、急攻殺壹岐守以未降、且前日既使人告父、梅久早遁鹿兒島、此夜梅久潛、与忠梅俱出鹿兒島、使忠梅先赴伊集院自適石谷、夜暗失道徘徊原野、黎明遇^二遣実久之將肥後助^本西於萩別府^一、助西令衆圍、梅久梅久与族人家臣奮戰梅久、卒爲長山某、被獲其衆、皆死之六年正月七日「一作九日亦不知孰是也」、大中公隔竹山墨斬肥後助西部下死者十余人、先是大中公納入末院彈正少弼重聰女爲妃此役也、重聰亦從公之軍、有功重聰既歸猶貽兵援公之勢、二月福山墨潰、犬迫墨亦未降我、故実久大失勢、公乃召園田清左衛門尉実明於伊集院、議^下取^ル鹿兒島一謀^上、公以爲先可以小野爲陣營、実明日不可矣、君其宜陣於犬迫敵必悉兵來攻、犬迫當及此時、臣願自率兵自小野未出、其後如此、則鹿兒島兵前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而必大乱是全勝之圖也、公從之於是公与大中公、各

將兵往陣大迫、鹿兒島騎步果悉未攻大迫營、公出迎之、實明乃出其後、挾擊大敗之、自小野・栗山以西至坂下・伏尸不知其數、遂大克之、實久遁於谷山、又走至川辺、我兵快之、コ、ロシト鼓手以舞蹈遂名其地曰、鼓箇云後爲藥苑、今又爲南泉院別墅、六年正月十一日、本田紀伊守董董親、使東條出羽守侵鹿兒島、標掠福昌寺及余神社・佛寺、四月實久移加世田城、比年國家亂上下疲弊、五月公往加世田與實久行成、他日公語實久請舉伊集院・鹿兒島・溪山・吉田之地、授實久易實久之私邑、加世田・川辺實久不聽、故又漸怨實久、七年十二月晦日「一作二十八日亦不知孰是」、夜公與大中公及右馬頭忠將、各將兵發田布施赴加世田、既至阿多松阪、夜將半時亦奪有狐火之照閣導前路、衆咸御枚、既至就城壁驟發喊右馬頭忠將「公之第二子」急攻之、黎明遂陷本城、衆走入新城、公益進兵圍新城援之、敵兵死者二十余人、有相德某出送其妻子遠去、婦入城奮戰死之、以其守義致命衆皆憐之、大寺越前守・鎌田加賀守政真「鎌田通清三世之孫藏人太夫光政第二子、鎌田彈正左衛門尉政重從得佛公、未居本藩政重生左衛門尉政平、政平生彈正少彌正興、正興生左馬權守正秀、正秀生玄蕃頭正長、正長生兵部左衛門尉正純、正純生治部左衛門尉正範、正範生加賀守政泰、政真即政泰之子也」、率川辺・山田之衆援新城、大中公馳之政真等分兵、公車前後擊之、市未備前守家政・猿渡興一左衛門尉・稅助助十郎・本田九郎・蒲池帶刀左衛門尉等死之、忠將見公之危急未

援奮整走之救公之急難、於是加世田之地亦爲公之有、遂都加世田公之攻加世田城也、新納伊勢守康久、「駿河守是久生伊勢守友義、友義之第二子、曰能登守忠澄・康久即忠澄之子」、亦從軍伊作田尻村、有農民荒兵衛者、性剛又通加世田城地裡、故康久以荒兵衛爲導、且云汝努力矣功成、以汝爲婿許以長女、荒兵衛引康久先登遂大有功、公賞之賜康久加世田地頭職、康久亦卒以長女嫁荒兵衛、又遂以田尻爲氏「臣按是戰記錄最不詳、今撮大意如此也、已是時疑實久當在加世田戰失利、而後去婦其私邑也、和泉・野出・高尾野・阿久根皆實久之私邑也」、八年三月公自將兵伐川辺・古或作殿・高城守將鎌田加賀守政真獻城邑降、乃使新納伊勢守守高城政真之男、鎌田治部左衛門尉政春、使其妻子實田布施、明日本城平山亦降、乃又令伊勢守合三城守之、而公婦加世田、公定元日儀鳳出拜、鷹屋八幡福壽三神、加世田之士咸屬從、既婦納加世田、及阿多・高橋・田布施・伊作之士之拜、十一年三月公及大中公將兵與真幸院北原兼孝作祐兼攻加治木城、兼孝屯札立、公陣吉原時大雨不止、故姑班軍兼孝、將退札立時、大隅祁答院、蒲生・帖佐等之兵未擊北原氏軍、城中兵亦出追之、故北原氏之兵大敗、北原周防介・渋谷兵庫助已死者七十余人、然公之軍遠退、故不与北原氏之難也、既而隅州凶徒蜂起而侵樺山氏之邑生別府者數、公乃召古樺山安藝守善久於伊集院居之、十二月六日以生別府之地、與本田紀伊守董董親、公既治於加世田南方之

地、稍安乃又造「長橋」便「馬之瀬川之往來」、公建「稻荷神社於加世田」、初公在田布施舍人孫七者与其父四郎左衛門爭事、怒持杖笞其父事覺執事等聞執而殺之、孫七之族人等收體葬之、公聞之曰、吾聞孝德之本百行之源、而教之所由生也、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爲子答父、今刑不孝之子罪之、唯以死豈以爲當乎、即使人掘出其尸烙印、不孝二字於其額^{ハツ}、道途者、數日公時出田布施城外城門之側、有長井弥五郎之宅喧矣、公使宮原六郎問之、六郎曰与母爭事、公聞其狀乃教六郎就殺之、以爲不孝之警、高橋之士邊牟木庫藤兵衛尉与人爭事、公聞之則亦遂廢其爵、收其祿後數有赦終不及焉、公又建常潤院於加世田、自称梅岳常潤在家菩薩、公憂子弟多無學終無成其材、乃令「衆悉隨」所「其自好」學^ヲ之成^ル其業、由是技能之士漸滋矣、有其名一藝者、則雖僕隸、下人等之以竭其材、公常喜和歌、嘗著伊呂波歌四十七首、丁寧反復而言人道之急務、以爲警傳世、公之時琉球國王屢通使獻方物、永祿十一年戊辰十二月十三日、公薨壽七十七、号梅岳常潤在家菩薩、梅岳寺殿或日新寺殿、

大隅守久長 初名忠長、稱藥壽丸彦二郎、歷任三郎左衛門尉下野守大隅守

道忍公第二子也「道忍公有二子、長道義公次久長也」、道忍公以伊作莊賜久長、因以伊作氏焉、當時以勇武顯名於天下、道忍公又以家世所傳綱切室「治工兼永道佛公嘗從北条泰時之軍戰、於宇治川有功

時公帶此刀」、及旌旗鞍轡若干名器賜之、弘安七年甲申閏四月二十一日、道忍公薨于筑前宮崎、先是公賜證書授信濃太田莊内之二邑、神代津農及薩摩日置、伊作於久長、故久長以證書請鎌倉、八年七月將軍「惟康記之」、使相模守北条時貞等、下書賜神代津農日置、伊作地頭職、先是建治年中元人寇肥前平戶、道忍公与九州諸將擊敗之、元皇帝益造戰艦練軍以欲擊日本報讎、於是將軍發九州之兵、以備異域之寇、久長亦与兄道義公共勤勞宮崎、役者二十余年、元弘・建武之間天下大亂、我三国凶逆之徒大起、各據城邑、不肯奉公命、今茲建武四年益山四郎入道古木彦五郎入道与子弟族人等、城伊作中原掘之、六月十一日久長率兵往攻之城陷、益山入道、古木父子皆死、鮫島彦次郎入道、伊集院助三郎、谷山五郎左衛門入道、市末太郎左衛門入道、鹿兒島郡司、知寛院又四郎光富又五郎入道秋次、三位房益山新次郎、古木三郎入道等率數千騎、將未攻伊作城久長逆阿多郡高橋松將軍原口擊敗之、此年十一月足利將軍^尊賜書以褒賞久長之功、久長率「伊作譜書九月二十八日卒、法名道意不復書、其年今不可考矣」、子大隅守宗久嗣「初名清久歷任、左京進大隅守雜髮称道惠」、宗久与道鑑公長公子在京師、事足利將軍、及薩摩賊兵大起、奉足利直義之命、与長公子俱歸、後屢伐賊有功、正平・文和之間、將軍數賜書以褒賞之卒「法号花嚴榮公大禪定門」、子下野守親忠嗣「初名忠親称宗四郎歷任左衛門尉下野守」、亦從道鑑公之軍、屢伐賊

有功、康永二年足利直義賜褒書賞、親忠之功賞、親忠有弟日三郎左衛門尉久氏、亦事足利將軍有^{ホト}、貞和三年八月、楠正行起千劍破、出屯攝津天王寺、九月九日足利將軍將發兵擊正行、將軍在東寺、處分部伍、時久氏在座、取扇賜之畫菊花也、且將軍詠和歌以筆之曰、九乃国与利御代者治天目出度截於白菊乃花、以遂此扇贈于親忠自屬細川顯氏等之軍与正行戰、死於天王寺親忠卒「亦書六月二日卒、法名道壹天南不復書年、故今不可考」、子大隅守久義嗣「幼名犬若丸」、久義与別府氏有隙、應永五年正月元日、久義將兵往陣加世田^{ツカ}鵜塚、別府氏率精兵未侵之、久義固守不出別府氏、亦不爲急攻相持而經數日「正統譜爲此役也、久義以應永四年十二月、往陣鵜塚相持、至明年亦未知孰是」、於是怨翁公使新納越後守実久、往和二氏田布施二階堂氏者久義之姊之夫也、二階堂氏之女嫁別府氏此役也、久義兵寡乃請援於二階堂氏、以其舅甥之故、不許久義之請、故久義大憤之、遂与二階堂氏有隙、十二年冬久義竟請擊二階堂氏於怨翁公、公亦惡其强大、遂聽之又遂自將兵往奪、久義攻田布施城城中受圍數日、乃十二年二月糧乏、力竭竟降公、自往依其外姻市来氏、二十九年義天公使大岳公^{義天公世子}、擊山門院「上總介守久在山門院」、時久義既老子大隅守勝久承父之統「雖伊作氏譜不記、父子相承此時勝久既称大隅守、則其已承統者可知耳」、將伊作・田布施兵往從大岳公之軍、上總介守久兵寡不能禦出奔肥後、伊作遠江守十忠者勝久之叔父也、

乘伊作之虛急攻伊作城、殺其兄久義、忠勇之士皆奉勝久之子安鶴丸保城守之、十忠攻之不克、乃乞追勝久他邦、於義天公公嘗有恨勝久故許諾之潛追勝久、勝久在山門院聞此大變、大驚曰我命既究于此十忠之大逆、公黨之却欲追我々果、有何罪乎、与徒死于此以空武名、不如速歸伊作報讎、若事不就而致死者此我志也、於是將婦伊作決死、新納近江守忠臣・北郷中務少輔知久・樺山安藝守教宗等、聞勝久之危難哀之、請^下大岳公之告「義天公」以救^中勝久之急、大岳公乃告義天公、公曰須先使勝久速獻伊作寄於^レ身他邦、然則我將宥其子安鶴丸、使爲伊作氏之後不然、我當其滅族矣、大岳公乃以言告臣等、使諭勝久姑奔他邦、初怨翁公納五代奎之女嬖之生女、及其長妻勝久後娶市来備後守家親之女「疑當公女早卒故再娶市来氏也」、故其出奔也、托其妻子於市来氏、而去云其去唯山田孫五郎久依「山田忠繼四世孫山田忠經第三子常陸守友久、生參河守久書久依即久書之子也」、從之十忠請^下爲伊作氏之後、義天公不許之、乃以安鶴丸爲後改称四郎左衛門尉範久「後教久」、卒子犬安丸嗣、長祿二年往伊集院尸^三諏訪神祀「謂^二之頭^一結束象神猶神使人」、十二月四日祭祀既畢暴死、享年十六^{婦葬}三伊作多宝寺「号良山道賢」、犬安丸豎死無子、伊作氏老臣鎌田尾張守政年未請、以大岳公之第三子龜房丸「名久逸初名久俊称龜房丸、又五郎歷任式部大輔河内守」、爲伊作氏後公不許、於是政年陰窺其隙時龜房丸拿出遊戲、政年以爲天之所

与也、乃奪婦伊作夫人「新納氏」、聞之大驚不知所爲、岩切某曰臣願追從龜房丸、於伊作宜忠誠矣、夫人其母爲愛遂往從之、政年已婦以犬安丸之妹配龜房丸、以嗣伊作氏、後称又五郎久逸、久逸之時節山公移伊作氏之封邑、於日向櫛間院新納近江守忠統守日向猷肥院、与久逸有隙久逸与伊東祐国連和未圖猷肥城、文明十七年六月、圓室公率大軍来救猷肥城、我軍敗績、伊東祐国敗死、久逸之麾下將鎌田政年、其弟左助政常等戰死、久逸走櫛間南郷城追圖之、久逸力竭猷城降、乃移鹿兒島後三年、而宥其罪以賜其旧邑伊作、薩摩守忠興「薩摩守用久生国久、国久生成久、成久生忠興相繼任薩摩守」、与大田新三郎忠福有隙、明應九年十一月忠興率兵往攻忠福之加世田別府城、久逸之孫女嫁忠福之兄下野守昌久、故請援久逸、久逸率兵往援之、此月十一日与忠興戰於牟田原、我軍不利、久逸之馬陷污泥中、遂爲敵被護、享年六十一「号德瑤輝公善勝寺殿」、久逸卒子又四郎善久「初名忠貞、應仁二年生」、嗣明應二年四月十八日爲家僕被弑、享年二十七「号越山超公大禪亡門多宝寺殿」、善久生菊三郎君、是爲梅岳公、

相模守友久称又太郎右馬頭相模守、大岳公之長子也、伊作氏「四郎左衛門尉勝久女」、所生以非適夫人之子不嗣、公賜田布施・阿多・高橋「當時別爲一郷今属田布施」、以爲封邑居田布施有諏方社、友久父子所建也、明應二年三月十日「号天勇玄機常珠寺殿」、子相模守運久「初

名忠幸称三郎左衛門尉相模守薙髮号「瓢齋」、父子相承称相模守、故世謂之相州家、

運久始娶出水島津筑後守女「事見古書」當時不見稱島津筑後守者、或曰運久始聚宮里氏之女、亦不知就是也、醜故欲去之然婦人貞烈執婦道、是以不忍伊作善久早卒二十歲、子菊三郎君幼七歲、善久妻者新納駿河守是久女也、運久聞其美、施可愛心欲自迎爲妻、又患醜女之在於室、之潛命シテ近侍人、使誘已之妻シテ詣高橋藥師、遂觀ミテ於海濱直乘小船、遠至市末乃去、船乘之肩輿至薩摩山之古佛堂棄之、婦人居堂中者、凡七日悲憤傳火於佛堂、与其侍婢六人共燒死、其中既而、運久使人屢通慰勸之意、於新納氏欲令更嫁於我新納氏不許、運久頻請不止新納氏、以爲菊三郎君幼無他親戚之、以可托孤者如此、則伊作氏殆故對之曰、我一婦人而事兩夫者非吾志、然君若養菊三郎爲嗣、則妾敢未侍於君巾櫛耳、不然終不能從君也、運久聞之曰我未有嗣子、以菊三郎爲我嗣、則我固所願也、縱令我後復有子、當以菊三郎爲適嗣、依与其家臣等議乃作誓書贈之、故新納氏再嫁運久、菊三郎既長称三郎左衛門尉忠良、天文八年己亥七月朔日運久卒、「号道登大年大年寺殿」、忠良嗣是爲梅岳公、繼伊作・相州二氏、兼有伊作・田布施・阿多・高橋四邑、勢遂強大、

島津世家卷之十七

大中公

諱實久稱虎壽丸又三郎、歷任三郎左衛門尉、修理大夫、從五位下陸奥守、薨髮稱伯固齋

公、梅岳公長子也、梅岳公納薩摩守重久女、以永正十一年甲戌五月五日生伊作城、或曰田布施、大永六年丙戌十一月十二日、大翁公使執事村田越前守武秀・土持伊豆守政綱・梶原備前守景豐語梅岳公、以_レ飲_下以_レ公爲_二嗣子_一以_レ禪_中守護職、梅岳公固辭、而大翁公不聽、十八日召公於鹿兒島、二十七日白爲加公元服、稱又三郎名實久遂禪守護職、七年四月十五日大翁公去鹿兒島老伊作、二十九日乃薨髮、他日大翁公信八郎左衛門尉実久「久興之子後改薩摩守久意」、之僞謀遂變約欲再踐守護位、於是六月十一日、実久發兵夜陷梅岳公采邑伊集院・口置二城、梅岳公既克帖佐・加治木之賊、而歸鹿兒島聞此變、乃夜踰山埴田布施、時鹿兒島之士亦有或通意於実久者、是以公亦不得久止鹿兒島、乘夜潛出鹿兒島奔口布施、唯山田伊豫「子孫爲綾之十後改氏山本」、木脇大炊助祐兄「後任左衛門尉」、真玉民部左衛門尉重実後任紀伊守、井尻九郎次郎子孫後改氏伊藤、其母宇多氏「宇多新左衛門尉貞次女」、園田清左衛門尉実明從、先入実明之小野宅、実久之麾下兵五十許人馳及之、衆皆日聞今夜又三郎君匿于此速出昇我、若有不昇者我入爾之室以収之耳、実明匿公於舍後小社中、乃自出謂追者曰、又三郎君何故在我室哉、今公等未妄作虛誕之言誣於我、早入我室搜君、君若不在等等如之何乎、爲士見搜室屋、僞莫大焉、

決不爲徒還也、我有士臣數人與者決死耳、衆聞之曰今聞主之言、又三郎君信不在焉、日計路程君未能至、於此不若早反求乎、鹿兒島之爲勝也、遂悉引去既而以木脇祐兄爲導、經徑路山嶽將至田布施、実明謂衆曰、計敵當以公之不在鹿兒島、或有再來追矣、臣請自是歸而冀爲他之圖、使敵勿復至以無道途之患焉、遂別還乃使其家臣二人從、公適於田布施公言從臣、我初與大翁公約爲父子、今也不幸而逢難、雖公之心亦有不可測者、爲子而背父不祥也、今吾欲自往見公、遂過伊作以謁大翁公、公深感公之志乃見公曰、又三郎今重父子之約、不憚疑懼輕身來者直孝子也、吾本非有異意、而実久擅作亂、令臣子盡爲寇讎是豈我志哉、因而泣下、乃爲設宴饗之留公者三日、遇之甚厚矣、十八日送帰公于田布施、実久頻請大翁公之復守護位、故六月二十一日、大翁公再入鹿兒島、大翁公聞味不知不喜古道、荒沼無度政刑失道、如末弘伯耆守・本田次郎左衛門尉等幸臣擅權、專事聚斂、朝野雖倍貴戚之卿、川上大和守昌久等病國家危亡、與同志數人奉書諫之、卒不能用、於是昌久等竊相議、天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殺末弘於谷山皇德寺、大翁公聞末弘之死大驚遽奔欄寢、貞良之臣哀國家之傾敗咸往祓寢、切請公之速返位不肯許、衆皆忙然不知助爲、天文四年四月公竊還殺諫爭主謀大和守昌久於大興寺、於是其餘初預諫爭者十有五人、咸背大翁公シム属実久放火鹿兒島、餘煙七日不斷、此年十月十日大翁公遜帖佐、依邇答院氏・夢刈氏等、故鹿兒島遂爲実久之

有、明年夏大翁公適真幸院依北原氏居般若寺、又適庄內終出奔豊後終身於沖濱谷山駿河守・伊集院山城守・松壽丹後守「皆実久之旗下將出水人」、據谷山苦辛城・神前三城以敵公、八年三月公討之、十三日大戰紫原克之、苦辛城主式部少輔猷城降、明日入本城、二十四日其餘守將猷神前城降、島津越前守・新納常陸守忠苗等、為実久守市未城、八年閏六月十七日、公自將兵伐市未、此日援平城進攻本城、城固不能急陷焉、入末院彈正少弼重聰率師未拿賀速取平城、二十日又遂歸入末院、使男又五郎重朝率入末院衆援公勢、此月二十七日重朝率部下衆、進大日寺口城兵開門出戰、入末之軍將敗走、樺山安藝守善久視之往援入末之軍、城兵小野左近者先來當善久、善久力戰斬之、然善久亦被大創、時喜入三郎四郎忠俊「大岳公第七子、若狹守忠弘生撰津介賴久、賴久生忠譽亦稱撰津介、忠譽生忠俊、後稱式部大輔或稱撰津介」、蒲生宮内大輔清綱「真寬房舜清者大織冠鎌足之裔也、保安年中未居蒲生、因為氏ノ舜清生七郎大夫助清早死、助清弟八郎大夫種清嗣生清直、清直生清成、清成生清統、清統生清茂、清茂生宗清、宗清生真清、真清生清種、清種、嗣清種生清冬、清冬生美濃守清寬、事如翁公・義天公為執事、清寬生忠清亦稱美濃守、為義天公執事、忠清生久清、久清生刑部少輔宣清、宣清生越前守充清、清綱即充清之子也」等進戰、城兵敗入城他日又戰、斬実久之弟中務少輔、八月四日進圍攻本城、公弟右馬頭忠將・佐多半門齋

「佐多伯耆守親久、生豊後守忠遊、忠遊生下野守忠山、忠山生伯耆守忠和、忠和生上野介忠成、雜髮号半門齋」・穎娃某・蒲生清綱・種子島加賀守惠時「武藏守忠時之子雜髮称意釣」等從公軍、肝付河内守兼統・称寢式部少輔清平等亦發麾下之兵援公勢、川上上野守忠克亦為実久、守中木野城、聞市未危急、乃懼猷城降、二十九日本城守將越前守及新納忠苗、力屈請降公許之、諸軍有憾於忠苗、欲窺隙殺之、梅岳公時在公陣聞之、曰忠苗等不明順逆之義、妄黨実久者不為無罪、然竭力於所事者固其所也、今豈可痛惡之而必殺之乎、乃使新納尾張守・本田下野守親尚、以兵逆越前守及新納忠苗及其部下百余人、遠遁去忠苗等免逢難、十三年夏山田加賀守忠廣猷大隅市成地於公、公乃賜市成於肝付兼統、初公納入末院彈正少弼重聰女以為妃、重聰漸籍貴戚之勢、動輒違公命、稍顯不臣之狀、故削重聰之私邑以懲之、重聰終不能改己之過、乃与渋谷一族及蒲生氏・肝付氏・本田氏等合謀、襲犯樺山安藝守善久之居城大隅生別府、善久固守而不動、梅岳公聞善久之屢為敵見逼、召善久居伊集院、賜生別府於本田紀伊守重親、十四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伊東義祐發兵侵猷肥、公為人豁達大度氣宇不凡、雖居危難之間、意常裕如、篤泰以特已、寬弘而受人衆心悅服、於是三月十八日、島津次郎三郎忠廣「豊後守忠朝男」北鄉讚岐守忠相、及宗室故旧咸相議相曰、今三国無主衆皆不知珍婦、強豪之徒割據城邑、擅作暴虐謂、三郎左衛門尉實久有人君

之度、且親受大翁公之禪、若立此人以為守護職、則名正言順、有誰不從之者乎、時適近衛殿下種家使日野左大辨宰相、賜書且守護職之衣冠、故衆謂昔日得佛公幸被近衛殿下基通撫育之恩、立為三國守護、後又結父子之約以冒藤原姓、今也殿下復賜守護之服、實中興之徵也、且曾祖相模守友久者大岳公之長子、而於其宗族亦莫貴焉、當統守護位者非此人、而其誰衆皆同之、遂勸公以為三國守護、是以公合伊作・相州二家、以為中興主、夫木田氏者上祖貞親以來累世勲舊之臣也、至紀伊守董親「左衛門督木田貞親者親恒之子也、得佛公建国之始未居本藩、貞親生信濃守親保、親保生信濃守重親、重親無子弟信濃守氏親嗣、氏親生因幡守親治、親治生信濃守元親、元親生信濃守重恒、大岳公患其驕慢、賜元親之後於元親弟二郎五郎親光之子因幡守國親、國親生因幡守兼親、兼親生三河守親安、董親即親安子也」、今作分幸大隅國府、居清水城負大邑之勢、跋扈邊境大永年中背大翁公、不肯奉朝旨、擅却掠村落、是以神宦等率民庶據八幡社地、新納近江守武久「近江守時久者道義公第四子也、從足利將軍數有戰功賜日州新納院地頭職、因為氏時久生越後守實久、實久生近江守忠臣、忠臣生修理亮忠治、忠治生近江守忠續、忠續生近江守忠明、忠明生近江守忠武、忠武生近江守忠勝、忠勝生四郎忠茂、忠茂生近江守武久」、亦黨董親率衆攻神宮等、大永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八幡社火神宮等通潰、董親之男又二郎親兼不知已之分、私納於惣皇

朝以請官惣朝廷、任左京大夫、叙從四位下董親父子皆放縱無道、好奇玩異溺物淫色好貨利下民困苦、天文十七年正月殺伊地知又八郎重貞、二月十日又殺本田又九郎、皆非其罪、其叔父本田因幡守親貞「親安之弟」、及故舊老臣皆諫之不聽、故親貞遂行然董親猶不覺悟、而驕奢益甚、三月十一日本田又五郎親和「親貞之子後祿刑部大輔」、倍董親據姬木城、十三日董親率大軍未攻姬木城、親和遽起、衆未附雖不足抗乎、清水之衆然自奮出城董親之軍、大戰親知之兵勇進、無一以不當于董親之軍、大亂敗走初北原氏、洪谷氏・上井氏・敷根氏・廻氏等皆屬董親、而聞姬城之戰董親敗走、悉皆為董親之敵、北原未陷日當山壘、洪谷襲生別府燒其郭、上井敷根廻兵未偪焚其村落、故董親大失勢夫八幡宮源家世上崇尊之、鎌倉古幕府創業之始、建若宮於鶴岡、是以正八幡宮、高相得佛公以來最以崇尊之、比年國府之亂靈社被惟於是神宦長、留守氏・桑波田氏使三角入道々賀請援於公、公聞之故旧老臣衆議未決、梅岳公与公決意、遂使伊集院大和守忠朗、將兵往守正八幡社地、忠朗為梅岳公之國老、二十五日之夜忠朗發鹿兒島明日到宮內、樺山安藝守善久亦未會忠朗、忠朗稱未援紀伊守、往人咲隈城高墨浚池、時孤火徹曉連夜不輟、衆皆謂島津氏之佳瑞也、忠朗又竊遣精兵取生別府城、先是樺山善久去生別府、以賜董親、董親既得生別府、而陽雖屬公与洪谷氏連和、動輒作亂今又以忠朗善久之計取之、故復賜之善久、忠朗勢漸張於是、廻氏・敷根氏・上井氏

等不戰而未降、北原某在清水姬城未降、於是五月二十二日忠朗進逼清水、二十四日攻新城援之、令樺山善久守之、八月晦日忠朗夜撰精兵襲北原氏之日當山畧、北原氏使真幸院之十守之、斬守將平良尾張守、白坂助左衛門尉其余死者百餘人、我麾下之士田尻荒兵衛尉、先登斬敵兵五六人、尚勇進督戰、故敵捨畧遁走、姬木城々主本田親和未降、請援於北原氏、北原氏發兵援之、親和尚少親和叔父式部太輔実親・島田民部少輔爲親知之補佐、勸親知請降、且謂真幸兵在城中、請潛未擊之、我軍伊集院弥六・肥後掃部左衛門尉・稻留左京亮・宮原掃部助・田尻荒兵衛・宅万与八左衛門尉・池上隼人輔、奈良原源八郎・葛原某等聞之乘夜入城、田尻荒兵衛尉先登縱火、真幸兵入畧壁之中、固守決死防戰我軍不能援之、時樺山善久率生別府兵未會、說真幸兵降之、明日移軍攻清水城、梅岳公亦至軍、与^{トモニ}北郷讃岐守忠相等、与董親父子行成賜清水七十五町、又未幾与北原氏・祁答院氏・加治木氏等、連和作乱、故此年十月四日梅岳公再率兵往攻清水城、九日董親父子棄城遁莊内、十四日公亦拿梅岳公於清水城、乃使伊集院忠朗爲姬城地頭、移本田親和於谷山之山田、賞樺山善久功賜沖之洲大野原、令撫綏大隅民庶、於是梅岳公入善久之宅改生別府、名長濱、公留滯清水者數日、勞衆賞功撫綏民庶、日隅之間聞風莫不悅服、伊東修理大夫義祐居日向山東、而屢侵島津豊後守忠親之飢肥城、十八年三月公在清水城、乃使伊集院忠朗率衆三百人往救之、

十一日忠朗簡勇銳之士三百如飢肥、四月三日忠朗与忠親進兵大戰、獲首三百餘級、義祐夜委陣遁、加治木城主肝付越前守兼演・蒲生範清・渋谷某、不來廷於我、故五月二十九日、又使伊集院忠朗將衆往伐之、進陣黒川渚六月朔日兼演率兵未陣、兩陣相去不遠、渋谷某・蒲生某亦未援兼演之勢、兩陣相持唯飛羽箭發鳥銃、未有大戰如之而已、經數月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忠朗之男伊集院掃部助忠倉發火箭適落敵陣營、火傳屋舍此日北風殊烈、諸陣悉焚、兼演等大懼、因北郷讃岐守忠相、讃岐守敏久之孫、菱刈相模守重州「進士判官重妙、関白藤原忠実之裔也、賜菱刈・牛屎二院、建久中未居菱刈、因以氏焉、重妙生左兵衛佐重実、重実生彦太郎宗重、宗重生又太郎隆平、隆平生彦太郎重信、重信生彦太郎篤隆、篤隆生但馬守重遠、重遠生安藝守久隆、久隆生參河守元隆、元隆生民部大夫氏重、氏重生參河守忠氏、忠氏生左兵衛重時、重時生大和守重副、重州即重副之子也」、乞隆公許之、十二月朔日公乃班軍、十一日肝付以安^{兼演薨歿 称以安、}男三郎五郎兼盛・蒲生範清未清水謁公、祁答院良重・入末院重嗣・東郷氏等亦使已之族人未謁、此月公歸伊集院・肝付・蒲生・渋谷數氏皆郊迎而犒衆軍、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公移都於鹿兒島、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任公修理大夫、二十二年以川上左近將監久朗「左近將監忠塞生信濃守榮久、榮久生上野介忠克、久朗即忠克之子、忠克亦爲国老、年月未詳」爲国老、二十三年祁答院又次郎良重・入末院加

賀守重嗣「入未院重聰生石見守重朝、以大翁公恥賜我之封邑、襲取百次又取隈城・水引・宮里、以黨東郷・祁答院等、故天文十三年公削重朝之郡山一邑、重嗣即重朝之子也」、永祿年中重嗣始奉公室、後又獻隅城・百次・平佐・碓山・高江等數城、又却掠加治木・帖佐之間、蒲生範清、「越後守茂清之子」又陰通意於二氏、時未鹿兒島窺隙作乱、肝付三郎五郎兼盛者「越前守兼演之子」加治木守將也、謂範清曰鄉無貳守護裁裁盟書著其忠誠、我不能無疑於鄉也、範清不肯与洪谷氏黨、先欲取加治木、是以加治木・帖佐之間往々爲仇讎、麥刈大和守重猛「相模守重州之子」、北原又八郎兼守亦通意於祁答院氏、八月二十九日洪谷・麥刈・蒲生三氏率兵未攻加治木、兼盛出迎之網掛川力戰斬敵四人、時我麾下土有川新左衛門・柳田左近等多致死、故退固守城、九月敵兵進攻加治木城、於是公使世子又三郎君「名義久即貫明公」往救加治木、十二日世子將兵免伊集院、本田弥六親貞「後称下野守」執御劔、梶原新兵衛尉掌旗、鹿籠・山田・加世田・阿多・田布施・伊集院等騎兵皆從、明日往屯狩集遂移陣於日當比良、公亦將谷山・鹿兒島・伊作・川邊・喜入兵未、夜陣日當比良、川上上野介久隅「大和守昌久之子後薙髮称慰敗」從公軍、公乃令知覽・高橋・永吉之士守吉田城、十三日使步卒將梅北宮内左衛門尉国兼・宅萬与八左衛門尉率鹿兒島・川辺輕兵、往放火脇元、敵兵出迎之阪中、国兼等奮戰世子及又四郎君「名忠平即松齡公」又六

郎歳久、率大軍既至於阪口、敵兵見之懼悉退去、而有敵又登八牟礼、公乃遣谷山衆防之、我兵據險發箭死傷者甚多、往守集、此日公弟右馬頭忠將亦將大隅騎步、戰帖佐岩野原、伊集院某・額娃左馬介兼堅未加公軍、十四日右馬頭忠將乘轡轡五艘至脇元濱、多牟鳥銃敵有死者、此日使鹿兒島輕卒放火星原、明日亦使吉田士放火帖佐、十五日公往狩集我陣側山有草木者令悉焚之、十七日敵兵未攻狩集陣、我軍迎擊退之、又四郎君將鹿兒島・谷山・下大隅騎步未陣白金、十八日忠將乘大隅兵於戰艦五十餘艘、浮海往入別府川、鹿兒島船亦五十餘艘着船於脇元濱、敵兵出將迎戰、我軍多發鳥銃射之、故懼悉退去、於是忠將及樺山助太郎忠副「安藝守善久長子梅岳公女所生」等未謁公、頃日屢聞狐声夜見狐火、十七日夜有狐火、自餅田原至蒲生連綿不斷、衆視之皆以爲戰勝之徵、二十七日白金諸將相議、先伏一軍脇元、使輕兵往放火岩巖城下、又使鹿兒島士乘舟從海上往侵脇元、衆皆出船散田間、刈稻帖佐城中兵見之出擊之、其兵凡百許人、鹿兒島衆遁走敵兵追之、我伏兵三百許悉起、敵懼亂走、園田與右衛門・梅北国兼・阿野又九郎通泰等有功、二十二日帖佐兵未屯山上燒土、晦日我狩集兵攻燒土敵白金兵亦至、山下敵出迎戰、帖佐・蒲生兵未援敵勢、是以敵競進、比志島宮内少輔国眞「比志島河内守義重之第二子、美濃守義信生義住亦称美濃守国眞即義住之第二子也、薙髮称咲翁齋」等奮戰、勝負未決世子又率大軍未援、故敵兵退反今日叅獲首

級七、而我兵三原次郎四郎重次・大寺大學左衛門・大山織部戰死、其餘被傷者多、左兵衛尉尚久麿狩集衆攻燒土陣、既逼其壁敵固守不出、故尚久姑退歸、十月二日諸將相議攻岩劍城、世子進陣白金下、使吉田輕兵攻城西門、黎明破岩劍外門放火、尚久之一軍亦進倡城下、白金一軍出侵星原、散兵刈稻、帖佐・蒲生兵二千人渡平松川分爲二軍、陣池島使輕兵進、我軍亦分備二軍進擊大戰、帖佐・蒲生軍敗走乘勝追之、斬帖佐城主渋谷河內守・長男及西侯武藏、其餘獲首五十、追至高樋川上世子進至平松公至池島、時諸軍還獻捷於白金下、此日我軍中死者、加世田士・有馬某・伊集院士刎小某等耳、故敵兵大失勢、此夜岩劍城潰我軍遂入之、遇內城失火焚屋舍者過半、明日日中公与世子俱入城、設帷幕酒三獻、乃使伊集院忠朗行凱歌儀、右馬頭忠將・樺山善久・顯娃兼堅・伊地知周防介重興・「周防守重武之子」等人賀之、且有獻六日梅岳公亦未會、內城當作已成、世子先歸鹿兒島、十二日帖佐兵又侵加治木城兵迎擊退之、十三日公亦歸鹿兒島、十九日使又四郎君守岩劍城、梅岳公亦歸自平松、蒲生範清使北村卒請我曰、鹿兒島兵未攻、則我爲內應、使一舉取蒲生城公信之、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与世子共將兵到吉田、明日將攻蒲生城而敵固備待之、故我軍不利、第子丸播摩力戰死之、其餘指宿丹後・敷根源八兵衛・福壽次郎三郎・濱田後藤兵衛・春山太郎三郎・小野江等勇士多致死、公聞數人死悲憤不堪、乃欲報怨、於是自將兵往當之、世子

及又六郎歲久「公第三子」、援公軍、歲久時十九歲縱橫奮戰、自亦被傷、右馬頭忠將亦率大渦騎步未戰、於是範清知其終不能克、乃退去、故公遂班軍三月二日渋谷氏遣兵、侵帖佐我軍迎別府川擊退之、八日肝付兼盛率溝辺・加治木・日当山長濱兵与渋谷氏戰、帖佐・山田斬首二十三、二十七日我軍復入帖佐高尾敗渋谷氏、斬首百餘級、我勢日大振、四月二日渋谷氏懼棄帖佐・山田二城夜遁、七月二十五日渋谷氏与蒲生範清合謀襲帖佐城、我守兵出迎戰渋谷氏之軍敗走、斬東鄉將監白濱某以下數人、十二月三日蒲生新畠潰、公患蒲生接近於鹿兒島未服每爲害、乃欲取之、夫蒲生城者憑山溪之險巖谷高深、而不可遽攻近、欲先取松坂畠絕蒲生之羽翼、於是二年三月公自將兵圍松坂畠、敵兵固守禦之、梅北国兼先登又四郎君奮入城門、將踰門內之牆、敵迎防戰君力戰斬敵一人、捕其首走出門外、鎧上所立矢五松阪畠亦固、而不可輒陷、且蒲生氏援兵將至、故收兵歸、此年十月十九日再襲松坂畠援之、斬祁答院・蒲生一百余人、十一月公進兵於蒲生城下、陣七回及馬立、十二月襲刈左馬權頭未陣北村援蒲生氏、相持未戰、至三年四月十五日公及世子自將兵進攻襲刈氏陣、右馬頭忠將・左兵衛尉尚久・又四郎君亦各率一軍來從襲刈氏陣、在山上四面險峻、放矢如雨我兵多死傷、君怒先登敵關門突出、楠原某先衆進、君交鋒与之戰遂斬楠原氏、執事村田越前守經定「越前守武秀男」、及鎌田刑部左衛門尉政年「李之助政常之曾孫、後任尾張守、薙髮稱

寬栖」，二原右京亮等從，又四郎君軍有功我兵競進，賊兵死者數百，菱川氏知其不遁遂自殺，此日我軍中樺山助太郎忠副、貴島助五郎・濱田藤左衛門等戰死，又四郎君亦身被創，蒲生範清見菱刈左馬頭之敗，乃懼自燒城遠逃，於是以比志島美濃守國守「宮内少輔國真之兄、子孫今在加治木」爲蒲生地頭，市未內藏助家守爲松阪地頭，鎌田政年爲帖佐地頭，梅北國兼爲山田地頭，三年冬建正八幡宮，肝付河內守兼續「雜髮稱省釣」者公之姊夫也，未朝鹿兒島他日饗公於寓舍，伊集院忠朗扈從，喚兼續之臣藥丸某，戲之曰既備八珍之美味，盍獻一匹鶴乎，藥丸對曰卿若再未獻一匹狐於我主，忠朗聞之怒見面，後竟截兼續之所施帷幕幟文之鶴首，兼續見之大憤謂，鶴者我累代幟章也，今無故見斷其首，我蒙僇何以加之哉，我何顏再見乎公，遂浮海歸肝付自此不復朝享，有廻某誓而其子幼也，四年五月兼續襲取廻城，公怒之六月自將兵往擊之，公与世子陣大墓，右馬頭忠將陣馬立其餘諸將陣竹原山，垂水城主伊地知周防介重興「周防守重武之子」・櫛寢右近大夫重長亦背公与兼續俱在廻城，七月十二日肝付及櫛寢下大隅兵來救廻城，侵竹原山陣，忠將率一軍出馬立陣進馳之，室老町田加賀守忠林「町田五郎清久之第六子，土佐守則久生忠幸，忠幸生六郎左衛門尉盛久，盛久生中務少輔久用，忠林即久用之子也，忠林受公命爲忠將之家宰」，諫之曰，敵銳氣方盛且我兵之衆寡不敵，今輕抗之是恐敗己之道也，君姑待之忠將不可，直突向之敵軍如雲，衷我

軍擊之，忠林力戰死之，忠將亦終爲敵見殺，我軍死者七十餘人，數根掃部左衛門尉頼道等死之，公聞之進兵追之大敗之，兼續等走恒吉，滝聞美作守・梅北刑部左衛門等有功，初公以又四郎君爲豊後守忠親「義天公第三子，越後守秀久生修理亮忠廉，忠廉生豊後守忠朝，忠朝生忠廣亦任豊後守，忠廣無子，尾張守忠親者北鄉讚岐守忠相長子也，立爲北鄉氏後十餘年，然忠廣強請爲後，後任豊後守」，之養子，居日向飢肥援忠親禦伊東氏，至茲公召君々不至，曰臣与忠親約爲父子，而飢肥一郡孤城，而受一國大敵如之何，忍違舍之而歸耶終不能奉大命也，忠親聞之謂君日今聞子之言，雖實似有理而今三國內乱，而右馬頭亦新死衆咸失力，是以將召子以鎮衆心，子其宜還鹿兒島代右馬頭，扶植社稷使國家復泰山之安矣，我願尽力守孤城，伊東氏何足懼乎，其無以我爲意，當速歸爲社稷致力也，君聞之感激泣數行下，終告別歸鹿兒島，北原兼守「北原右兵衛佐兼幸，其先出天智帝云，始宰日向真幸院，兼幸生左馬頭兼貞，兼貞生右馬頭玄兼，玄兼生左馬頭玄幸，玄幸生周防守範兼，範兼生左馬頭久兼，久兼生長門守兼興，兼興生又五郎貴兼，貴兼生長門守立兼，立兼死弟民部少輔兼珍嗣，兼珍生民部少輔久兼，久兼生又八郎祐兼，兼守即祐兼之子也」，死家臣不和，伊東・相良間之，故真幸院乱，於是北原氏臣白坂美濃守、「一作佐渡介」，因国老三原遠江守重蓋「一作重秋雜髮稱昌安」献踊地而屬我，故栗野・吉松・吉田・馬関田「皆北原氏之邑」，亦

尋屬我公多分兵守之、唯北原伊勢介及男新介守橫川城不降、五年五月豐後守忠親退移櫛間・飯肥地、遂爲伊東氏之有、六月使又四郎君及又六郎歲久、將兵往擊橫川城、公亦自將一軍往屯溝邊、以爲勢援、且遣新納刑部太輔忠元「駿河守是久、生伊勢守友義、友義生左京亮忠祐、忠祐生加賀守祐久、忠元即祐久之子也、後任武藏守薙髮号拙齋・或爲舟」、伊集院源助久春「今給黎長門守久俊之第三子、伊集院久綱亦称長門守、久綱生助三郎久安、久安生長門守久敏、久敏生助八郎久宗、久宗生久次亦称助八郎、久春即久次之子也、後名久信任肥前守薙髮称元某」、以援二公子、三日又四郎君進攻城、伊勢介父子出奮戰、本田刑部少輔親知「因幡守貞親之子」、滝間美作守迎戰、忠元・久春橫擊大敗之、歲久將吉田衆、先登身被傷城竟陷、伊勢介父子自殺斬首數百級、我軍中亦死傷者不少、公賜橫川於菱刈重猛、九月豐後守忠親往襲飯肥城、敗伊東氏之軍、復飯肥之地、是時飯野以西屬我、三山以東爲伊東氏之有、以故封疆終不能穩、六年二月公在飯野、發薩摩大隅之師与伊東氏軍、戰於三山伊東氏軍敗績、退入壁固守之、故公亦收兵南、初北原兼親獻栗野降我、於是相良氏之兵守飯野者尽退歸、兼親之臣北原八郎右衛門尉・白坂與一左衛門尉離兼親之麾下降我、故兼親漸失勢、且相良氏欲乘此隙隙取兼親私邑、故公召兼親移伊集院神殿、乃賜真幸院兵庫頭君「又四郎君任兵庫頭」移居飯野、備伊東・相良之寇「一或爲七年載」、七年三月十

四日、詔任公陸奥守、八年五月三好左京大夫義繼・松永右衛門佐久通弑殺將軍「義輝」、九年二月以故將軍小祥忌、公先期薙髮称伯圍齋、伊東義祐築三山、欲取兵庫頭君飯野地、公聞之此年十月使世子將兵往伐三山、兵庫頭君及左衛門督歲久、亦各將一軍從世子之軍、二十六日往攻三山城、茂山左衛門尉・長谷場長門守・愛德十郎・濱田右京亮・長野助七郎・塚田太郎左衛門尉・面高真連房賴俊・上床源兵衛尉・田口仲俊房・重信平左衛門尉・伊地知新三郎等有功、時兵庫頭君亦自犯矢石奮戰、身被大創、阿多中務丞・末弘又左衛門尉・本田治部少輔・木田與五郎・椎原某・阿多源左衛門尉・中山源三郎等戰死、衆扶兵庫頭君歸、故諸將相議姑班軍、以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爲国老、菱刈氏者累世之臣也、而黨渋谷・祁答院・蒲生三氏、背我者有年而向有罪、賜栗野及橫川城、今遺其恩而黨球摩相良氏、以爲敵故十年冬公及世子、自將兵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發於栗野至湯尾、兵庫頭君亦將飯野兵未軍、夜踰馬越時前路火起、衆疑敵之舉火爲號也歟、故姑停馬不進、少間俟人報曰、前路之火狐爲照暗也、衆大喜明日公朝率清水・曾於郡宮内・田布施兵而進、至馬越陣尾、新納近江守武久・樺山善久各率一軍從公、其兵都七千餘、世子將鹿兒島・谷山・加世田・阿多・山田・吉田及大隅・帖佐・山田兵八千餘人、前至馬越・諏訪山、左衛門督歲久・又七郎家久「公第四子」・又四郎征久「右馬頭忠將之男」・大野治部少輔忠宗「薩摩守国久第

三子・大野駿河守忠綱、生淡路守忠悟、忠悟生駿河忠元、忠宗、即忠元之子也」屬焉、先使加世田・阿多・山田兵進挑戰、兵庫頭君將飯野・馬關田・鹿籠・加治木等兵七千余人、當城西北設備、川上久隅・新納忠元等屬之、且教伊集院・市末・伊作・高橋・川辺・顯娃・揖宿兵七千余人、屯馬越花立尾以備大口・球摩・八代援兵、又使喜入式部太輔季久「若狹守忠弘者大岳公第七子也、子忠譽幼矣、其弟攝津守賴久嗣、忠弘之後賴久無子、忠弘之子、攝津守譽嗣、忠譽生忠俊、亦稱攝津守、季久即忠俊之子也」、比志島式部少輔義基、志田三郎先生義憲者、六條判官爲義第三子也、義憲生村上三郎左衛門尉賴重、賴重未居本藩者數年、娶滿家院郡司大藏永平女、生上総介榮尊、永平無子榮尊繼爲滿家院郡司、榮尊生太郎祐範、始氏比志島、祐範生孫太郎時範、時範生孫太郎忠範、忠範生彦太郎義範、義範生彦太郎範平、範平生河內守久範、久範生義清、義清生義重、義重生立賴皆相統、任河內守、立賴生源左衛門尉廉

(帖紙)

「書

戸長島村浦底、四拾參番戸全居士族

木ノ上順市

明治七年一月參星「」

範、廉範生河內守義貞、義貞生河內守義弘・義基・義弘之子也」、美濃守国守率蒲生・栗野及佐多又太郎忠將「後任伯耆守、薙髮称牛賢、半門齋之子」之麾下、知覽兵都五千餘人備湯尾城援兵、又使北村・踊・溝辺兵三千許人備橫川城援兵、此日巳時鎌田尾張守政年行勸請城之法、既而兵庫頭君進兵攻馬越城、敵兵固守禦之、我兵中矢石死傷者甚多、然不敢爲退、蟻附登城外郭卒敗、故敵退守本丸、殊死防戰、兵庫頭君自先衆奮戰格殺敵數人、時公又遣大隅騎兵援戰、村田右衛門尉季久・町田新左衛門尉忠繼「町田出羽守高久第三子、三郎五郎忠光、生三郎五郎忠儀、忠儀生八郎左衛門尉忠親、忠親生丹後守久吉、忠繼、即久吉之子也」、寺師某・藺牟田某等戰死、辻大藏左衛門・有馬軍弥左衛門純秀^{二人田}・大寺刑部少輔・谷山某^{二人阿}・久留軍兵衛・飯野士帶刀左衛門^{二人加}等將踰壁入本丸、城主井手鑑駿河守及其子兵部少輔弥四郎等、出城奮戰擊辻以下數人殺之、兵庫頭君見之自執兵直前當之、又斬敵數人、財部傳內左衛門尉・東鄉兵部少輔・阿多掃部助忠明・宮原右京亮・新納忠元・伊集院美作守久宣・有馬奉膳兵衛尉等進擊大敗之、遂斬井手鑑父子護首二百余級、其餘死者不知其數、城遂陷敵開馬越城陷上下悉死、大懼此夜委曾木・平良・湯尾・羽月・山野・平泉・青木・一山數城而遁、於是菱刈中務少輔獻橫川城降、唯菱刈彈正忠隆秋「重猛之弟」據大

口城不降、頻請援於相良氏、乃發求麻・八代兵三百余人表援、降秋於是公分兵守本城・曾木・市山、使薩摩守義虎「八郎左衛門尉実久之子」、守平和泉・山野・羽月三城、十二月二十九日市山守兵、市未備後守家利・平田加賀守・伊集院刑部少輔久慶「彈正少弼頼久之異母兄、讚岐守久教生刑部少輔忠昌、忠昌生久景、久景生久盈、久盈生久慶、相統称刑部少輔」率數十騎往大口城下、窺敵隙城兵見之出追之、家利等往西原川力戰、然敵多勢圍之三人皆死、從兵逃走、敵乘勝益追之至於市山城下、於是我城中兵悉出迎之、弓銃交發敵死傷者甚多故退去、自此後敵屢未侵市山、於是公使新納忠元爲市山守將、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大口兵三千余人出治兵堂寄、世子及兵庫頭君、不計敵疆弱虛實、揮兵直進向之、公制之不聞、敵勢方盛、我軍敗績死傷者不知其數、兵庫頭君殿敵競進欲獲君、君與川上將監久朗且戰且退、故我軍得無恙渡河、入曾木城久朗被創二月三日率、五月召山野・平和泉・羽月三城守兵於鹿兒島、菱刈氏・相良氏聞之、欲伏兵待其歸而擊之、公聞此謀欲發兵擊之、然又患比年戰爭、不罷衆皆疲病、乃昇山野相良以與相良・菱刈行成、八月菱刈・相良之徒變約未築堂寄、伊東義祐亦合志、未陣飯野桶比良「或作置平」、加久藤・馬関田氏悉變志數侵飯野、於是兵庫頭君益聚兵守飯野、公亦自將兵欲擊桶比良之敵退之、而霖雨久不止、故始班軍大口、敵兵勢漸盛、故公及四子將兵往討之、時梅岳公遭疾久不愈、故使世子與諸將

俱守馬越城辺境、十一月公自赴加世田、侍病敵聞公歸、出陣堂寄數出兵侵我境界、川上丹後守・堀内某等赴平泉敵伏兵殺之、我馬越守兵聞之急赴救、其兵五十騎、至則丹後守等悉死、衆見之大怒、直突接戰敵兵散走、當是時相良・菱刈亦苦頃年戰不止、因出水感應寺頻求和、此年十二月十三日梅岳公薨、公在諒陰故未果、而感應寺屢未勸成、於是至明年正月二十日、乃與相良氏・菱刈氏行成、故我北辺稍靜、而此年三月十八日、我麾下士蒲池備中守適平泉、相良氏之臣深水頼兼在大口城、見蒲池之過城下、要殺之從者十有七人皆死之、薩摩守義虎者平泉・山野・羽月守將也、分兵守三城、而去年大口敵兵未襲羽月破其外郭、是以義虎恐其或不能保、返羽月一邑於公、於是公使肝付彈正忠兼寛「兼盛之子」新納忠元守羽月城、既而大口賊兵數未侵羽月、故兼寛忠元與又七郎家久「公第四子」謀、五月六日令大野駿河守忠宗・宮原筑前守景種各率一軍、覆戸神尾・稻荷山、家久自將一軍至大口城下發烏銃、城兵出追之家久且戰且退、敵兵乘勝追至戸神尾之西、家久反馬接戰忠元・兼寛揮衆迎戰、二覆兵悉起、前田豊前守先衆獲首級、賊軍大亂遁走遂之、斬首一百三十六、大口兵大失力、五月二十五日攻祁答院長野城、祁答院新兵衛尉固守禦之、比志島宮内少輔國真男彦四郎國貞「後任紀伊守」・鎌田政年等急攻城、新兵衛尉出戰、殺仲俊房・貴島源五郎・税所宮内少輔・深野平六等十余人、雖然我軍不敢退殊死戰、新兵衛尉敗亡、城陷伊東氏

聞長野城陷、乃委桶比良陣而帰、八月公進兵圍大口城、城中勢竭請降公許之、九月十日相良帶刀長・深水太郎左衛門尉未質于城、故使鎌田刑部左衛門尉政廣「政年之子」本田新介往質于相良氏、十四日相良氏戌大口城者咸帰球麻、於是公及世子入大口城、使鎌田政年爲凱歌之儀、此戰新納忠元功最高賞之、以爲大口「牛屎・菱刈二院」地頭職、且任武藏守、元龜二年辛未六月二十三日公薨、壽五十八、彌大中良等庵主、平田治部少輔純貞「薙髮稱純喜」、以爲公之菩提爲僧徒、經曆日本六十六州、明年業成而帰、三月二十三日追跡、沈身于鹿兒島海、竟以殉死彌藤州淨貞禪伯、今松原山有純喜之墓、

島津世家卷之十八（乙亥）二月十一口初、

貫明公 諱義久、初名忠良或義辰稱虎壽丸、又三位官歷三郎左衛門尉、正五位下修理大夫、從四位下三位、薙髮法印龍伯

公、大中公長子、天文二年癸巳二月九日生、大夫人入未院氏所生「入未院彈正忠重聰女」二十一年、因近衛殿下「種家」以請將軍「義輝」賜諱義字、仍改名義辰、尋改義久、近衛殿下、贈書及太刀一口以賀之、蒲生範清与祁答院氏・入未院・菱刈氏・北原氏等作乱、敵於我、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大中公往討之、公亦將兵從公之軍、伊集院大和守忠朗爲軍師、公御鍛本田彌六親貞持之、梶原新兵衛尉掌旌旗、加籠・山田・加世田・阿多・田布施・伊集院等兵從焉、明日公先入中公往屯狩集、又移軍日当比良、大中公亦自將鹿兒島・谷山・

喜入・伊作等兵來陣日当比良、又使知覽・永吉等兵往守吉田城、十三日歩卒將梅北宮内左衛門尉國兼・宅萬与八左衛門尉、率鹿兒島・川辺輕兵欲往放火脇元、敵兵迎戰、國兼等力戰、會公及公子又四郎君即「松齡公」又六郎歳久率大軍來、敵懼悉退去、十月二日諸將相議攻岩劔城、公進陣白銀下、使吉田輕兵往攻城西門、黎明破岩劔外門焚之、左兵衛尉尚久「梅岳公第三子」亦率一軍偪城下、白銀一軍出侵星原、帖佐・蒲生敵兵二千人渡平松川、分爲二軍使輕兵進向我軍、我軍亦分備二軍、互進兵大戰、敵軍敗走乘勝追之、斬帖佐城主涉谷河内守之長男西侯武藏、其余斬首五十、追至高樋川上、於是敵兵大失勢夜委岩劔城遁、故公亦班軍、吉田氏・蒲生氏・渋谷氏・菱刈氏等再起作乱、唯肝付三郎五郎兼盛固守加治木城、不從賊、故動爲敵人所侵凌、弘治元年大中公再往陣帖佐平松、三月公亦發兵救兼盛、北郷次郎時久「豊後守忠親之嫡子、即爲豊後守忠廣之嗣者、時久後仕左衛門尉薙髮稱一雲」、肝付河内守兼統・棚寢左近大夫重長率兵從公軍、二十七日右馬頭忠將・樺山安藝守善久率兵往攻帖佐城、薩摩騎兵屯別府川南、大隅衆屯岩野原、使輕兵前至城下、我卒五人直進高樋口斬敵一人、生擒一人還帖佐、城兵追之至岩野原、時左兵衛尉尚久率薩摩南方「阿多郡・川邊郡・知覽郡・額娃郡・指宿郡・給黎郡、俗謂之南方」騎歩來、橫斷牛渡、而斬敵八人、忠將一軍亦直來擊之斬敵一人、敵軍敗走乘勝追之、放火帖佐城下、公子又四郎

君率喜人三郎四郎季久已下百余人、与帖佐兵戰岩坂、敵兵敗退、自此而後、日出兵攻帖佐城、敵不能防、四月二日夜委帖佐・新城・山田三城、遁邇答院、二年三月大中公攻蒲生松坂壘、公与其弟又四郎君從大中公軍有功、松坂壘固而敵能禦之、且又四郎君蒙創劍、故姑班軍此年十月再進兵、遂取松坂壘、於是十一月大中公進兵陣蒲生城下、十二月薨刈左馬權頭未陣北村、援蒲生範清、至三年四月公与大中公俱進兵攻薨刈氏、又四郎君及右馬頭忠將・左兵衛尉尚久亦各率一軍未援、遂陷薨刈陣敵兵死者數百、左馬權頭自殺、永祿元年戊午十二月、使我遠屬称島津者、皆以其封邑爲氏、四年肝付兼統・襦襜重長・伊地知周防介重興叛、六月大中公往伐之、右馬頭忠將与兼統等之軍大戰於竹原山敗北、大中公進兵擊走之、公亦從有功、七年三月十四日詔任公修理大夫叙正四位下、九年冬伊東大膳大夫義祐築三山、而与相良氏欲合謀攻兵庫頭君飯野城、大中公聞之使公及兵庫頭君左衛門尉歲久將兵往擊之、兵庫頭君進戰、身被大創、故姑班軍、初大中公有薨刈重猛之罪、賜之横川、今又忘恩而黨相良氏反爲敵、故今茲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中公自將兵發栗野到湯尾、公及兵庫頭君亦從軍、明日公將兵揚旗於譚方山、令鎌田尾張守政年行勸請喊法、既而衆競前攻之城遂陷、城主井手範駿河守父子自殺、斬首二百余級、其餘死者不知其數、敵聞其風勢、夜委曾木平良、湯尾・羽月・山野・平泉・一山數城而去、於是横川守將薨刈中務少輔亦獻城而降、

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大口・球麻・葦北・八代兵出大口城外、治兵其兵四千許人、我馬越諸將見之、日視賊兵出豈可不戰而返乎。當速往決雌雄矣、兵庫頭君揮兵馳之、大中公制之不聞、使川上左近將監久朗留之、然先軍已接刃戰、故後軍亦不得不前、敵兵嚴備、抗我前軍、前軍失利敗走、久朗返馬力戰飛出渡瀬、兵庫頭君殿・別府安藝守・内田傳右衛門尉・岩崙六郎兵衛尉等率三十余人追及之、兵庫頭君自執弓射之、其莫不中者、久朗之臣福島筑後所發之箭、中安藝守之面斃、久朗亦被七創家臣等扶歸、未幾率、久朗在國老之職爲政平正衆惜之、兵庫頭君退將渡羽作瀬、敵猶追之、遠矢下總守・財部傳内左衛門尉・入未筑後守返馬戰、伊集院右衛門兵衛尉久治「今給黎長門守久俊之第二子、伊十院右衛門佑久昌之後、下野守久通之子、後任下野守、薨髮称抱節」未援、長野仲左衛門尉・下島甚右衛門尉・有川雅樂助等力戰有功、時公一軍亦至、大中公亦不得已、自將大軍出營、故敵兵懼退去、梶原新兵衛尉此日掌旌旗、而視敵勢盛、遂巡畏縮而不能進、責其罪以默之、初使薩摩守義虎守羽月・平泉・山野・而大口賊兵勢漸盛國家苦、比年戰爭且梅岳公亦曰、我北辺動作乱、銳士隕命者不可拳數也、我常戚々焉、不若少割地畀渠爲和以姑息民罷兵、於是大中公以山野畀相良氏以行平、乃又使中務大輔家久・新納近江守武久・樺山兵部太輔忠助守平泉、且公命忠助之父樺山玄佐往助守平泉、賜義虎羽月一邑以守之、十一年秋相良・薨刈變約陣於

堂寄絕平泉之路、潛伏兵田中河內、要我伊佐士川上丹後守・堀內某等往平泉殺之、我馬越城守兵往救之、到則丹後守等悉死、衆見之大怒擊敗之、當是時相良・菱刈亦頗厭兵、因出水感應寺求和、然惡彼之反覆未許之、十二月十三日梅岳公薨、大中公在諒闇、感應寺未頻勸和、故至十二年正月和諧成矣、自此後北辺少靜、而三月十八日蒲地越中守往平泉時相良氏之臣深水頼兼、在大口城、見越中守之過、揮兵要殺之、從者十七人皆死之、是以我兵憤之、自此後大口城兵屢侵羽月城、義虎懼猷羽月城、故公遣肝付彈正忠兼寬・新納刑部大輔忠元守羽月城、賊兵尚未侵掠城辺、於是与家久合謀、俾大野駿河守忠宗・宮原筑前守景種各率一郡、進至大口城下、弓銃交發大口守兵悉出馳之、家久佯敗走、大口兵乘勝追至戸神尾西、時家久返馬斬追者數人、忠元・兼寬亦未援戰、而伏兵起其後圍之賊軍敗走、逐護首一百三十六級、其余死者不知其數、故大口守兵大失力、八月公進兵圍大口城賊軍乞降、大中公許之、九月十日相良帶刀・深水太郎左衛門未質於我、俾鎌田刑部左衛門尉理廣「政年之子」・本田新介往質大口、相良氏兵歸球摩、十八日大中公与公共入大口城、使新納忠元爲大口地頭、更任武藏守、且其余諸城咸置戍、宥菱刈降秋之罪賜之平城、以喜入撰津守秀久爲国老、元龜元年六月使季久聘將軍「義昭」、九月二十五日季久謁將軍、獻公收獻太刀一口・馬代千匹・黃金百兩、且太刀一口・馬代五百匹・塩硝三十斤於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十月二

十五日、將軍召季久、以收賜公書及太刀「治上則重也云」一口授之、此年渋谷氏猷其所自占百次・平佐・碓山・高江「以上入末院彈正少弼重聰猷猷」、高城郡・水引・東郷・中郷・湯田・西方「以上東郷大和守重尚猷猷」、隈城之地以降、故宥其罪、使人未院重聰食其私邑清敷、後又以東郷重尚爲東郷地頭、賜宮里、平田狩野介宗應「美濃守兼宗之弟、筑前守宗勝生出羽守宗仍、宗仍生新左衛門宗徑、宗應即宗徑之子也」、賜薩摩守義虎高城郡・水引・中郷・西方京泊、使中務大輔家久爲隈城地頭職、先是肝付兼統・欄寢重長・伊地知重興叛、永祿四年夏取廻城搃之、雖擊得勝、然叔父右馬頭忠將不幸而敗死、故益肆侵陵疆界、且与伊東義祐通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發兵乘戰艦一百餘艘、未寇瀧水、時平田新三郎歲宗「任美濃守、平田新左衛門尉親宗者內大臣平宗盛之裔也、云親宗生重宗、重宗生氏宗、氏宗生兼宗、兼宗生貞宗、貞宗生昌宗、昌宗生光宗、光宗生歲宗、相尋稱美濃守、歲宗生太郎左衛門尉增宗、增宗有罪、使盜殺之、於是其家卒絕」在帖佐、率精兵五十人固禦之、故敵不得出船、徒退歸、三年正月十九日肝付兵、又浮海來寇小村、我兵迎之、捕敵船一艘、殺兼統之麾下兵岸良將監以下二十四人、九月公往討肝付黨、先使其弟左衛門督歲久爲先鋒、二十六日歲久夜繫船於櫻島、伊地知重興、使其族人伊地知美作守守小濱古壘、「在垂水海瀉邑」、明日航海陣早寄、「在垂水牛根境」遂襲小濱壘、此日公亦浮藤轡進兵援歲久之勢、

衆競進攻之急擊援之、下大隅郡邑未服、故天正元年春、使寶持院及八木越後守昌信、浮海往說、稱寢氏与肝付氏絕、寶持院等既至稱寢守兵拒之、不許出舟、宝持院乃遣昌信於舟底獨出、謂守兵曰我斯鹿兒島僧也、身不帶一刃而拒之之甚矣乎、衆聞之許宝持院乃至小稱寢東禪寺、此夜昌信亦出舟、竊至東禪寺、乃因寺主告和議、稱寢重長乃夜招昌信等城中、見之曰吾背守護極知其非理、然今遽与肝付爲敵、則兼統未擊我必矣、若然則我之滅亡、豈在遠乎哉、是以我不能速降公耳、昌信曰公之男子年幾也、何早与公不結婚、如此則君之急何得不救乎、重長大喜遂許和議、昌信等留稱寢、數日婦告公、於是再使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治・上原長門守尚近、「尚近亦爲國老、而未詳其年」、裁盟書、以畀重長以固其約、三月十八日薩隅二州兵入稱寢城、以備肝付之寇、公亦至自掛宿城、十四日發兵侵肝付、時春雨久不止故姑罷戰、多取高洲漁舟、十八日諸將進兵於西俣、兼統出兵禦之、右馬頭征久將大隅騎步、進謂兼統者父之仇也、今日一戰以報之耳、乃揮衆戰奮擊縱橫、疾如風斬敵過当、圖書頭忠長・川上上野守久信・樺山兵部大輔規久・上原尚近・肝付兼寛・野村兵部少輔・鎌田外記等援征久力戰、兼統兵大敗逃奔此役也、寢重長未從公軍與有功焉、而後重長未揖宿、謁公從至鹿兒島、公爲設宴饗重長、重長既離黨屬公、肝付氏之徒憎之未寇橫尾、重長擊退之斬首五十余、秋亦霖雨久不止、我守早喜陣者多帰郷里、肝付氏之黨窺其隙竊經間

道、七月二十三日夜至陣下、黎明圍我陣、發喊守將中務太輔家久、揮兵出戰賊兵知早喜地理者、白山背入放火我兵死者甚多、家久自取刀奮戰、從者不過二三人、家久身被傷八、殆將爲見獲、喜入小四郎久續雖身被二創、尚進殺其敵救家久、平田美濃守光宗「歲宗之父」、本脇刑部左衛門尉祐定等並進力戰有功、賊兵乃退去、兼統之將安樂備前據牛根城、十二月公至早喜乃發兵、陣平常岡屢与牛根賊鬪、勝負未決、二年正月三日兼統發兵越高隈、陣茶園尾、援牛根城、我軍見之曰、俾賊據茶園尾之險、殆爲我患、不可速往不退之也、圖書頭忠長聞同之、令衆日汝等宜死戰也、不可有一步退、吾一陣在汝後、不敢使汝等退矣、川上上野守久隅、亦指揮進象、象一心、殊死戰、賊兵不能抗逃山上、又卒走下大隅、於是我軍筑茶園尾據之、十八日我平常岡兵、移陣於海濱、与茶園尾守兵、漸逼牛根城下、新納忠元使逆瀬川奉膳兵衛尉・久富伴五左衛門尉・本村筑前守等率衆、堀城斷岸城中兵見之發兵、投石防之我軍不懼之、堀之兩夜斷岸卒崩、城中兇懼、於是賊徒請降許之、二十七日公婦自早喜、肝付兼統与伊地知重興、爲黨深結於伊東氏、而惡祿寢重長之背黨降公、三月率兵未逼祿寢放火村落、暴掠小祿寢城下、重長數失利、喜入季久・猿渡越中守信光・井尻伊賀守・平田新左衛門尉宗張「美濃守重宗第二子、民部少輔宗保生右京亮宗頼、宗頼生安房介宗知、宗知生備中守宗秀、宗宗生安房介宗茂・宗張、即宗茂之子也」領川辺騎步、往助重長大

敗賊兵、追迫岩戸口斬首百餘級、此役雖得勝、而我軍秀久弟・圖書助忠通・小四郎久續已下死者十餘輩、重長之旗下戰死者最多、八月朔日諸有封邑者遣使、獻公太刀馬代例也、入末院彈正忠重豐「加賀守重嗣子」之使者、村尾藏人与祢寢重長之使人爭班、村尾曰吾宜獻東鄉氏之次、国老皆曰東鄉・祁答院・入末院者同姓也、宜以祢寢氏爲東鄉之次、村尾曰某年少未經事、則不能自決、從人之後矣、吾可歸聽重豐而后再有以獻也、公聞之使本田因幡守親治・上井伊勢守覺兼「上祖御洗祝以神爲班、諏訪五郎敦實者其五世之孫、敦貞之弟也、敦實生陷入五郎弘氏、弘氏生十郎遠氏、遠氏生神次重氏、重氏生甲斐守兼秋、兼秋生次郎左衛門尉元秋、元秋生弘秋、弘秋生筑前守方秋、方秋生次郎左衛門尉兼喜、兼喜生筑前守爲秋、爲秋生武藏守董兼、董兼生覺兼、不知其自何時、而祢上井也、至覺兼子治部少輔經兼之時又改上井氏、復諏訪氏」言、村尾曰凡同姓之人其家一人、爲上則其庶子家、下他正適家、未以爲辱矣、入末院氏・下祢寢氏固其所也、村尾不答遂反入末院、入末院重豐憤之遂竊謀叛事覺、然公不爲急討之、乃使人責重豐曰、汝之陰謀今既覺矣、雖欲覆之不可得也、然吾不欲動于戈於邦内也、盼願汝之改非復善、何其速禍爲也、於是重豐甚悔之、此月八日、使家臣山口筑前守重秋・東鄉美作守告公曰、某不知妄作不忠之姿、乃得陰謀声殆將亡身喪家、然而公之慈仁如此、誠生死肉骨者也、請自此之後盡致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遂

獻山田・天辰・田寄・寄田地、且重豐及其室老皆裁盟書以獻之、公乃受之、而反賜寄田一邑、九月肥後天草氏使僧未迎寺未聘、且有獻曰、自大岳公之時既修隣好、中遭世之多故、不能屢通使致慇懃、今又獻不腆方物、以尋舊好冀見納之、遇薩摩守義虎亦使其族人西川伊勢守忠陽「薩摩守忠興弟、伊勢守興久子」未聘、公使告二使曰、義虎与天草相敵者久矣、今天草氏婦我請自此可爲相親睦、忠陽曰使天草氏割地獻義虎、義虎亦庶有許之、否、則義虎終不可有聽、公乃言天草使僧、僧曰割地以獻人者、非使人之事、和平不成天也、不能從命、還告主決之、乃歸天草、五日菱刈孫三郎重廣使二人未聘、館護魔助、公使上原尚近・上井覺兼、謂重廣之使曰、夫菱刈氏之違於我者數也、我先君大中公掌攻蒲生範清・菱刈左馬權頭、帥師未援範清、軍北村以敵我、我於是擊殺之、蒲生亦次降我、後公當適隅州宮内之曰、菱刈天眼齊身親未告曰、請君幸宥臣之罪、今日而後改非、以無復貳矣、故宥其罪以不爲問也、既而北原氏之家臣弑其主有作乱、我使北原掃部助兼親爲北原氏之後、而有北原伊勢守堅守横川城、不降於我、我是以自往伐之、城遂陷、時菱刈氏雖屬屬於我、陰援横川城焉、我不知之、却以横川援菱刈氏、後又我軍向三山城、菱刈氏竊使步卒往告我謀於伊東氏、且設伏兵於上村窺兵庫頭之過、欲射殺之、賊所發矢幸得不中、後又援馬越城、當此時授菱刈氏本城地、居之菱刈氏不聽、往依祁答院合志於球麻相良氏、寇我者亦有年其罪如此、

則當罪之以滅其三族也、然吾憐汝之於我邦內、數世名家、吾召孫三郎於祁答院、再昇本城、今又有逆謀之名、不知果是否乎、若或有斯事則汝之滅亡、其將在近也、故今將改襲刈氏邑、二使曰諾矣、請將還語襲刈氏、初將軍「義昭」屢爲織田氏被敗、出奔紀州、此年八月使江月齊未乞師、公以國中多故不能出師、故江月齊淹留於鹿兒島數月、比將歸、閏十一月十八日晚使上井覺兼就告江月齊曰、君之留滯於弊邑者今已數月、無一之以娛賓、於我意不能無不滿也、君之歸期在近也、故今贈白糸三斤、且國老亦獻白銀百錢、且曰薩摩・大隅・日向者我邦國也、無不知之者、然我家臣之在邦內者、將軍或賜之內書、又或有自直奉答書者、此頗可似僭踰以輕幕府也、自此之後請罷之、此乃寡君之願也、江月齊諾之、先是肝付氏黨勢竭乞降、獻其城邑、於是公割其耿獻之地、爲肝付及伊地知之封邑、而十九日伊地知重興再因南林寺・淨光明寺、謂曰濱重政・上井覺兼曰、臣屢責公室、爲敵者久矣、實當滅其族然今公之慈仁、宥其大罪、猶使得身寄下大隅下城、恩遇之至、臣何以得報大德乎哉、雖然天下城其地接近肝付、是以一族家臣恐禍之有起、願以他地、代下城以賜之、縱令無代地而下城者、非我耿願也、若或得宅地於鹿兒島邊境之間者、父子皆入爲臣妾、是實臣之願也、公不許、十二月五日志岐兵部少輔入道麟泉、俾正興寺及湯浦入道未聘、謝前懈朝聘、且賀肝付屬治乎、獻佩刀及緞子二卷、且曰聞公辱使和泉与天草和、夫天草氏竊義虎之隙奪久玉

地、且向相良氏據大口也、天草氏援相良氏、入魚塩於大口城、是恐非實通好者也、請君察之、公使答之曰聞肝付之屬無爲、辱勞使人以賀之、我不知其耿謝也、夫天草氏之与和泉不和者、我亦無如之何也、且向天草氏婦意於相良寇我者、我已知之、然夫天草氏者本相良之旗下焉、其通魚塩之利者固亦其耿也、豈足深惡之乎哉、故我舍之而不問也、今志岐氏与吾修隣好、不二其心此我耿深爲悅也、夫志岐与天草實我附庸地也、予本不好兵、雖肝付氏之罪尚有之、況於天草氏乎、長修好能兵息民是我所願也、遂賜志岐氏馬一疋鎧炮一挺、且厚賜二使以返之、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北鄉氏贈書曰、伊東氏多浮戰艦至福島「先是多作櫓間」志布志之間、欲暴掠我城邑不可無備也、於是傳令於下大隅・新城・祿寢等地、使固爲之備、先是公師川上武藏守經久傳射御秘法、是歲三月十五日公始爲犬追物射、公射犬二十九疋、十六日・十七日・二十四日統有犬追物射、公弟兵庫頭君・左衛門督藏久亦与之、三月琉球國王使金武大屋子、及天界寺未聘、公使上原尚近・上井覺兼勞遠來、且曰比年琉球懈貢獻、故去年已以書問之、又其當我使廣濟寺雪岑聘問曰、琉球待之不礼責之、四月十日金武大屋子、天界寺入拜、公且獻方物、時金武等着明服、拜公軍乃改服、時天界寺忽焉中病疾扶歸寓舍、故伴僧金藏代天界寺、与金武俱再入就席、左衛門督藏久・村田越前守經平「後爲公執事、改称右衛門尉」侍公傍、酒數行、琉球童子二人奉金盃出、勸耿獻酒、又童子拾數人

出奏案、既而二使亦各獻其方物而出、初大翁公男、修理大夫忠良出居日向廣原、十二月未大隅肝付因淨光明寺、請賜三國之內處之、公使上井覺兼・白濱重政適淨光明寺、辭不容近衛殿下「前久」遊西海^{アジヤ}、欲止鎮西亂也、二十五日寓出水事修寺、以平田左馬助光宗「美濃守昌宗男、昌宗亦爲國老、不詳其歲」爲國老、四年三月十七日殿下至鹿兒島、館寶持院於是張大追物備觀覽矣、二月夫伊東氏之侵我疆界者久矣、我薩隅內亂多失日向封邑、有伊東氏之臣落合勘解由、諫義祐曰、日向川南三千町者元島津氏封國也、陸奥守久豊之墓刻義天二字、今見在穆佐、其子忠國亦生穆佐城、埋胞衣植榎徵之、其木暢茂東西十數步、是其證也、薩隅二日向半國者實島津氏之有、而一族家臣分守封境、當時伊東氏僅守日向半國、今不知天命不計大小、不量強弱不諷順逆妄敵大國、災之至可立而待、不若割地請和罷戰息民之爲勝也、義祐不聽益城高原三山、以侵我辺境、夫高原城者霧島山東也、故當時有山東之稱、義祐使伊東勘解由守之、屢暴掠大窪田口邑、兵庫頭君請攻高原城公許之、八月十六日公自將兵討高原城、十八日至飯野城兵庫頭君乃獻太刀及馬等、公亦贈太刀及馬、此日兵庫頭君進兵於高原城、中務太輔家久・圖書頭忠長亦各師一軍從軍、明日公亦將兵往陣耳付尾、我軍直進攻高原城、柏原將監・間瀬田刑部左衛門尉・濱田右京亮・長谷場織部少輔宗純・上井伊勢守覺兼・伊地知伯耆守重秀・長谷場織部佐純辰・伊尻早左衛門尉祐雪「佐渡守

祐宗之子」・井尻伊賀守祐盛「祐雪之族」・長野兵部六輔・福屋日向守等競進破城門、入攻內門敵固禦之、於是三原源三郎重房・入佐郷左衛門尉久爲・中將房・野村右衛門尉良綱・井尻佐渡守祐宗「初称九郎次郎」・四本半八郎忠次・宮原越中守昌景等力戰多死之此戰也、兵庫頭君及右馬頭征久、中務太輔家久亦皆有功、城將陷然日既暮故收兵、此夜公軍霧島山下花堂、二十日召諸將於公營、議謀故僅發輕卒、令攻城々兵固守不出、二十一日家久・忠長陣於鎮守尾將進兵攻之、及此之時城中有言曰、請暫止兵願有白也、使伊集院美作守久宣・本田親治・上井覺兼聽之、敵將肥田木河內守出城門、謂曰今公等已絕我水路、城中困苦甚矣、請令得獻城去、乃使落合豊前「一作豊後守」・肥田木河內守質于我、本田親治・德持舍人佐往質敵城、二十三日高原守將伊東勘解由率甲士一百七十余人、先老少男女奴婢僕隸凡八百余人出城去、此日公入高原城、此夜多焚城下諸壘、伊東氏勢竭遠引去、高寄・三山・内木場・岩牟禮・須木・須師原・奈崎七邑皆降、二十四日使鎌田政年守三山、宮原筑前守景種守須木、二十五^{一作四}日、公往觀兵野尻城、既到跟瀬城兵不出、多發弓銃、暮公歸高原此日兵庫頭君率衆入三山城、二十八日公主於三山城使川田駿河守義朗行凱樂之法、兵庫頭君・薩摩守義虎・右馬頭征久・左衛門督藏久・中務太輔家久・圖書頭忠長・樺山玄佐「安藝守善久、薙髮称玄佐」、北郷左衛門尉時久・佐多常陸介久政^{半附齋孫}・頼娃左

馬介久虎・喜人秀季・大野駿河守忠宗

薩摩守國久第三子、駿河守忠綱、生淡路守忠信、忠常生駿河守忠元

忠宗即忠元之子也・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平田光宗・入末院重豐・東郷重

尚・川上源三郎久辰

上野守兼久、第三子、左近將監忠憲、生信濃守兼久、兼久生道亮、疾不嗣、道亮上子、上野介忠克、嗣兼久後、

忠克生左近將監久朗、久朗生久辰、後称左近將監

伊地知重興同式部太輔重隆・平田宗應・伊集院魯笑

下野守久道、難髮称魯笑

介兼親・肝付兼盛・本田親治・上井覺兼等入謁公、獻太刀以賀之、

遂以三山賜兵庫頭君、此日義席又獻良馬

栗毛名遠稱

十九日大雨風、晦日相良義陽使入未賀速降數邑、且獻鎧、此日乃設

燕饗兵庫頭君及歲久已下諸將、慰數日勞、九月朔日天草氏使僧未

賀且獻刀鎧、公見使者報天草氏太刀馬、且賜馬使僧、此日公詣白鳥

權現兵庫頭君及歲久亦從賀暮歸飯野、九日公收軍南、乃俾上原尚近

守高原城、以上井覺兼爲國老、初伊東義祐令福永丹波守守野尻封疆、

五年十二月九日公謁正八幡、時上原尚近使人告公曰、伊東義祐肆行

暴虐群下携貳、野尻城主福永丹波守有恨於義祐、內山城主野村備中

守文綱亦福永之表親、惡義祐之虐、相俟通意於尚近、與福永野村期

七月七日夜襲野尻城、然伊東大炊太夫率數百士守城、尚近之兵僅百

余人未能遽入野尻城、兵庫頭君亦聞此期、自將數千騎馳至野尻急激

援之、明日遂移兵攻戶崎城公聞之、次日自將六千余人往援之、十一

日至戶崎城下、戶崎城亦已陷、於是義祐大失力出奔豐後、六年春義

祐臣長倉勘解山左衛門尉收數百兵、以日向石城欲爲伊東氏報讎、七

月公遣圖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帥兵數千人、往攻石城我兵進破城門、

敵出迎之、忠長等急擊殺數十人、忠長中箭傷左臂、故姑班軍佐土原、

九月征久・忠棟・平田光宗・上井覺兼等再攻之、城外有川水勢方盛

不得涉、忠棟乃令衆伐大木編之浮河以作橋而濟衆、分兵軍三所晝夜

攻城、城中糧竭請降、許之乃解其圍、多帛之糧歸去、大友左衛門尉

義鎮

難髮称宗麟

男新太郎義統、帥豐肥筑六州兵四萬七千人、未屯於縣

古墨、十月二十日至高城

児湯郡

田新政近・比志島紀伊守國貞

宮内少輔國貞子

等將數千余人、援有信守高城、

敵兵既追城下、我軍固守不出、宗麟乃分兵斷水路、故城中無水衆困

苦、會見牆下水湧出、一二日之間水漸盛、混々不止、我軍以爲此實

所天之祐也、無不勇悅者、公新得日向地、衆未悉附、故大友氏使竊

徇伊東氏遣民於我伊東氏之黨、在三納村者、驅衆一千余人、據川原

田道場、以作亂、中務太輔窺出兵擊三納村賊、殺數百人生獲百余人、

執之光照寺中、十月二十四日、家久獻捷書及敗敵之謀於鹿兒島、於

是公自將大軍、明日遂向高城、公夜夢和歌日擊敵者、龍田乃川乃紅

葉哉、衆聞之爲敗敵之兆、無不勇進、十一月朔日至佐土原、時風雨

連日相持未戰、十日夜兵庫頭君竊遣精兵六百余人、覆敵陣傍窺敵兵

出往來、一軍忽起、殺敵兵三十余人、敵陣中視之出追之、我覆兵悉

起殺五百余人、追放火松山營還我軍、在佐土原者見火起、疑高城有

急而馳至城外爲陣、十一日公自進兵——陣根白坂、伊集院久治久道子、

時宰福島、率數百兵爲公前鋒擊大友氏陣、陣中驚躁、無一人之抗其

鋒、直衝攻敗松山陣以入高城、高良山在筑後、僧、在河原陣見松山陣

陷、此夜告衆未請和於高城、高城諸將相議、乃令比志島國貞至於河

原陣爲和親之謀、而明日朝大友氏諸將率數萬兵自本陣、直前馳我陣

其勢殆不可當、然我兵與之相接戰、殺其前未者數十百人、時我將本

田親治、北鄉藏人力戰死之、衆見之大驚亂奔、大友氏之兵乘之、兵

庫頭君見之自率大軍、身親執矛、先衆抗追者、右馬頭征人・圖書頭

忠長慶兵橫擊大友氏軍、我軍鼓譟大進、大友氏軍敗績、大友氏軍墜

高城河中、人馬死者不知其數乃與公夢、幾合符追至美々川、家久亦

出城追北、自斬敵數十人、而有敵之遁彥緣者、高城宰山田有信出

追之悉殺之、高城之與美々川相距者七八里、其間伏屍於草萊之間、

不知其數大友氏終大失勢、自是不復振、大友氏將有田原紹忍、率其

卒七十余人靜引去、我兵追近之、紹忍友兵、且戰且退、我軍海江田

主殿允・真方大炊介死之、紹忍之兵亦死者二十余人、然大友氏之麾

下善戰者唯紹忍衆稱之先國史謂此將爲紹忍者、以下善戰者唯紹忍衆稱之、所後聞者、書之、未知是否、十三日公入大友氏——

本陣、使河田義朗凱樂、此日諸將至三山城及故縣、安撫流亡民、先

是民庶之從伊東氏之餘黨背者、収之光照寺、引出之大野原、聲其罪

殺之、以懲其余、自是國中無有敢背者、此月二十八日公徵軍帰鹿兒

島、相良義房改名義陽任修理太夫、初大友氏圍高城也、我悉兵赴之、

棄此隙義陽攻大口城、守將新納忠元固守禦之、故終不能拔之、日向

悉屬我、隣國皆望風靡、唯義陽與阿蘇惟前築宝河内、使東駿河守

守之、固備于我、公使平田又次郎如大口與忠元兵襲宝河内壘、八年

五月十三日、忠元與男刑部大輔忠亮及又次郎進兵、圍宝河内壘、忠

亮及又次郎等先登、又次郎及木村十介、園田掃部死之、至十五日城

陷、駿河守走釘之原岩牟禮之間、早水金右衛門尉・山下伊賀守等力

戰有功、後數日駿河内收敗軍、保於釘之原、岩牟礼忠元又進、陷岩

牟礼營釘之野營潰、肥後熊本城主城越前守親賢一、髮要、擁飽田・詫

摩・川尻地、反大友氏國人多不從、乃請屬於我、故遣佐多常陸介久

政伯耆守川上三河守忠智川上左近將監忠憲第二子、信濃守忠興子・上原尚近・宮原左

近將監景晴等往援親覽守熊本、肥後矢崎城主中村一太夫・網一作青、

田城主中村二太夫、亦與阿蘇惟前絕宇土熊本之往來、先是天文二十

二年、大中公賜薩摩永吉於上井覺兼之父武藏守重兼、及覺兼宰日向

宮崎、改賜海江田八十町、以爲覺兼之封邑、以其邑遠地、此年八月

又改賜永吉郷、十月使新納忠元・鎌田寬栖・伊集院久治領大軍先至

和泉米津與熊本守將佐多久政等通謀、取矢崎網田、忠元等浮戰艦至

矢崎城、此月十五日攻拔之、一太夫自剄、我軍市來備前守家朗・

備前守政了、長野民部少輔・上原内藏助・黒木掃部兵衛尉・貴嶋源四郎・

宮原與四郎等戰死、其余被傷甚多、明日攻網田壘二太夫降、二十九

日諸軍反屯熊本、十一月二十三日佐多久政將中軍、新納忠元男忠亮・

川上忠智・肝付兼寛・上原尚近・比志島國貞等屬馬、將攻合志城肥、先放火久保田、合志藏人親重之將・大津山源左衛門尉領四千騎爲前鋒、城越中守親政越前親賢子、麾下將、平川某率三百許人迎之、

平川兵寡一戰敗走、我薩摩騎步又迎之、伊集院久治會源左衛門尉接刃、卒獲其首久治亦傷其面、川上忠智・肝付兼寛・比志島國貞・新納忠元左右進兵擊之、佐多久政亦揮兵競進、合志軍敗績獲首百三十余級、乃使鎌田寬栖行凱歌法、此日帰熊本、十二月諸將帰自熊本、

以本田下野守親貞親尚子古藤孫、平田左近將監光宗爲國老、公謂故舊諸

將、曰相良義陽對我者久矣、方伐北原氏之時、彼舉兵援之、彼又助菱刈、與我相拒於大口者三年、而後和諧成矣、而大友氏之入日向也、彼又窺隙暴掠菱刈真幸之間圍大口城、其罪莫大焉、我今欲舉兵問義陽之罪、諸將咸曰、義陽遺己之分、不計大小強弱慢我大國、屢侵陵我疆土、百姓無不惡、伐之可也、於是九年八月、使薩摩守義虎督衆軍往擊之、北鄉時久・喜入季久・上原尚近等屬焉、往方水俣城西南、陣井川比良、義虎麾下有切通左馬、島津出羽率輕兵進近水俣城敵出城迎之、我兵敗走敵兵競進卒斬二人者、我兵見之、往扶其殘兵帰我陣、十八日公自大口往次小川内、伊集院忠棟從公軍次日其余諸將、多軍城東南八景之尾、兵庫頭君及左衛門督歲久・中務太輔家久軍城東北錢龜之尾、右馬頭征久・川上久隅・新納忠元陣城西熊牟礼、樺山氏・加治木氏・頼娃氏軍城西北輕石尾、日出兵攻之、城主將箕田

信濃守・高橋駿河守・宮之原縫殿助等固守不出、二十日公自小川内至吾北入義虎之營、城中受兵數日衆大苦・義陽欲未救水俣、既至佐敷然懼我大軍、不能遽至、乃與故旧老臣議、請献水俣・津奈木・佐陽乃送其二子處之櫻島或稱向島、九月使比志島國貞先取水俣城、城中士卒七百余、放帰其鄉里、二十六日義陽未謁、献津奈木・佐敷・湯浦・日名子・久田美・高田諸壘、後義陽有請故移居二子於鹿兒島、

義陽請公親加其長子元服賜諱字、乃爲加冠賜諱字、名忠房称四郎太郎、而後又送帰兄弟於球摩、義陽大喜曰、吾常惡阿蘇氏未服願擊之、以我顯心服之信公許之、十二月二日義陽率兵侵甲佐・堅志田・御船隈莊等、暴掠岩下市厩沿川添放火、御船城主甲斐宗運聞此怒曰、義陽兇惡背義爲薩摩、冠阿蘇氏大逆無道也、今不我往殺之不慊於我心、乃出追義陽、義陽屯響原、宗運揮兵進其前、一軍出其後、故義陽之軍大乱、死者不知其數、義陽亦卒爲敵被殺、是以球摩・八代之間躁動不能暫穩、故遣人請救於我、公乃使新納忠元往守八代城、十年正月相良氏臣、箕田信濃守・高橋駿河守・宮之原縫殿助等作乱、殺同僚東意伯、故八代益乱、相良氏之勢日傾焉、於是八代老臣使人告於我曰、八代地昔日掌屬薩摩、而世乱時移終爲相良氏之有今也、阿蘇氏殺義陽擅割地、畀相良大膳亮及肥前龍造寺・豊後大友、然則八代終非忠房之有也、相良之亡、可企足而待、願舉八代三地以献之、使

一人之上將未守之、撫衆庶待時暑地、御船亦必從風靡焉、若是則庶足酬義陽之讎、是忠房之願也、公曰義陽新死八代衰弱、然吾既爲遣忠元守其村疆、未至遽滅矣、我不忍就人之危奪其地也固辭之、然使者強請不止、於茲公改之曰、八代之地內亂、疆國竊隙信有累卵之危、若爲他人之有、匪啻無益於相良氏、又實爲我害必矣、遂受八代之地

八代・關・高塚・種豐・福小川・谷山・七地也

賜兵庫頭君、以居之乃又賜球摩一郡於忠房移

居之、此年以村田經平爲國老、筑後田尻中務太輔鑑種・肥前有馬修理太夫鎮貴通使、屬於我肥前島原城主龍造寺山城守隆信舉兵、逼鎮貴等、故請援於我、於是十一月使川上上野守久隅領衆往援之、二十日自淵浮海至有馬、二十三日甲斐宗運、使請平公使鎌田政廣・比志島國貞出迎于途聞命、使者曰網田郡浦甲斐頭小門等者神土也、我數世宰之無使失我邑、請自此爲薩摩之麾下、政廣等對曰、今如公等所言、悲割地降於我、以此言告我君、和平決不能成也、使者一旦自此歸而再思堅其志、而再未請乃歸其使、二十四日中務太輔家久使延命院及本田城介、家久
家臣至堅志田言宗運曰、汝向因我請成、故爲汝請我君和將成、今也愛爾土地、不能自捨旧邑、是和之所以不成也、我不能爲汝再謂和矣、二十五日延命院本田城介歸自堅志田反命曰、宗運云君嘗在美々津、予使人告之曰、我今將歸薩摩、冀無失我神土、傳命者曰、島津氏素崇尊神祠佛寺、不敢怠祭祀吾濟念之、決不爲貧神土奪之矣、故信其言以爲請耳、願從君之所勸說以爲平、於是家久

再遣家臣本田城介・高崎越前・久木崎伊賀等謂宗運曰、我今將請公以許和、然我所欲有二、一則令汝子質於薩摩、一則五日之中、與隈部親泰

稱但
馬守

一戰、視其二心、不然請和者我不能信、城介等反八

代、告曰宗運曰、予不能以子或孫爲質、冀使同姓之親爲質、與隈部絕一戰惟命也、此日田尻鑑種使人告于八代日、隆信率軍未當我城外、我竊窺敵營、其兵不亦多也、冀備戰艦未救我、我亦臨其期出城、自內外夾攻之無不勝、兵庫頭君及家久聞之、乃使左京房荒武某竊至田尻窺敵虛實二人歸、出地圖曰隆信陣凡九所、逼迫田尻、然城中未爲困、糧食充足兵器亦有餘、而隆信及鍋島氏不爲急攻城、比未徒班軍、此顧懼我軍之在有馬者故也、十二月二日宗運之使者又至八代、公令鎌田政廣・比志島國貞就聞使者之言、亦如城介等之所聞、兵庫頭君與諸將議曰、宗運之所言非無疑、彼向以己之孫、爲質於龍造寺今請和於薩摩、辭以己之子或孫爲質、然因家久請和、一今已久矣、姑許彼之請、觀其舉耳、乃謂使者曰、今許汝和亟致其質、勿過二日且十日、十一日之間、必與合志氏俱絕隈部、以一戰若倍我命、則和諧不可成使者聞之、欣然而去、五日有馬諸將襲千々岩城拔之、事見松齡公傳、十一日川上久隅・鎌田寬柄等自肥前高未還肥後、拔日比良壘雖二城千々岩
日比良既陷、然隆信猶保肥後小代、不爲少懼我、而我薩摩地遠、糧食不續、故諸將相議姑班師、晦日兵庫頭君使伊東右衛門佑・宮原伊賀守請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曰、八代之地小於真幸院、

以大易小是非人所欲、請爲我辭之、二人諾之、南蠻僧請居公許之、既而十一年三月五日、使白濱次郎左衛門尉令執政者曰、我家先是未嘗容夫異言妖兒之徒、且先君亦深惡彼之怪、我悔容之、卿等速逐之八日又吉執政者、使之逐遠地、二十日相良忠房朝鹿兒島謁公獻太刀・弓・征矢・馬加鞍且齋酒食以勸公、時忠房之弟深水三河守・大童某出拜公、且各有獻公賜之盃酒、兵庫頭君以肥筑之間稍靜、故此年正月姑還飯野、乃使平田光宗假宰八代、三月二十二日君使鎌田政廣・吉田美作守請口、守於八代我已辭之、幸今封疆稍靜、願撰其人代於我、二十六日相良忠房獻誓書、公召忠房兄弟饗之賜刀且賜其弟長壽丸、以丸貫脅刀而後公又賜誓書於忠房、四月二十六日田尻氏襲隆信之陣、殺築川之卒五十餘人、深江・安德二城因有馬氏乞降、有馬氏既入兵於安德守之、將入兵於深江、深江要約不入、公聞之遣新納忠亮・川上忠堅往援有馬氏、深江及島原皆降隆信、固城深池以守之、不可遽攻、我軍至者唯守安德一城耳、公聞之六月二日自將兵將發鹿兒島、而忠亮等使人來告曰、我師之在高未者屢戰得利、敵不足懼、故姑止行、定三國田賦每十五町出土一人、使之赴有馬、十三日忠亮・忠堅進戰深江、忠堅力戰被傷自誇其勇、忠亮不喜反兵與敵再會奮戰死之、故我軍大失力退入安德城、八月令中務太輔家久及上井覺兼・平田光宗赴有馬、乃使伊集院忠棟代光宗守八代、九月聞甲斐宗運有異志將擊之、議未決宗運聞之大懼、乃贈書於合志氏曰、去年春宗運

既與薩摩平、而島津氏何以將伐我也惟有讓者聞我也、願足下爲我說之、以救我災、合志乃贈書於八代諸將、諸將答之曰宗運之言果是則使彼之子質於我矣、不然我不能信彼之言也、先是宇都城主伯耆守顯孝亦降於我、此月八日往擊三船、隈莊八代諸將遣野村備中守爲監軍、及口中無事、備中守從卒笑曰、出兵臨敵無一所爲、何爲其怯也、宇都士聞之進兵於城下、暴掠村落備中守止之不聞、敵兵見之出城競戰、宇都軍敗績、筑麻左近・岩佐某已下死者四十人、圖書頭忠長・上井覺兼・伊集院忠棟等進兵於堅志田、築于花山使分兵代守之、諸將反八代公使忠長爲國老固辭之不許、初公使上井覺兼爲國老辛日向宮崎、十一月自八代歸宮崎、十二年正月朝鹿兒島覺兼嘗謂、國老者大任也、吾德薄才短、而不應國老之職矣、固辭之不許其在八代也、使江夏友賢明人、避亂未居薩摩者、筵、復辭國老、遇豫三三之解三三日、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莫急切爲請、是時覺兼在鹿兒島、又因鎌田政廣・稅取新介切請罷國老公不聽、二月十三日龍造寺隆信逼合志城、新納忠元及隈本・宇都成告急於鹿兒島、三月公自將三國兵、往次佐敷、十九日左衛門督歲久白祁答院未謁、二十口兵庫頭君亦至自飯野、二十一日相良忠房及其弟長壽丸、未會獻太刀及酒等、中務太輔家久將兵往援合志氏、男又七郎豐久及川上久隅、川上忠智男左京亮忠堅・平田藏宗・平田宗應・新納忠元・山田越前守有信・鎌田出雲守政近

尾張守政年、生筑前守政盛、政盛生政心、亦稱筑前守、政心無子、刑部左衛門政廣二子、次郎五郎政良嗣、政良少有疾、讓家統出雲守政近

政近實政年、弟次郎右衛門尉・河田駿河守義朗・高崎大炊助能廣・奈政末、五世之孫政勝子也。

良原安藝守延

箕田源一、網之裔。

二階堂帶刀長重行等屬之、航海至有馬、上

津浦・栖本・大矢野・志岐未會焉、唯天草氏不至、又四郎彰久・圖

書頭忠長・平田光宗亦尋至、上原尚近屬彰久軍、薩摩兵千五百余人

合有馬・上津浦數氏軍、不過三千余人往屯于有江直過深江、入安德

遂進兵於島原城、遣僧侶往請平、隆信不聽隆信軍六萬、聞我兵不多

以爲不足懼、二十四日分爲三軍進我兵衆寡實不敵、雖然家久不懼之、

乃傳令曰有生者必有死、汝等死於肥前地、而莫苟生貽薩摩耻、男豐

久十有五歲也、謂之曰勇士不兇喪其元、曝骨於砂礫者士之志也汝其

死、傳譽於後世、川上久隅及相良忠房・平田光宗進逼隆信陣、河田

義朗日子向望氣、今日必大勝以獲上將公等努力矣、隆信縱兵衝我陣、

我軍迎戰隆信敗績、川上忠堅欲獲隆信往加敗軍中、竊窺隆信、然不

知何爲隆信、而隆信見忠堅之趨過、以爲我麾下兵也、叱曰隆信在此

汝其何方之、忠堅聞知其隆信、直前以矛刺之、時築瀨兵右衛門尉・

萬膳仲兵衛尉・出右五郎兵衛尉同至、卒獲隆信首家久男豐久亦斬敵

一人、彰久・忠長・久信・光宗・忠元・有信・政近・義朗等乘勝競

鬪、隆信之臣江利口正右衛門

一作作左衛門兵衛未知孰是也。

欲爲主報仇、乃貫首於

刀雜我軍、直進家久之前爲見其首、近其右而忽刺之、家久見之踊下

馬斬之、此日所獲首三千余級、二十六日諸將反佐敷獻隆信首、二十

七日公至於八代館平田光宗之舍、有馬神白城未降、遣圖書頭忠長・

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鎌田政廣・白濱周防介畷神白・井福・森山

等地、四月七日諸將入神白、種子島左近太夫久時

加賀守忠時、生左近將監時亮・久時、

即時莖之子也。浮戰艦三十艘未會神白、九日諸將令川上久智・伊地知重秀

適森山、告有馬修理太夫守深江・安德・島原・三重諸城、安德上野

守・安富左兵衛尉有馬氏也、屢戰與有功、故諸將遣使勞之、十日

忠棟覺兼等、浮戰艦百余艘放火五箇浦樟竹崎墨、放火焚之城○陷、

公在八代親加冠又七郎豐久、肥後下野城降、城主宇都左衛門尉顯孝、

朝八代獻公太刀鎧、公亦賜鎧於顯孝、十九日公歸自八代、本田親貞

從駕、使兵庫頭君及忠棟・光宗守八代、忠長覺兼守有馬、二十二日

覺兼會新納忠元・比志島式部少輔義基・上原尚近・鎌田政近・伊地

知重秀・本田刑部左衛門尉・白濱重政、於有馬井福使鎌田政近・伊

地知重秀、謂有馬鎮貴曰、向鎮貴セツレ於隆信請援於我、我公大發兵、

救有馬斬隆信以除君之害、其勞于事也、君之恥知也、我軍遠出暴露

於外者日久矣、今疆場稍無患、有馬諸城君其分兵自守之、伊佐早氏

雖未屬於我、然其力固不足以敵於我、故姑罷我有馬之守兵、將悉還

薩摩、鎮貴所有之土地今悉歸之、鎮貴曰我屈辱於隆信、殆將至敗亡、

薩州公辱發大兵、救我將士久勞于軍者、皆實爲我也、既滅大敵解我

難復歸、賜我旧邑、公之大德何以報之、我不知其恥謝也、而我有馬

城地、城堡甚多我家臣寡、而不足守之、是公等之皆恥能知之也、冀

一二月之間少假守兵耳、政近重秀友命、故又留滯於有馬者數日、五

月公使吉田清孝⁴・和田玄蕃助至有馬、令將諸日三尊島原二城者、使薩摩守義虎・種子島久時・川上久隅⁵・吉田清存率鹿兒島卒、及天草卒守之、其余諸城使有馬氏自守之、使上井覺兼以肥筑之間將士、所入質與諸將俱歸薩摩、覺兼乃使以公命告鎮實、鎮實曰、吾雖力孤兵寡、尽力以守之公等其莫爲患矣、二十二日秋月三郎種實、使人未聘曰某、去年使八代諸將平龍造寺隆信、隆信變約爲寇、非種實其如此而爲之、冀公其勿疑我矣、六月甲斐宗運又請平許之、乃遣大日寺三舟、賜之太刀及馬、有馬鎮實使僧侶未聘日、辱解危救困、幸得免於死亡、且使賜舊邑以養妻孥、恩遇之渥何以報之、仍獻太刀及南蠻笠・水晶瓶・唐墨・眼鏡・宇都氏・赤星氏・五島氏・宇久左衛門太夫純幸、合志親重亦各使人未聘、各獻太刀・馬卷物・單衣等、九月公使兵庫頭君督三國衆軍至肥後、伐肥筑之未服者、事詳松齡公下、十二月種實平龍造寺肥前守政家於薩摩、政家遣使獻太刀・馬・甲冑、彦山座主亦遣使賀與龍造寺和獻太刀及帛、此月將軍使薩涼軒未聘、小代下總守朝鹿兒島、八日召見之獻太刀一口・黃金三十兩・甲冑、隈部親泰使人未聘、獻太刀・甲冑、大津山氏・白間野氏亦使人未聘、變各獻太刀・馬、十三年二月城入道一栗、使川原某未聘獻太刀及帛、大野某亦使人未聘獻甲冑、十二日將軍使柳澤新右衛門尉元政未聘、館入未院氏邸、公使吉田清存就勞之、十三日北鄉彈正忠忠虎^{左衛門尉時久子、後任讚岐守、}未謁、田之浦某亦未朝獻太刀及帛、十五日公訪

元政館、元政獻刀及太刀、將授之本田親貞公見之、下席自受之、既而辭歸、元政起送門外、敬禮殊厚、十八日元政入謁、公使吉田清存迎之、公亦出堂邊迎之、禮畢分席坐、元政起執將軍書、授公且以將軍賜太刀、^{治工康次、彫刻不動像及梵字、其飾麗黃金也、}及鞍^{以黃金鏤桐葉及山雀之章識也、}授之、元政亦獻太刀・馬於公、此月毛利元就亦使五戒房從元政俱未聘、贈縮羅二十端、五戒房亦獻秋原十帖銜一、有馬氏未朝、獻太刀^{治工國重、}馬・甲冑、大村氏亦使人未聘、獻太刀及帛、二十四日有馬氏入請官及諱字、公日夫有馬氏者將軍世賜諱字以爲名、豈得妄與我之諱字請辭之、有馬氏云、某之家賜義字以爲名者、今無其事且身因薩摩扶養、欲自是長屬麾下以致忠功、願許我請焉、公賜之久字、以任左衛門太夫、此日召元政及五戒房饗之、二十七日有馬氏獻太刀一口・黃金二十兩・鈍金二端拜賜諱字、復獻太刀一腰・白絲五十斤・南蠻頭巾・蓑衣・白馬・鶴・鰻魚及酒六十樽拜任官、於是公備盛膳饗之、有馬氏自執刀一口^{治工文字、}獻之、公乃解自恥帶刀以賜之、有馬氏・安富佐兵衛尉・大村兵部太輔未聘、獻太刀馬、京師醫竹田法印未聘、獻帛及秋原扇子、二十九日公訪有馬氏寓居、有馬氏遠出拜迎、既歸即日有馬氏獻太刀一口以謝見辱訪問、公亦使吉田清存賜甲冑及馬於有馬氏、四月二十四日町田久倍・伊地知重秀、告上井覺兼・鎌田政近・山田有信曰、去年既令兵庫頭君移八代、代我裁國事、兵庫頭君固辭之、然我切強之而後聽于我、如執政者皆宜移八代贊政、二十九日復招柳

澤元政饗之、此日琉球僧天下寺未聘、五月二日元政告歸京師公贈黃金百兩・馬三疋・鷹一連、八日琉球國主使天主寺祖庭、造朝獻燒酒二瓶・食籠・紅花百斤・白絲十斤・帛五十端・縷五十把・太平布百端、天王寺亦自獻帛十端、名香七種・唐墨二挺・盆一・唐紙二百枚、公開宴饗祖庭、七月甲斐宗運卒、先是築於花山使木脇刑部左衛門尉祐昌守之、鎌田左京亮政虎、將援守祐昌晚至花山城外、未及入城、此夜甲斐相模守^{宗運子}、率兵未圍花山、政虎單騎馳突敵軍遂入城守之、然城中兵寡不能久支、城遂陷祐昌・政虎以下死者三十余人祐昌將死、詠和歌曰擊敵登擊留我毛、諸共仁憂世乃夢於、見波天計留加奈、豐臣公屯兵於四國、其志在伐我、故八月二十日遣成寬房於日向宮崎、令上井覺兼與家久合謀、分兵巡行境界、捕細作之與九州諸侯相往來者、豐後南郡入田某、得罪於大友氏、故収其采邑、頃雖許其罪、然未復其旧邑、故陰屬意于我事覺、於是大友氏發兵攻南郡入田據播木城、其兵六千許人、請援於我佐土原主將中務太輔家久・宮崎主將上井覺兼發兵、往軍高知尾援播木城、十二月六日進兵入豐後與大友氏兵戰、明日再戰殺敵不少、其地間曠不_レ使_レ下營_一寨_一、故衆反軍高知尾是以大友氏之兵、益逼播木高知尾之間、且入田氏送質於高知尾切、乞救二十一日高知尾甲斐長門入道與呂木新左衛門尉・甲斐左近將監送書於上井覺兼曰、頃者大友氏頻進兵、逼高知尾我兵衆寡不敵、且阿蘇氏家臣高森某頃者背我、爲大友氏麾下、故衆皆困苦請速賜救兵、

覺兼對曰我亦不欲速發兵也、然時方寒泣、積雪埋山唯遽動大軍、今家久將發兵未援、切當禦守我當、莫輕出戰取敗、我當待未年少溫、發大軍也、公等努力矣、十四年二月豐後志賀道益奪大友義統_一基_一女_官義統怒放之管_地迫_名、道益因入田宗和、請降于薩摩且云早發兵攻豐後、我必內應取之不唯矣、乃又贈豐後地圖、去年十月豐臣公賜書曰今海內從化、關東以東至奧羽之濱、無不率服而在九州之地者、與島津與大友構兵久之、不平天朝垂憐、宜諭爾等使行成、爾等速歸各守其封境、須自此勿侵掠邊邑、若或有不聽宜諭者爾之災、其在近也、爾其勿悔、公贈答書於細川兵部太輔藤孝曰、天朝下勅辱禁九國戰爭、誰不敢恭聽 王命乎、往年織田君既辱下大命、令臣某與大友行成、某豈有異心耶、而大友氏背命變約、發大軍以屢侵陵我肥後日向之間、故不得止而姑扞禦之耳、自今後大友氏猶不改其所爲、不能坐而受其僂也、某本不敢好戰也、請爲我告公、乃使鎌田政廣及僧玄昌_{文之}和尙、如京師、謝不我負大友氏、而却彼之禍、且請九州之地、五月政廣等歸自大阪反命曰、臣既至大坂因細川藤孝以爲請焉、臣既至大坂也、前後四上謁始見賜饗、後復宝刀一口及解所親着、櫛櫛以賜之、加之金百疋而公親命曰、聞九州之地大半既屬島津氏、今我當從其所宜以分給之也、併肥後・豐前・筑後各半國、及豐後一國以賜之大友氏、肥前一國則賜之毛利氏、筑前一國以爲直隸、而其余悉以爲島津氏之有馬、有不若令者、吾將往以滅之、汝等當無遺類矣、女

還爲吾言之、而女復初秋未報於我、若或誤其期、則我大兵將既發也、女其勿悔矣、六月十日豊後志賀道益・入田某贈書宮崎及肥後、請速伐大友氏、覺兼・忠元使人告公、筑紫上野介廣門又背于我、據勝山城、黨大友氏暴掠邊境、公自將大軍、七月二日至八代使圖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將兵先代廣門、三郎次郎忠隣左衛門督歳久、養薩摩守義虎第二子、爲己子、以其女配之、新納忠元男彌太右衛門尉忠増刑部大輔忠義弟新納縫殿助久時男藤四郎・川上忠堅・伊集院久治・喜入季久・大野權左衛門尉久高樺山兵部大輔忠助之弟・養子、後以久保君命、復本氏・上原尚近・上井覺兼・鎌田政近・山田有信・本田親貞・伊集院久春等屬焉、往至筑後高良山、六日攻鷹取城陷之、我軍川上忠堅致死、十日筑紫廣門畏請降許之、岩屋城主高橋紹運使二子彌七郎直次立花左近將監宗虎之弟守寶滿城、先欲往陷岩屋城、乃進兵到天拜嶽諺云、古者曾丞相拜天食己之區、天憫之、降天禍大自在天神号故名之、十四日移軍筑前武藏地名秋月種實・城井彌三郎友綱・長野三郎左衛門尉・龍造寺政家・草野宗養・原田伊賀守・星野九郎左衛門尉等率兵未會、方是時九州未服者、唯豊後及筑前高橋紹運耳、乃又進陣岩屋三面城高斷岸數尺、日夜攻之、城主紹運亦善禦之、二十六日秋月氏・城井氏・宇土氏破外郭、斬敵三十余人、二十七日山田有信・上井覺兼・宮原左近將監等揮衆進攻、伊集院左近充・養田彌四郎・天上太郎五郎、先登致死、大野久高・長谷場兵部少輔宗純・久富木損津介・向江宮内左衛門尉・中馬太右衛門尉・隈本・井手田親綱・八代・的場・五藤等並進、圖

書頭單騎進謂敵曰、吾今起義兵未討罪、汝等恃血氣勇妄拒我軍、與徒死無聞於世、何不脫胄あて登降我圖後功乎、敵聞之大怒進擊忠長、永長介來合力忠長、忠長鎗半折、從者多死忠長尚不退、揮衆先登衆自三回並登城遂陷、紹運力盡、乃登櫓上、自剄死城中死者千余人、我軍喜入掃部助久親式部太輔秀久、第三子、有馬彌六・宮原越中守、関治部少輔・野村左近・唐仁原藤七兵衛・黒田萬助関治部少輔以下并官爵之士・佐多紀伊介忠辰佐多氏支庶、・河野筑後守通泰・藤見長助佐多忠辰以下并清武之士・遠矢軍兵衛尉高城之上・川崎大膳亮高山之士・加藤大学助福岡之上、等戰死、其余被傷者甚多、高橋直次聞岩屋城陷、畏乞降許之、二十九日衆進立花城下刈禾、八月諸將使僧侶往告立花左近將監宗虎後改宗茂、曰、卿其宜早未降、今岩屋城陷宝滿城既降、破竹之勢誰能禦之、若執迷不聽我言、大兵一向立花之衆將肝腦塗地、宗虎對曰父紹運守義死節、夫捐義全生苟免者、吾所以深耻也、唯俟爾諸將未攻快致死耳、諸將聞之、以爲此真義士也、徒殺此人非我心也、乃累日不攻立花城、分爲三區共一區自守之、其二區各撰將而守之、守二區將竊使告于我曰、分立花地賜之、殺宗虎未降諸將告之於八代、公曰賜地於弑君者、以逆徒所欲之地、與宗虎以使彼降于我可也、於是諸將先退兵於八代、遣八代總持院立花說宗虎勸降、宗虎曰吾得居立花自如、則吾將屬公麾下、不然寧死不能下薩摩、秋月種實亦使人與總持院往告宗虎曰、獻居城以屬島津氏、則我必爲公、請薩摩以早良郡荒平城、易立花亦不可乎、

宗虎不聽曰夫我居城嘗有請豐臣公、公爲名立花城以居城、我何以與人之爲、故種實謂我諸將曰、立花一城者草野氏・星野氏・原田氏・宗像氏與我戮力取之、薩摩兵久于外非所宜也、不如姑煇後討之、故諸將姑班軍筑紫廣門坂、二十八日取勝尾立花宗虎陷若松壘、星野九左衛門鎮、死之今年春、遣鎌田政廣僧玄昌京師、請九州地於豐臣公、公不許之、賜薩摩・大隅・日向及肥後・筑後・豐前各半國、其餘分給大友及毛利、以筑前一國爲直隸、以與大友和、方是時不從於我者唯豐後耳、故諸將皆不聽、初豐臣公令政廣以初秋反報京師、而其婦薩摩也、道遭疾未愈、於是遣長壽院及大膳房如京師、贈書羽柴美濃守秀長後任大和
大納言・石田治部少輔三成等謂其至于今、尚不與大友氏和、有戰爭之事者、以大友氏不知命、而亟侵疆界賊害人民不得已、而及于茲也、實非倍殿下之大命矣、仙石權兵衛尉秀久、自四國至豐後、援大友氏焉夫薩隅日三國者鎌倉右幕府、所賜我高祖得佛公也、伊東氏之在於日向、爲我寇者數世、屢侵掠我境土、割據山東故舉兵擊之、義祐大敗僅以身出奔豐後、依大友氏於是大友義統父子、率大軍未圖我新納院高城、是以自往擊之大敗之、今尚憤之頻請豐臣公之未滅薩摩、然則吾不可先往不滅彼也、豈可坐而待亡乎、將率兵伐之、豐後入田宗和、志賀道益有怨大友宗麟、故通意於我、於是公定擊豐後、十月兵庫頭君時改名
義珍・督衆軍發八代向豐後、左衛門督歲久男三郎次郎忠隣・右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川上久信・新納忠

元・新納久時・北鄉忠虎・樺山規久・伊集院久春・伊集院筑前守忠能伊集院照久、生大隅守經久、經久生筑前守久雄、久雄生兵部少輔忠增、忠能即忠增之子也・鎌田政年・鎌田政近・川上久辰・平田新右衛門尉宗房・大寺大炊介・白濱重政・宮原景種・町田久倍・肝付兼寛・數根頼元・大野久高・伊勢貞昌等從軍、其兵都三萬七百餘騎一作六万
七百余人、二十一日次阿蘇郡野尻、二十二日陷高城、獲首數千級、伊勢貞昌年十七奮戰獲首入田宗和、志賀道益率千余人未會、爲鄉導此夜入宗和城、松尾墨島嶽城皆潰、進開津箇牟礼、城主戸次攝津守統貞薨髮稱
源增・拒之、和宗・道益說降之、道益道輝、與道益之小左衛門尉親次、拋岡城岡地峻峻、且有大河故不能遽攻之、而道輝者宗和及赤星備中守之親戚也、故宗和等使人說之出質行平、道輝許之、中務太輔家久亦將兵此月十四日、發於佐土原向豐後、上井覺義・吉利忠澄・土持左馬頭・山田有信・伊集院久治・伊集院久直・本田親貞・樺山忠助等屬焉、其兵都一萬余人、踰梓山人三重、伊集院久治・本田親貞・上井覺義等陷緒方城、家久進陣於盤東寺、此月十八日、公自將兵發鹿兒島至日向分兵、守塩見・門川口・日知屋三城、自次塩見城豐臣公使小寺官兵衛尉即黒田
如水也・仙石權兵衛尉秀久與中國毛利氏未鎮西、分割國郡、如二初所命・鎌田政廣及玄昌・仙石至豐後、小寺與毛利至豐前、各欲分國以分給、而筑前城井・長野・秋月・高橋等深屬于我、不從二豐臣公之命、而我大軍既入豐後、時大友宗麟男義統會毛利・小寺於豐前、聞之大驚、乃歸

豐後陣於府內上原、利滿墨者去府內不遠、家久率衆攻之城未陷、乃陣利滿下、十二月十三日大友義統及仙石秀久、與土佐長曾我部彌三郎信親・讀岐十川隼人佐政泰・尾藤甚右衛門尉等率大軍、未侵家久・利滿陣、家久潛軍覆林中、敵兵渡川至城下、時我覆悉起橫擊之敵大敗逃走、陷川流溺死不知其數、信親・政泰亦卒死之、我軍乘勝追之、伏屍不知其數、乃進兵夜陣守岡、義統大懼十四日夜委府內城奔高崎、又奔豐前龍王、二十二日兵庫頭君入志賀道易城、白仁志賀道運降、一萬田・滑・瀧口三城皆潰、二十四日換陣朽網城、志賀播磨守降、使男左馬介兄弟質於我、置之阿蘇猶木右京亮之所、十五年正月七日、大友義統命岡主將夜圍右京亮居、右京亮率私卒二百余人禦之、然衆寡不敵、猶木三九郎及田代藤左衛門尉^{左馬助}之臣、死之、且被傷者甚多矣敗走坂無^{地名}、右京亮使廣瀬惡右衛門告之管迫城播磨守聞之、則與城主將伊集院三河守・犬童休意俱議而伏兵待敵之歸、窺其過出其不意、急擊大敗之斬首七十三、級生虜二百余人、二十六日兵庫頭君、移陣於球珠郡野上城、川上久隅・町田久倍・新納忠元等領阿蘇卒攻下城、岐部・惠良切・加布小國^{地名}等皆降、二月上旬攻下莊降之、方是時豐臣公聞我不從分國之令、敗仙石・尾藤殺長曾我部・十川、攻殺高橋紹運、大怒帥大軍到赤間關將擊我、其兵二十余萬、声威大振故昔日降我者、今悉倍之爲大友氏保城邑、羽柴秀長將兵數萬到豐前、二月十五日兵庫頭君率薩摩衆自野上移陣於健軍、小寺官

兵衛尉爲前鋒將入湯城未侵我陣、我軍出迎之斬十余人敵兵敗走、明日兵庫頭君移軍於府內、十四日敵船未放火沖洲及萩原、將退去我騎步往追之獲首級數十級、十五日高野・木食與山上人・一色駿河守昭秀、未說與豐臣公行^{シム}成、諸將不從其意以爲、雖豐臣公自未不足懼也、且相議曰初降于我者、今皆變意不若姑班軍在我三國中、撰要害之地、依人和以受敵、於是分軍兩路歸、其一軍以左衛門督歲久・右馬頭征久爲將、町田久倍・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春・町田右京亮・梅北国兼・二階堂阿波介秀行・猿渡越中守屬之、退自肥後路其一軍兵庫頭君及家久爲將、退自日向路此夜將半出府內、往過清田郡敵兵遮前路、兵庫頭君整衆俾前鋒將擊退之、伊勢貞昌^{時十八歲}・久富木撰津介^{上原尚近弟}・有功・佐多常陸守久政^{牛賢之子}・伊集院久宣・白濱重政・平田宗張・長谷場出雲守純直・松下刑部少輔久孝・池山掃部兵衛尉・福永藤五郎・枝次左京亮・志和知外記死之、十六日入三重城、十八日超梓山入縣城、公者即在都於郡、左衛門督歲久以罹痿痺疾、故不能到于府內、自白根反出野上、分軍爲二、往次北里、四月十五日城主志賀道輝率兵追至陣內^{肥後地坂梨岡}、侵坂梨城、大野久高及球麻犬童美作入道休意男軍七・稻留將監等窘於城中、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春聞道輝之攻坂梨、竊遣忠元臣・田中內藏允坂梨、與城中諸將合謀、明日遂自內外破道輝之軍、得首百余級、於是去坂梨至至合志、過三船時賊兵殺隈莊守將宮原筑前守、師經豐福小川至高田、松浦筑前守者

向我小臣、嘗有罪奔京師、幸而屬豐臣公、而今爲前鋒入肥後谷山城、拒我忠元・久春憎之、十七日往襲之城陷、松浦遁走、龍造寺政家亦陣於尾牟田^{肥後之地}、浮戰艦於八代海、焚比奈久漁家、忠元・久春擊退之、經高塚闖入八代城、會右馬頭征久・町田久倍方是時、肥後亦悉變心、故不能居於八代、忠元誘肥後上之在八代者、會城中令出其子弟幼弱者爲質於我、十八日比月出乘夜出八代、踰安勢知而後悉還其質直過球麻、二十一日忠元入大口、羽柴秀長率數萬精兵、此月六日未陣於日向高城、財部之間、公與兵庫君在都於郡、待薩隅軍之至、秀長攻新納院高城、山田有信領三百余人堅守之、喜入式部太輔久道^{秀久之子}・平田新四郎・上原兵部少輔・本田彌六・本田治右衛門尉・三原下總守重豐男右京亮重益・野村狩野介・伊地知刑部少輔重治・宅万與八左衛門尉・八木越後守・肥後宮內少輔・奈良原安藝守延男狩野介敦・宮內勝兵衛尉等往援之、秀長之先鋒官部中務法印善祥房・木下平太夫・龜井新十郎^{後任武藏守}・垣屋隱岐守・福原右馬助・小寺官兵衛尉孝高、率其兵一萬五千人、陣根白坂掘堀築壘守之、十七日公與兵庫頭君自都於郡往擊之、中務大輔家久・三郎二郎忠隣・圖書頭忠長・北鄉時久・北鄉忠虎・伊集院忠棟・平田光宗・平田左馬助・伊集院久治・鎌田政近・肝付兼寛・本田親貞・上原尚近・額姓久虎・比志島國貞・比志島式部少輔義智・鎌田政廣・市末美作守・吉田若狹守朝清・稻留新介長辰・新納縫殿助・新納越後守・川口義朗等從

焉、其兵二萬余人、敵出營迎戰我軍敗績、三郎二郎忠隣死之、且死者三百餘人、高野興山上人・安藝安國寺・一色昭秀未強勸和、公聞嘆曰吾起兵以降無一人之敵我者、鎮西之地幾爲我有、今也殿下之大軍一臨九國、尾解一戰失利、是天也非人也、不若早從和議而存宗祀之爲勝也、二十一日使伊集院忠棟往質秀長之營、於是遣善哉坊高城、令山田有信去高城、山田彌九郎・喜入久道・平田太郎左衛門尉・本田內藏頭等亦質本營、和諧乃成矣、於是五月朔日公歸鹿兒島、兵庫頭君婦飯野、家久亦戰敗走佐土原、秀長兵追圍之、藤堂高虎未勸降、家久從之乃授城、高虎使男豐久質秀長之所、後往野尻謁秀長、秀長饗之羹中置毒、家久食之既歸、以六月五日卒於佐土原、豐臣公聞秀長戰勝、乃自佐敷浮海至出水、守將又太郎忠辰懼出降、乃又爲導引入豐臣公兵、豐臣公復乘船、二十五日至於川內軍於太平寺、高城・水引・高江・隈城聞忠辰既降、無意於戰皆出質乞降、乃浮船於河造橋、便往來聞大兵既入川內、上下無不震懼、而唯平佐城主桂神祇伯忠助^{大岳公第四子、遠江守勝久四世孫、當隆介忠利始孫}・守死不降、乃與城中士共誓云、與保身受辱、不若守義死節、以流譽於後世也、宜俟城中兵食共竭、短兵衝敵死戰而後已、終無一人之有降意者、二十八日小西撰津守行長・脇坂中務少輔安治・九鬼大隅守嘉隆等未環攻平佐城、忠助善禦之、入未院氏人兵於平佐助忠助、敵漸逼破城門、忠助揮兵出奮戰以退之、故不能陷之、其後公遣人告忠助曰、我既降殿下卿獨不可推之也、於

是忠昉則下城、造太平寺謁豐臣公、公賜之刀、五月六日公自鹿兒島

至伊集院雪窓院公母葬于茲、削髮稱龍伯、八日詣太平寺謁豐臣公、公自

解所佩寶刀大小治土備前包平、與三條宗近也、賜之、明日下午賜公薩摩一國、賜兵

庫頭君大隅一國、賜又一郎君真幸院、且建三國法令加朱印以賜之、

而後許歸鹿兒島、且有可速獻質之命、公還至伊集院、豐臣公復趨質

故急召少女之在吉田使避亂居吉田、十五日少女歸於鹿兒島、即日送之川

內、公謁豐臣公得無恙歸鹿兒島、兵庫頭君及右馬頭征久其餘族人凡

守一城者、悉未賀之、十八日豐臣公次平佐城、居無幾週川流至山崎

宿鶴田山崎・鶴田者松蔭院之地、明日至曾木美刈地、宮城城主左衛門督藏久、使

人導大軍誘入九尾險路、衆軍大苦及此時也、大軍糧乏、獲生麥爲食

藜藿爲羹、衆困苦不堪、兵庫頭君追見豐臣公拜、自賜大隅且賜又一

郎君真幸院、新納忠元痛國勢之衰頹、深抱憤歎繕甲兵備卒將、欲雪

辱於戰顯功於萬世、忠元乃使人負米包一、贈之細川幽齋曰、聞公

等置於食、故助君之一日飢也、公聞忠元之不肯降、使人往諭之曰、

中務太輔降日向伊集院忠棟爲質、我亦削髮改名謁殿下、使女子爲質、

事既如此無奈何之、卿速降可也、忠元不肯日某雖不敏謀畧既熟、殺

秀吉在我掌握耳許臣之言、不然既秀吉不過三旬、而舉九國擅志於三

國、其勢宛如入無人之境也、當此久時無敢彎弓而報怨、徒束手而降

敵、彼以爲三州實無人、夫戰者不必勝敗、嘗聞三國之時、曹操以百

萬衆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方是時君臣無懼、赤壁之戰爲周即被

敗僅免死耳、又齋國田單以莒即墨二城、一戰而卻燕衆二十萬、復七

十余城、方今以我之兵寡、比敵之大軍誠天地縣絕、然臣之所領皆亮

死節之士也、且古老有言曰、見可不動却招其殃、而今時亦佳也、萬

一無利委命於三軍、暴屍於原野此我所以固存于心而兇也、伏願臣謁

驚鈍、以除君之患、使國家復盛、請君縱臣之所爲焉、公聞之又曰、

卿之所言雖實有其理、我向既降殿下、固約信今復聽于爾之言、是則

欺天罔人、失信於天下者也、如此則人孰與我乎、却速滅凶之道也、

卿速下城以謝殿下可也、於是忠元乃謁豐臣公於曾木天堂尾本營、公

問曰汝今未降、有再敵我之心乎、對曰爲臣者委身於所其事耳、龍伯

若不能奉殿下、臣豈不爲君之敵乎、公聞之大悅以爲忠勇之士也、賜

之長刀及道服、此夜豐臣公赴肥後、忠元過羽月園田、忠元出隔數町

町之義詳下文、馬上候大駕之過、豐臣公使騎召忠元忠元下馬、往跪于大駕

傍、乃手自賜扇、豐臣公往次博多分九國地賜衆、賜筑前於小早川左

衛門佐隆景、移築紫廣門於筑後山下、徙蒲地主計助於三池、移立花

左近將監宗虎於築後梁川、徙小寺官兵衛尉孝高於豊前、賜日向州之

中飫肥・曾井・清武於伊東氏、賜縣三城塩見・門川日知屋、及官寄於高橋

氏、賜高城・財部・福島於秋月種實、賜佐上原・都於郡三納穂北富

田於又七郎忠豊、賜肥後球麻・葦北二郡於相良四郎太郎忠房、賜隈

本於佐々陸奧守元越中人也、其餘分賜一郡一鄉者不可枚舉、木食興山上

人未鹿兒島、而頻催公上道、六月十五日終祈國祀、過日中乃發鹿兒

鳥、此日再航海暮至帖佐、木食上人亦未宿帖佐、十九日至八代宿玉泉院、寺西次郎助知八代贈酒食、且自未謁公獻錢百疋、明日自德之淵乘船、晚係船於三角迫門出船求宿、數年之乱漁人二居無一之可容膝、故此夜息小杜中、此日遣稅取新介隈本、贈太刀・馬代於佐々陸奥守、二十一日既解纜、海遭風雨濁浪排空、將有覆沒災、無如之何、幸僅至高瀬佐々陸奥守、使人贈酒十樽・白鳥二羽・魚十五尾・素麵、二十三日至筑後高良山、細川越中守忠興守于此、使人遠出迎公、公已至城中館舍、松井新介未勸公酒少焉、忠興亦至贈太刀一口・馬一匹、新介亦贈太刀・馬、公乃使^四比志島國貞・往贈^三太刀・馬及沈香數斤、忠興與^三新介^二此日、遣本田刑部少輔正親博多、贈書於細川幽齋、明日出高良山忠興送公於道別歸城、此日至筑前岩屋、幽齋及石田三成傳命、使公直至博多、此夜急道曉至博多、二十五日朝幽齋・三成未訪人謁豐臣公、乃賜饗、豐臣公召公茶亭味爽至茶亭、天王寺屋宗及出導公、伊集院忠棟亦以豐臣公之命、從公賜酒三行而後豐臣公親自點茶以賜之、既而謝還、時下命日速至京師待我、故即日發博多浮海赴京師、二十九日至長門下関宿於阿彌陀寺、增田右衛門尉長盛聞公至、請之公與木食上人、俱至城中石田三成未迎入、贈太刀・馬代・白銀三十兩於長盛、宮部藤右衛門尉爲長盛之副、故亦贈之太刀・馬代・白銀十兩、既而此夜二更、聞女子船至、悅迎之寓舍相語情意、且悅且悲、久保君・又四郎彰久・圖書頭忠長等凡爲一城

守將、悉以其子女爲質、赴京師者今皆至于此、公欲詣嚴島、舟人不知船路、故雇小船詣嚴島宿於典野左衛門太夫^{神官}之所、十日公至泉州境浦、公有微恙、經數日豐臣公聞之、令醫未薦藥立瘳、故造聚樂、謁豐臣公拜謝之賜長刀及鞍馬、公以女子及群族之爲質者在京、豐臣公慮其資糧不給、乃賜米五十石、公在京師或請紹巴、而爲連歌會、十一月近衛殿下^{前久稱}爲和歌之會、公亦陪其席、公又詣高野山、十六年七月賜撰州與播州之間、湯浴之邑二万石、十四日喜入季久卒在伏見、以長壽院盛淳爲國老、松齡公以此年五月二十三日夜至泉州境、八月公將代松齡公歸藩國、哀遠留令愛於京師我獨歸、仍陳其愁情詠和歌、以視之於細川幽齋歌日、二世登波知幾良奴毛乃於、親登子乃、和加連支袖乃、安和連於毛志礼、幽齋和之曰、祭礼祭礼志身於波放志玉手篋、二世登加計奴、中仁和有登毛、幽齋以公歌、視之豐臣公公哀其情、不覺淚滿襟、乃使女子亦得與公俱歸、九月三日自鳥羽乘船從流、至大坂八日早請細川幽齋・石田三成於茶室、松齡公自點茶勸客、此日公謁豐臣公於大坂城、元妃以衣服各二領賜公及女子、十一日豐臣公招公山中茶亭、自點茶賜之、加之以縮羅巨端、此日辭大坂到境、自此航海、十月五日至日向細島、十四日歸鹿兒島、以山田越前守有信爲國老、十七年六月國老上井伊勢守覺兼卒、初覺兼宰宮寄、豐臣公西征之後爲地頭於伊集院、至于此終伊集院焉、八月公又發鹿兒島赴京師、九月至大坂遂造聚樂、謁豐臣公此年築邸

於聚樂、十八年正月公往居大坂、二月八日豐臣公自大坂如京師、公
出京橋口謁之、此年豐臣公伐小田原、西國諸將悉聚京師、久保君以
二月二十四日至京師、二十八日發京師向於關東、騎僅拾五人、至輕
卒僕隸、不過四百五十人公亦出三條、觀其行裝、石田三成・淺野長
吉・石川出雲守・早川主馬首・岡本下野守・溝口伯耆守・増田長盛
陸續而進、晦日備前宰相發京師、騎步一万五千人、三月朔日豐臣公
自將大軍發京師、三日近衛殿下賁臨公邸、召蠻人觀之、十日公發京
師詣伊勢大神宮、二十日公還京師、四月二日公又往居大坂、六日中
務太輔忠豐從大和未謁、公豐臣公陷山中城、即日賜書公、公遣使賀
之獻衣服、二十九日又如京師、六月二十二日又反大坂、七月十三日
詣天王寺遙祭先考、明日遊天滿遂過田鍋屋之宅、十七日又如京師、
二十二日朝鮮遣使未聘、八日豐臣公陷小田原城誅北條氏政及氏輝、
遣使賀之獻太刀・馬代・豐臣公既平關東・奧羽之間、而歸京師、公
以八月二十七日出京師、晦日至安土謁豐臣公、九月二日公還京師、
七日久保君亦還京師未謁公、明日召久保君饗之、且悉召從士賜盃酒、
二十七日又反大坂、十月四日又至京師、兵庫頭君未朝、公在京師屢
與近衛殿下及細川幽齋紹巴昌叱、相往未爲和歌會及茶會、十一月晦
日賜告十二月二日晚詣清水寺大雨雪、三日詣北野天神雪未止、四月
公與松齡公至幽齋之宅、石田三成亦未會議薩隅法令、五日訪近衛殿
下及石田三成邸告別、六日朝發京師自鳥羽駕舟、晚至大坂八口詣住

吉、此日近衛殿下賜公馬一匹、十三日平戶松浦肥前守請公諱字公許
之、故贈寶刀一口以謝之、公亦解自彫佩之刀以贈之、豐臣公謂諸侯
曰、吾惟人生於天地之間上自一人、下至黎庶、大小雖各異威不能無
恥爲業、吾今以平治天下爲己之任、而大業既成海內說服、雖然未憚
于心者威未加殊俗耳、我欲先伐朝鮮而令其國主臣事于我、而後直入
于大明、使我聲譽垂萬世、爾諸侯心如何、諸侯懼唯々奉命耳、於茲
公亦賜告至日向細島、至十九年正月十四日、乃入鹿兒島春以鎌田出
雲守政近爲國老、豐臣公將築本宮鎮西、相攸於肥前奈護通作名 護那古屋、
使鎮西諸侯咸往服土木勞、公亦率徒趨役、十月己發鹿兒島至隈城遭
疾留滯數日、近松齡公適奉可趨朝鮮之命、歸本藩聞公疾淹留隈城、
十一月未代公至名護屋、豐臣公催五畿七道之大軍、明年將航朝鮮攻
威八道朝鮮國者、在大明國正東、而朝日早天、則先得朝明、故以之名馬云、所謂八道者京畿・慶尚・全羅・忠清・江原・黃海・平安・咸鏡也、而
後入大明、豐臣公謂、古未中華之侵我者屢也、然日本伐外國者、神
功皇后西征三韓之後、千歲無聞而吾起自卑賤、掌握日域何不足之有、
雖然大丈夫豈遽以此爲足、而徒終百年之命於此乎、今我欲以秀次爲
帝都之守、使掌日域之事、我自入大明國而爲皇帝也、去年馳書於朝
鮮、既言此事然朝鮮尚未有答、不可不討其罪也、我將先伐朝鮮朝鮮
若從、爲先鋒而進若不肯、從則悉攻滅之、而直入大明何難之有、乃
聚諸衆候而議之、諸候咸驚以爲公或狂乎、比年天下亂上下困弊矣、方
今四海稍靜而今又遠出師于異域、百姓將不勝焉、然懼無敢言者、日

公言太可也、是實皇后以來盛事、不可有過之者也、觀兵威于異域者非公不能、公大悅乃命九鬼大隅守嘉隆、於伊勢浦造戰艦艦數百艘、其船之最大者稱日本丸、又使中國・四國・九國之諸候亦各脩戰艦備糧食趨兵馬、大明商船與薩摩、相交易者久矣、先是大明許三官未居于本藩、以醫爲業名漸聞、舉之使侍左右、豐臣公丁將令諸將伐朝鮮之日、明人因淺野長政謂動于戈於方外之不利、其書有薩摩醫三官聞之之語、豐臣公聞之大怒、即執三官欲新鑄釜烹三官、豐臣公語之東照廟、東照廟曰三官之罪實重矣、公怒之是也然吾顧之、明人在日本者不少矣、其告報者匪啻三官、而非以此一事不能伐朝鮮也、於我無所妨而怒之以重罪之、又或有告之明人者、明人却笑我量不廣耳、以此視之細事反似累大德、不如宥三官之罪見寬大之量、公是之乃縱之、以町田出羽守久倍爲國老、文祿元年春日本諸將屯肥前名護屋、公亦在名護屋、松齡公世子久保君亦適朝鮮、以樺山權左衛門尉後稱美濃守、久高爲國老、從世子軍也、四月東照廟遭疾、豐臣公使醫常在床褥、勸藥而未驗三官聞之、請獻藥報德、公乃使喜入大炊助久正告東照廟、東照廟許之、故往診脈退告衆曰是傷寒證也、東照廟欲服三官之藥、醫咸曰吾儕侍湯藥者、原豐臣公之命也、更用三官之藥者不可不以告公、故因石田木工助告之、豐臣公曰我聞之、明人用藥多燥劇矣、與諸醫相質而用其藥可也、故諸醫皆記藥劑視三官三官曰、唯延壽院玄朔之方當矣、東照廟定服三官之藥、三官乃侍勸藥者七日而得愈、故

東照廟悅多賜之金帛、公在名護屋以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濟朝鮮之期在于近、自訪三成之軍、贈太刀一口・白銀二枚・米二百石、且贈五十石於安宅三郎兵衛尉、又訪吉隆之軍亦贈太刀一口・白銀三枚、六月近衛殿下使古川某賜單衣二領於我、梅北國兼及田尻但馬守荒兵衛時馬守、稱但、將募兵赴朝鮮之役、到於肥前平戶、遽變其心詐稱君命也、反至肥後葦北、徇薩隅之間、集無賴之徒又北徇豐肥筑聚黨徒、乃至三千人六月十四日、國兼陷佐敷城發兵逼八代城、田尻則着船於松波瀬、欲直侵敗小川薄八代、松浦筑前守元我、在小川迎擊、殺但馬守男荒二郎・荒五郎及其黨百余人、還入八代城堅守不出、國兼之兵攻之不克、引至赤松太郎山名、球摩葦北二郡兵、起擊國兼國兼敗走佐敷境、善左衛門尉・安田彌左衛門尉者佐敷主將也、爲國兼被陷逃民間、欲窺國兼之間殺之、國兼之臣有山蜘蛛某者勇秀三軍、常爲輔佐在國兼之左右、然以城中兵寡出募兵於邊境、安田擇女使好女人勸酒國兼、國兼不知其策、與左右大醉境安田夜襲而殺之、公在名護屋而未聞國兼等作亂、忽有二使來告曰、國兼爲國家舉兵公聞之大驚以爲若或他人聞之、恐豐臣公有疑於我故執二使殺之、以滅其口、乃因石田木工頭告豐臣公、公驚怒日方伐朝鮮之始、亂起肅牆者實不吉之兆也、其後諸告變者、謂公之命也、故豐臣公大疑公、公雖告未始知之、故豐臣公之疑未解、東照廟聞之告豐臣公、曰以愚觀之、方今兵庫頭父子在朝鮮、女子及兵庫頭之妻皆於京師、竜伯亦身在公之所、豈有

遺父子之情棄兄弟之恩、身亦在不可通之地、爲萬一不可成之謀者哉、以此視之謂龜伯之命者、假名以募兵耳其不與知也明矣、於是豐臣公疑遂解而得無危矣、先是公亦宜奉趨朝鮮之命、一日東照廟從容謂豐臣公曰、夫龜伯將至朝鮮、方今義弘父子在朝鮮勞于事、今又龜伯遠浮海苦異域、庶幾違安老者之道、而惟此仁人之所不爲也、冀使龜伯無赴異域、則誰不戴君之大德乎、豐臣公善之乃止、公使無赴役、六月賜告歸藩、細川幽齋奉命奉薩摩定法令、七月與公供至鹿兒島、先是天正十五年春左衛門督歲久、使公之所敬信僧、正曇

福昌寺十九世僧天海和尚。

告公曰、夫伊集院忠棟者雖有過人之才、然予熟察此人、陰行私惠以收衆心、常自私而少報公室之心、後終爲國家之殃者必此人也、予非有私怨而讚之、實爲國家致忠誠耳、正曇乃以閑暇之時告公、公亦然之、伊集院孤舟者生肥後實忠棟之祖也、正曇之祖嘗仕孤舟故正曇亦與忠棟善、又竊語忠棟以歲久之言、忠棟曰予既知歲久之欲滅我也、予豈滅於歲久者哉、予先滅彼耳、由此忠棟大恨歲久、此年夏豐臣公入薩摩我軍大敗、公及松齡公降之、忠棟實豐臣公之所、而公之降豐臣公也、歲久不可矣、私與新納忠元議曰、今敵連涉險人馬困勞、且乏於食及此時不殺秀吉、而豈期何日哉、我等悉關城降、將廢島津氏數世之武、爲敵人見笑、我國無人矣我必死戰殺秀吉、忠元亦可之、歲久乃告之公、公曰我兵既屈一戰不可復振也、且寡固不可以敵衆、是徒取敗亡之道也、且我既以小女爲質、在殿下之所忽復言、歲久曰

夫父子之愛信人情之所不能已也、然人子之幼也、或急驚痘疹、墮性命者何限哉、敢請以少女比此思、小以成大、謀在今日耳、假令捨一女而使國家隆興、亦不偉耶、公謂我既服豐臣公復叛之、則此皆理失信也、背理者不祥也、失信者無親也、卒不許焉、故歲久亦不敢強之、豐臣公過祁答院次山崎、歲久稱疾不出、豐臣公使騎五十餘人瞰宮城、至于諏訪原、歲久之輕卒等出擊之殺騎六人、豐臣公白山寄往宿鶴田、歲久使家臣本田掃部助直往舍且謝疾、歲久爲設六幅紙屏黏畫於於公座、左右少年悉剥其畫而取之、明日豐臣公自鶴田出菱刈、掃部助見紙屏無畫怒之、責其後者故豐臣公既曾木使還其畫、且斷其所剥取之少年二人指、各一以贈之、掃部助其適曾木也、歲久又使道

九尾之險路衆大困苦、且本田四郎左衛門尉窺豐臣公乘輿射之、本田癸六矢

一作癸銃、亦未孰是、

皆不中、故豐臣公大憤之、其及國兼等叛、歲

久之與知之忠棟亦以有私恨、數讚歲久

或曰、公使鎌田政廣及僧玄昌、請賜九州於豐臣公公許、以薩摩、大

隅日向及肥後豐前、筑後各半國、且日若有不如命者、我將來以滅之、島津氏、當無遺類矣、政廣等復命、諸將皆不欲日、今九州將悉屬於我、縱令猿面郎自來、其豈不兄懼哉、公然之、歲久諫之曰、聞太閤秀吉崛起於卑賤之中、席卷天下、包之舉宇內、其知勇之盛甲于古今、今我雖得九州之地、太平未附若秀吉之大軍一至、九州兵起尾聯、今不得止、而從于我者悉爲仇讎如之何、得文大兵不如早聽秀吉之命以罷兵、且朝京師修小事大之道也、是實社稷之福也、公不從、豐臣公果乘我兵一戰大敗、公遂公遂降之、歲久謂我初知其必如此也、故勸公服從、殿下國已破大兵、人君當死於社稷日也、而爲國君者豈有脫曹降於人者哉、今公忍辱而今爲降、人豈非當島津氏之恥耶、何顏出見殿下、自於是豐臣公賜書、言梅北之黨既誅之、然審按汝之封內、若或有其黨與之尚存者、悉捕之以獻其首、且方我先是人薩摩之時、赦汝及兵庫頭之罪、而唯祁答院

謂歲久、

待我無狀也、是

以我欲還兵以討之矣、然既已赦汝兄弟、故又不忍遽動干戈於汝之封內以殺汝弟也、今視汝之國似亂而尚存、是識^レ由^二祁答院^一、祁答院從軍於兵庫頭在於高麗、則獨免其身之罪耳、其元兇當在祁答院之地、有或十人或二十人悉誅之、以獻其首、而祁答院若在先斬之、以上其首事以遲延、則我將先發兵堵祁答院、方今幽齊幸在汝之國、我以此爲監汝夫勿誤、於是公聚貴戚故舊老臣以謀之、無一救^レ衰^一、敵久雄餐
種晴衰、之死之計、公亦恐或倍大命爲國家之患、乃使比志島國貞誘召晴衰於鹿兒島、晴衰既至不忍見豐臣公之書、令以自裁^{マヤ}遲延遷日、然晴衰覺其人情有異、頗疑之家臣等亦慮其變、乃奉晴衰還官城、七月十七日早出鹿兒島、比志島國貞、白濱次郎左衛門尉重治承命、往勸晴衰之死、追乃海濱、晴衰既乘船、家臣皆有懷疑備不虞之色、國貞等恐其爲變不敢言、爲別婦晴衰緋纊至脇本、於是群臣相議曰令晴衰得婦祁答院、是放虎於深山也不能再獲、卒爲國家之患、於是町田久倍分兵往塞其歸路、晴衰聞其謀嘆曰、我假令有翼焉能遁之乎、乃欲自殺從臣三十余人、皆曰鹿兒島大軍追我老我不知其所爲也、豈無故徒就戮哉、請一戰而後快自殺、以垂名於竹帛耳、家臣鎌田囚獄得罪於晴衰、屈居大村佛寺、此日聞脇本之變未請日幸宥臣之罪、願與君俱死、以報他日之德、晴衰感其忠誠召見而宥其罪、既而謂脇本者地平而無可據之險也、若大兵四面來圍唯乎防禦、不如據滝之水之險、乃又夜扶晴衰乘舟、至滝之水塞險守之、明日町田久倍追至滝之水、水陸並進從臣

數月、喪父至于茲僅六歲、育於母膝下、及晴養賜死、家臣奉袞袞菊丸保宮城守之、公遣龍雲寺僧一岳於宮城、賜書於大慈寺以諭城中、公又與細川幽齋亦各裁盟書而贈之、以明立晴養後之意、於是衆獻城降、後公訪晴養之旧宅、感念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詠和歌以自哀曰、住奈礼之蹟乃軒端遠尋来天、志津具奈良櫛登、奴留流袖加那、文祿二年正月幽齋還名護屋、公亦如名護屋淹留有日、三年公如京師、近衛殿下前久男左大臣信伊、欲往觀朝鮮豫爲之備、豐臣公聞之、使德善院玄以入奏止信尹之行、後陽成帝自筆賜豐臣公、以令止之、以其違敕慮、五月謫薩摩坊津、豐臣公與五大老議、立大佛殿於東山、蓋欲極其壯麗以視威重、今後世無復加也、聚土佐・信州・紀州之材於京師、以德善院爲大總監、此年之夏以堅牢地大聚衆舞、豐臣公率諸侯往觀之、公亦與焉、召公觀櫻賜單衣二領、此年石田三成奉豐臣公命、遣黑川右近・大音新介・中小路傳五・大橋甚右衛門等數人、正我封内經界定歛法、伊集院忠棟亦奉命同至、其法今之曲尺以六尺三寸爲一步、六十步爲一町廣五拾步、長六十步爲一段、合段十以爲町、其水田上上者一段、入米一斛七斗、其上中者入一斛四斗、其上下者入一斛一斗、其中上者入一斛三斗、其中中者入一斛、其中下者入七斗、其下上者入九斗、其下中者入六斗、其下下者入三斗、其上種黍稷菽麥者上上者一段、入一斛二斗、上中者入九斗上下者入六斗、其在山中畝下者入一斗、其中上者入五斗、其中中者入三斗、其中下者入一斗

三升、其在中、畝下者入七升、其上下者入二斗、其中中者入一斗、其下下者入六升其在山中、畝下者入四升、至四年二月而畢功、四年夏假種子島久時之屋久・永良部兩島終不歸、十月公歸自京師、新築大隅富隈、讓鹿兒島於又八郎君、五年慶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本田親貞卒、秋近衛殿下歸京師、慶長二年公如京師、三年東照廟因近衛殿下有辱可自枉駕於公之邸之命、三月二十日往拜之、獻太刀一口・馬代及帛五十卷、伊集院幸侃亦從、往獻伽羅斤一東照廟々饗公有加、及深更及還後東照廟未訪、公獻盛膳自朝至夜、尽三更而歸、秋豐臣公疾使東照廟輔幼主、秀賴掌萬機、以八月十八日薨、謚豐國大明神諸侯咸會京師、四年三月公自京師、去年冬松齡公及又八郎君歸自朝鮮在伏見、先是豐臣公於日隅二州割六萬九千石、以賜幸侃自是得勢遂有傾公室之意、少將君慈眼公此年任少將聞幸侃密謀大憤之、於是此月九日召幸侃於茶室饗之畢而出、君追刃之、男源次郎忠一作久眞、在莊内都城聞事怒乃欲報讎、急築十二砦深池高城、募勇銳士於遠近以叛、少將君聞請東照廟歸藩、九月二十九日少將君入莊内陣山田、東照廟遣山口直友於本藩說忠眞令降、忠直不聽直友歸京師、以種子島左近太夫久時爲國老、自後喜入大炊介久正撰津介忠俊、第二子圖書助忠道男、平田久兵衛宗親・本田參河守正親・本田與左衛門公親皆爲國老、未詳其年、五年二月六日志和地城粮尽乞降許之、忠眞屢戰失利、東照廟復遣山口直友來諭忠眞降、公與少將君裁盟書、以賜忠眞曰汝東照

廟之命降於我、無與他之臣事于我者矣、直友以此示忠真、忠真遂降、三月十四日忠真未富隈拜謁、明日公及少將君俱入都城、令岩切可春

三河守善信雜髮、稱可春、

凱樂、十八日班軍二十口公歸白都城、此年八

月町田久倍卒、陸奥上秋景勝叛、六月東照廟往征之、石田三成與關西諸侯結黨起邦畿之內、松齡公請入伏見城、島井元忠不許、故不得已而應三成之募兵、八月陷伏見城、三成率關西諸侯、將往擊東照

廟、東照廟聞之乃率兵還京師、九月十五日與三成之軍會戰於美濃關ヶ原、三成敗績松齡公亦敗、從軍死者大半逃而出於大坂、竊定謀所質夫人女子皆逃大坂城中、與松齡公俱以此年十月、復歸大隅帖佐、

公怒、松齡公初與東照廟爲盟約不相負、今一旦而變約、與石田之叛逆、寺澤正成・山口直友又贈書、問公亦與松齡公同心倍東照廟乎、

否井伊直好亦寄書於少將君謂、不與松齡公之謀速遣使、謝東照廟、

不然爲國家之大患、是以公怒益甚、松齡公以公之怒不欲相見、故

蟄居櫻島

或稱向島、

久之、松齡公從容言左右侍御者曰、雖我過與逆徒

非始有倍東照廟之心、我欲通島井元忠・內藤家長入守伏見城、元忠等不敢容、三成等聞之、將先擊我我進不能入城、退不得歸藩、於是與衆謀從逆徒者、一時出不得止耳、公聞之欲宥其罪、故曰或不欲

曰、惟新君受守護之禪愛身苟免、而危國家者罪莫大焉、公曰予無嗣

子先是

天正十三年、

既禪守護於義弘以爲我後、義弘即我子也、爲父而有

拒子之理哉、卿等舍馬、自是其親如舊矣、新納旅庵・本田助亟関ヶ

原戰敗後、竄鞍馬山中、關東之士搜求執之、山口直友台二人、問松齡公屬三成之故、二人對曰惟新初欲通島井元忠・內藤家長入守伏見城、請之者再三矣、而元忠等卒不許其如斯、而若不與石田等無保身

命之計、是以不得止而應三成之募也、直友聞其言即告東照廟、廟曰我亦知惟新之此舉必出不得止、惟新之罪薄矣、乃命井伊直政・本多

正信・山口直友使助亟歸薩摩、直友又使其家臣知久甚兵衛、與助亟共來、勸公之自朝京師於東照廟謝罪、六年使鎌田政近謝本多正信・

井伊直政及山口直友曰、我弟誤與逆徒、吾儕亦忽坐罔赦之罪、雖

然幕府之寬仁也、宥孤之罪以使孤自朝京師、又使我國家無有事、是即真昊天無窮之大德也、孤何以報之、於是正信直友贈盟誓之書、

以示其赦罪無疑、七年春公與又八郎君供裁盟書、使圖書頭忠長至京師獻之、以顯未嘗二心於幕府之意、四月東照廟召見忠長曰、龍伯未

至者以我言有詐乎。予豈欺人者哉遂自裁盟書以賜之、視赦公之非許忠長受之、乃固封之使家臣圖書頭太兵衛、從和久甚兵衛尉歸獻公、

至六月歸獻公、公得盟書大悅乃遂趨上道、會伊集院真之黨、再起國中躁亂、故未能速至京師、於是伊集院抱節・比志島國貞・鎌田

政近・喜入久正・伊勢貞昌等相議、謀之松齡公、公曰関ヶ原之役孤不得止、而應石田之催而今我欲自至謝罪、而有犯威觸上之畏、今少

將既受守護之禪往謝之可也、少將君聞之曰、若夫有益於國者假令害其身、亦非所悔況亦未必至於茲也、於是八月朔日遂發鹿兒島赴京師、

事詳慈眼公之傳、九年公築國府今作分、十一月自富隈移國府、十年公遭疾久之、不愈遣使請醫於京師、東照廟遣醫祐乘房治之、有驗使上書以謝之、且獻砂糖五百斤、十四年春三月渡牒牘百余艘於琉球國、討不享國王三司官等、降夏以國王三司官婦、獻捷書東照廟及台德廟二廟賜褒書、六月山田有信卒、慶長十六年辛亥正月二十一日公薨壽七十九、謚貫明存忠庵主、妙國寺殿將終詠和歌曰、世乃中乃禾登水登遠吞盡盡而後者、天津大空、新納式部・村岡豊前・山口對馬・肥後權允・武彦左衛門・新原藤左衛門・田尻小吉・吉井佐渡・市来清左衛門・赤塚吉右衛門・岡本讀岐・春田佐渡・染川源充・濱田民部左衛門・法印仙朝十五人追跡殉死、台德廟聞公薨、乃使榊斐與右衛門尉末吊之、且賜香奠銀一千枚、公遺言獻定家色紙末國次刀、茶壺三品於台德廟、

明治十三年謄寫